

北東行環

著 劉白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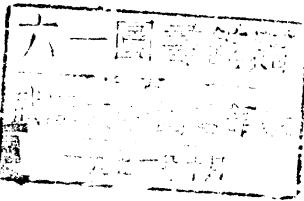
WD



001100511731

劉白羽著

環
行



東
北

方生出版社出版

目錄

第一章 進入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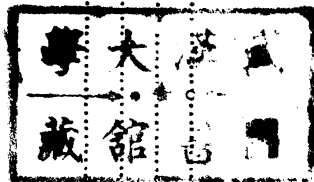
- 一、空中……………(一)
- 二、記瀋陽……………(三)
- 三、出奇的冷淡……………(六)
- 四、法西斯的軍火工業……………(九)

第二章 會晤東北民主聯軍

- 一、會晤……………(一三)
- 二、鐵的城——本溪……………(一六)
- 三、張學詩將軍……………(二四)

第三章 綠色的鴨綠江

- 一、一個城市的復活……………(二五)



二、翻身·····	(二六)
三、民主生活·····	(二九)
四、安東的工業·····	(三一)
五、富裕的日子來到了·····	(三六)
六、自由·····	(三九)
七、浪頭一日·····	(四三)

第四章 『寶庫東邊道』

一、行經抗日聯軍作戰舊地·····	(四七)
二、朝鮮農家·····	(四九)
三、通化·····	(五二)
四、楊靖宇支隊·····	(五五)
五、一個陰謀者的供詞·····	(五七)

第五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一、公主嶺的黎明·····	(六一)
二、激戰·····	(六三)
三、無窮力量的來源·····	(六五)

四、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六七)
五、訪問林彪總司令	(六九)

第六章 長春雜記

一、『滿州國』的華爾街	(七五)
二、觀光	(七七)
三、『鐵石部隊』的黑幕	(八〇)
四、與周保中將軍夜談	(八二)

第七章 松花江流域

一、松花江	(八七)
二、難忘的日子	(八八)
三、周圍都在翻身	(八九)
四、哈爾濱也翻了身	(九四)
五、苦鬥十四年	(九六)
六、歷史的奇蹟	(一〇一)
七、英雄人物	(一〇五)

第八章 東北的農村

- 一、土地呢？……………(一一一)
- 二、農民的決戰……………(一一四)
- 三、耕者有其田……………(一一八)
- 四、一個模範的農村工作者……………(一二一)
- 五、快樂的張萬福屯……………(一二五)

第九章 黑龍江紀行

- 一、東北小城……………(一二九)
- 二、『國防線』的指揮站……………(一三三)
- 三、黑龍江省政……………(一三四)
- 四、閉話墨河……………(一三七)
- 五、人民英雄于天放……………(一三九)

第十章 西滿草原上

- 一、草原上的都市……………(一四五)
- 二、新生的一代……………(一四九)

三、最後的一次旅行……………(一五二)

第十一章 東蒙古的無邊瀚海

一、自治運動……………(一五五)

二、歷史的悲劇……………(一五八)

三、走過瀚海……………(一六一)

四、雲木扎布和他的伙伴……………(一六二)

五、東西蒙古的會合……………(一六六)

第十二章 『殖民地的殖民地』

一、三度赤峯……………(一六九)

二、創世紀……………(一七三)

三、劉致成回家……………(一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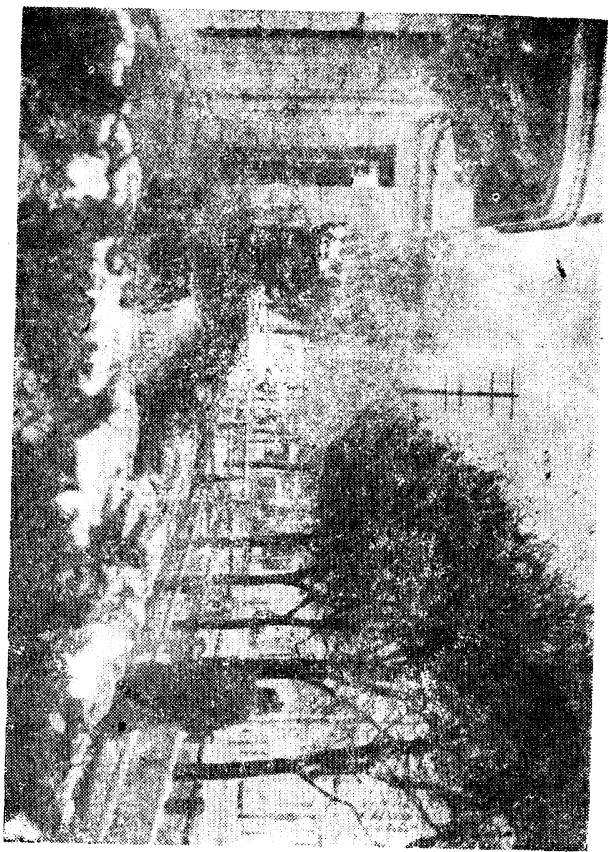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人民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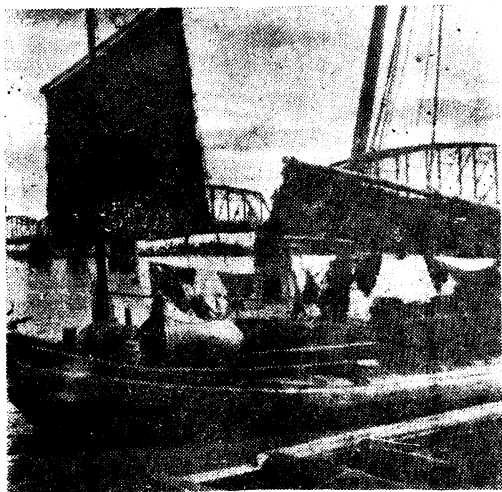
一、歷史的輪廓……………(一八三)

二、東北的內戰直象……………(一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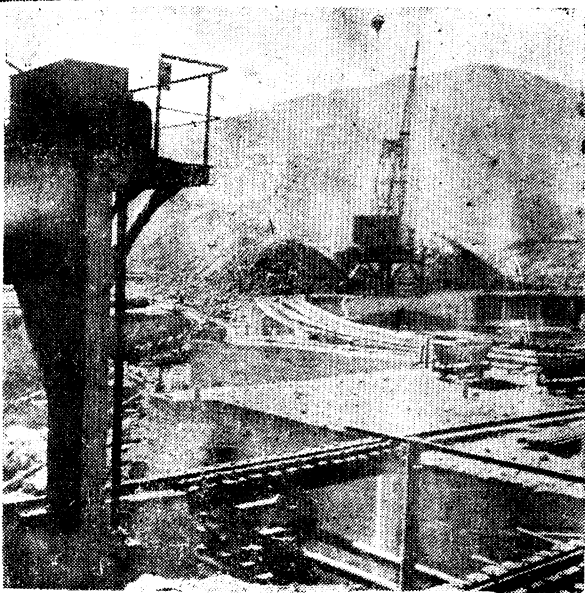
三、經濟問題·····	(一九一)
四、政治問題·····	(一九六)
五、人民的保證·····	(一九八)

覺得哈爾濱有一種说不出動人的力量——那就是她的英雄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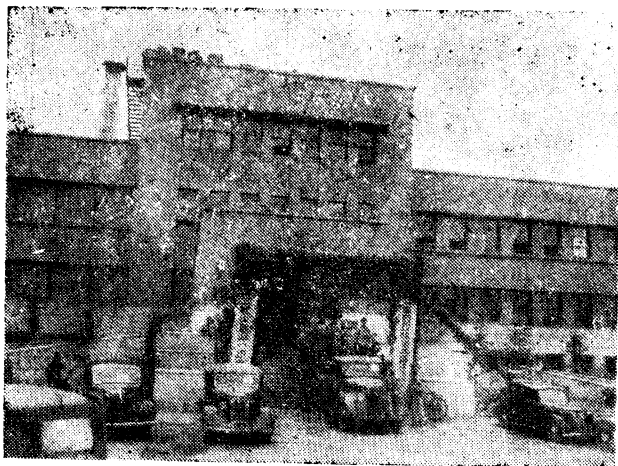




鴨綠江水湛綠，江流浩蕩，
船舶密佈，隔鐵橋爲北朝鮮之新
義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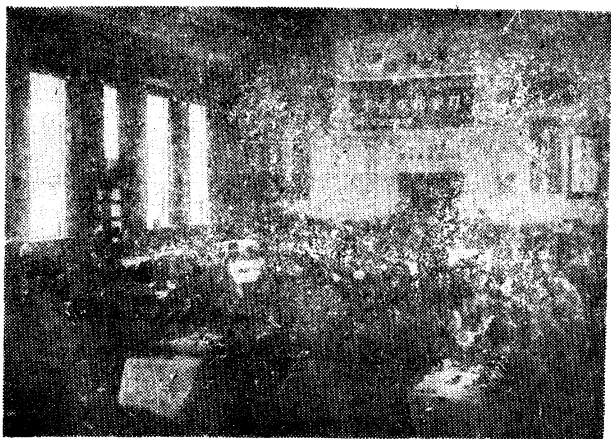


大豐滿發電廠在吉林省境之松花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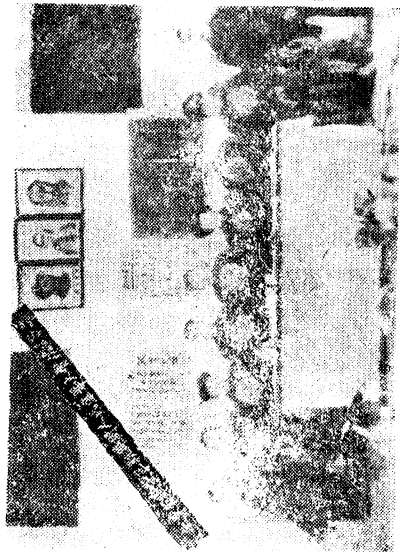


安東市政府大樓正面。←

政而上，一年來，以村區為基礎而鞏固起省會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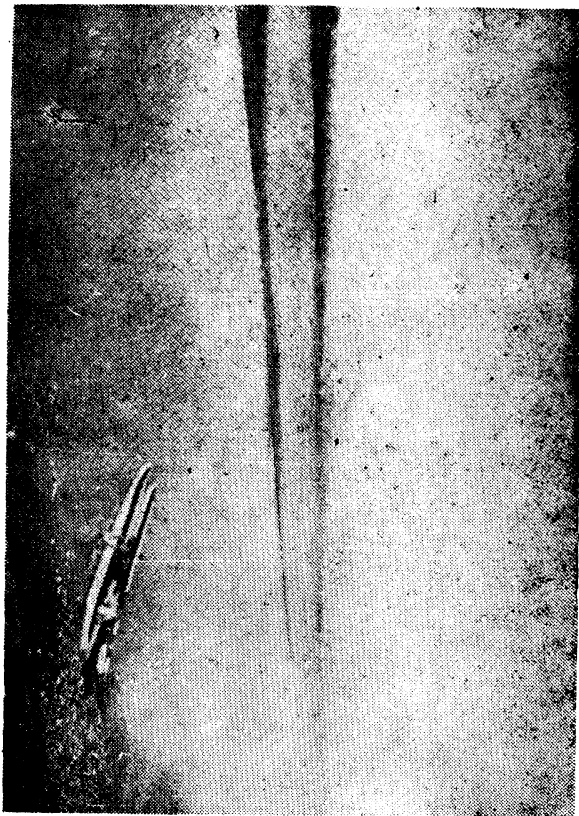
在安東市區進行普選時，各街都自由的選出了代表，再由三百五十人開大會，選出參議員和市長，那是非常熱烈的，津車夫，工人都組織競選……這是新華街舉出的街委員會照。



安東紡織廠——從這場房一眼望過去，一排紡織機在動力牽引下迅速的轉動着，而發出一種奇妙的交響……這裏是大豆人造絲部份。



松花江——我們十餘年前在一隻歌子裏歌
唱過她……那時她代表着每個人可愛的家鄉
的感情，以及仇恨的情感。←



第一章 進入東北

一、空中

四月一日，一架專機從北平西郊，送我們十幾個中外記者到瀋陽去。有人說，此行好像可以象徵神妙的東北問題之豁然開朗，實際我們還不能那樣相信，半年間的經驗說明，一切還在曲折複雜發展中間。當飛機平穩飛逾渤海上空，望着一望無際的碧海，我知道再飛就是東北黑土地帶了，這時却不禁想起許多問題來。

最早的記憶，是我還是十六歲青年的時候，一天黃昏，突然聽到東北事變的消息，大家坐在課室裏痛哭。誰知自從那回以後，——那豐沃的廣大地區，成爲我最嚮往的地方了。每一想到那裏的人在受難，就感到巨大的苦痛。這中間，經過多少熱情的呼喊，流血，人民和政府不可避免的採取了兩條不同的路線，全面戰爭展開了，而且經過苦鬥勝利了，而這兩條路線基本上似乎沒什麼改變，也就引起今天複雜的東北局面。但我應該爲中國人民申明，廣大的人羣沒有忘記東北，是另一批人從最初就摒棄了東北，因此，今天要去的地方，可以說是十四年與我們隔絕，實際却是與我們聯係最密切的地方。

這時已飛臨東北上空。我遍視機艙中同行者，大家誰不帶有無限新奇與興奮的情感呢？

「你以前來過嗎？」

我搖了搖頭，另外一個也搖了搖頭。飛機聲轟轟響。

下面是一片平坦的沃土，鋤路線聯絡着一切工業區與城市，遼河閃爍其間，這正是南滿一帶產棉區及工礦區，——地層里蘊藏着豐富的煤、鐵，自從吉林和鴨綠江建設了巨大的水力發電廠，東北已成爲一個相當電氣化的地區了，東面長白山與北面興安嶺綿亙無邊的森林，西面草原上正是畜牧繁殖之地，澎湃的黑龍江、鴨綠江更是天然的水產地，……：從天空看東北，是愈看愈遼闊，愈看愈可愛。這時我却自問起來：你到東北最想看到的是什麼呢？我的答案似乎早經決定，我願望着到東北人民解放後的快樂、笑容。

因爲，我想他們在日本人刀斧之下過日子，一過過了十幾年，他們曾浮起過無數的希望，也會浮起過無數的幻想；可是希望一年年向下沉，幻想一次次被打破；我想：他們也許會失望了吧！也許會暗自說：祖國沒有什麼希望了。那時他們心情該多麼可怕，陰沉、簡直是死亡。我知道我這假想太消極了，不管怎樣，一旦解放，他們是應該快樂，特別是從今天往前回顧，正是他們在苦難之中創造了一部新的歷史，這歷史中充滿血與搏鬥，也充滿民族的光榮與輝煌，它向全世界宣布了人民是不會屈服的。

可是，面臨的東北，絕不是這樣單純。有人想讓人民永遠作奴隸，從做日本人的奴隸，轉做國內反動派的奴隸，這一來問題自然就複雜起來了，我覺得一個到東北去的人，確實需要冷靜、客觀觀察問題的能力，及正確的民主知識，否則他會被複雜及曲折迷惑。

飛機愈低，太陽在下面展開的遼河流域土地也就更美麗，我伏在窗上，不知不覺竟欲流

下眼淚。——誰知不久以後，飛機在瀋陽北陵機場上空下降時，天空中，竟是陰霾的冷雨了。

二、記瀋陽

北平已是穿夾衣的天氣，經過兩小時飛行，我又穿起皮大衣了。這裏，雖說冰雪正在悄悄溶化，但本地人說：瀋陽是沒有春天的。

我覺得這裏也確實是我所見，氣候唯一如此多變的地方。飛機場上測驗風向的紅白布幌，在一定時間內，竟可以吹向幾種不相同的方向。瀋陽市上，溶解的污水和凍裂水管中的漏水匯合一齊，到處泛濫，到鐵西區去的鐵橋裏外黑水成湖，汽車駛過竟激起巨浪。冬天凍結的垃圾反潮了，冒出臭氣，鼠疫在這城市裏嚴重的發生了。記者請教過董文琦市長，他是一個工程師出身的人，瘦長個子，穿一身黑呢製服，他告訴我兩個可怕的數目字：一項是全市垃圾有四萬萬立方公尺；一項是集中隔離病院的鼠疫患者有五百人。

瀋陽面積非常之大，除舊城以外，有商埠地，有『滿鐵』附屬地，有鐵路西的工業區。人口二百多萬，可是，日本人佔二十七萬。到瀋陽後，非常觸目驚心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不進舊城，竟完全像是置身於日本三島。日本式的建築，神社，——那什麼町、什麼通的街名、商店招牌上的日文，滿街穿木屐的日本人，日本女人在貨攤上喊叫着，咖啡店播送着柔軟的日本音樂。城裏呢？巷子裏是黑泥塘，氣味薰人，從這兩個世界的比較上，就可以看出一副『殖民地』的縮影，那是多麼悲哀。

到瀋陽，被招待住在『中蘇聯誼社』裏，這七層巨廈，本地人叫做『奉必魯』（日文譯音），——從管電梯到待役到廚房，一共有八百個日本男人和女人，現在成爲專門招待執行小組的地方了。次日清晨，我到一家官方新聞機關里去，立刻就聽到一位社長大發牢騷，罵政府接收的混亂。據說有一座房子，大家都看中，一齊貼了五家封條，結果弄得啼笑皆非。就這個新聞機關也一度被人搶去。據說還有中央銀行行址，要不是經濟接收大員張嘉璈大發了一場脾氣，也會在封條上再加貼一條上去的。這自然是一場鬧劇，——在重慶住了幾年竹條泥巴房子，一眼看到這許多精美房屋，又可以動手就搬，動嘴就佔，怎能不搶，然而這就是消耗大批經費的『接收』工件，實際已形成瀋陽市民的一陣大災劫了，有不少東西都算作敵偽物資被『接』而收去了。瀋陽老百姓說：有兩種國民黨軍隊，一種是打內戰的，一種是接收的，就是那些從廣東，上海來的，手上戴着無數金戒指的新一軍，新六軍，也樂於向人表示『我們是來接收的』，這是他們的榮耀！

有一位記者訪問行營趙參謀長出來，驚嘆那公館的豪華美麗，另一位開他玩笑說：『誰讓你不是什麼長呢？』！

一個明朗的下午，我從浪速通（附屬地一條大街）走過，見到一棟巨大洋房上高懸國旗，出入却是日本婦孺，我很奇怪，同行一位熟知內幕者告訴我：『這裏已經給政治部佔用，不過日本人還沒集中』，我才知道，原來這支國旗妙用在此。

二日我們去參觀鐵西區了。我在各處工廠門上發現了各色不同的封條。我當時把這問題提出問詢帶領我們參觀的一位警備司令部部的課長：『各機關部隊以什麼權力，按什麼標準來

接收每座工廠呢？那回答是：『按照各機關需要』。這模糊的答案，說明是沒有任何標準可說的。——因此我想起有人講：如果再不組織統一接收委員會，自己就打起來了，這話是誠實的。可是我乘着汽車在錢西區跑了兩小時，只看見一家廠門上貼着『統一接收委員會』的封條。實際在接收的，是一家以民營姿態出現，實際從政府取百分之九十資本的實業公司，它已經控制了十幾處輕工業，且在開工了，這些工廠將為經營的私人賺出一筆大錢，這私人自然就是辦接收的官人，不過因為是民營的，賺錢自然算私人的了。由於接受的混亂，刺激物價飛速上漲，十三元法幣換一元偽滿洲幣，買一點東西動輒百元——就是法幣一千三百元，折合起來，物價已超過平、淪各地。

還流行着一個嚴重問題，是失業。全市二十萬工人往死路上奔走着，誰來過問！？郵政局五千員工，却一下裁得只剩下七百名，警察調出去改編為進行內戰的部隊，一批批由關內來的人代替了本地人的生存位置。一天傍晚，在中蘇聯誼社食堂內吃飯時，我發現了日本待女之外，突然增加了三個東北青年人，招待吃飯，——其中一個是日本帝大學生，一個是吉林大學學生，還有一個是哈爾濱大學裏學工科的；前幾天他們在小旅館裏過只有一身棉衣在身的日子，現在當了只管食宿不取分文的招待員，當他們中間一個對我說：『現在為自己國家服務總是好的』！語下說不盡的淒涼意味，是的，自己國家，失業，伺候關內來的人，這豈不成為歷史的嘲弄了嗎？

夜晚從樓窗上望下去，——一片警戒森嚴，恐怖的魔影正籠罩了瀋陽，二十幾天中間失蹤與暗殺者竟有一百餘起，中蘇友好協會的門被封鎖，『文化導報』禁止，人們喘息不自由

起來。我們記者每次從門口出入必需登記姓名，往那裏去；但我是一個記者我如何能够預先填寫的那樣清楚呢？還有一件苦事，就是周圍戒嚴，進來沒有『派司』是不行的，但是瀋陽當局也並沒有記得給我們任何證件，——在這樣無奈情況下，我們只好借重於一張乘用美軍飛機的單據，誰想，每次掏出它來却起了特殊作用，因為那裏面沒一個中文字，結果，就比我們這一張中國人面孔有效得多了，這是一個笑話，但是一個多麼悲哀的笑話啊。

二、出奇的冷淡

我相信一個正直的新聞記者，憑着他最低限度的敏感，在瀋陽停留上五小時，就能够判斷瀋陽有沒有和諧的空氣。他們！！好戰的『勇士們』為執行小組準備的禮物是出奇的冷淡。瀋陽的輿論，根本用不到執行小組來東北。這從『中蘇日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機關報，當我們來的幾天，一連登了幾篇『精彩』的社論，特別四月三日有一篇題名『正告三人小組』的社論，就很清楚的說：東北沒有中共武裝，把人民力量評為『敵偽武裝餘孽』『土匪』，……因此就不能夠不得出一個結論：用不到執行小組。據說這還是出之於政治部主任于紀忠的手筆，可是他弄錯了，把派到東北來的執行小組（序列是從二七！三〇）稱為三人小組了，這也難怪，原來這一和平調處機關並不在他們好戰者注意之內的，何況這個政治部主任幹的實際是瀋陽軍統的特務頭子呢！

不過這裏讓我們再拆穿一個黑幕吧！

原來，為了應付執行小組到來，三月廿五日在錦州就召集了一次高級軍政長官會議，一

——瀋陽方面出席者有彭燮生（一個年青的堅主內戰的警備司令，原來是由北平派來的前進指揮部的司令）和黃文琦，匆匆在冷風中飛去飛回，在瀋陽布置了一聯串的會議，製造空氣。在一次士紳會議上公開提出不歡迎執行小組的話來，最精彩的是最後一次招待記者會，——我們要知道當時從重慶、上海、北平集中此地記者約三〇人，會上彭燮生露骨的提出『政府不承認東北有中共力量』，要求記者也採取同樣態度，立刻有一位記者提出他保留報道事實的權力，頂有趣是一位從上海來的記者訊問彭燮生：

『如果說東北沒中共力量，林彪是什麼人呢？』

『政府軍佔領點線，形勢正如過去八年日本人與八路軍作戰形勢，武力解決東北問題有把握嗎？』

彭滿口答應有把握，（可是『勇士們』的『豪氣』——還列舉了歷史上張獻忠、李自成的例子，說他們雖然一時聲勢浩大，不久終被救平，這一個可笑的歷史學家，是一個多麼『聰明』的人呀！……）恰巧這天白魯德准將從北平飛來了。他是第一個尋求和平的人來到瀋陽，那樣不湊巧，他下機後也來到了『中蘇聯誼社』餐堂裏，就在這個嚴重的會議的另外一邊用起晚餐來。於是許多記者紛紛從這邊跑到那邊去了，——這邊的『勇士們』，只好在這沒有宣佈的散會形勢下，懊悔的退走了。

我們北平一批中外記者是一日到達的，二日就有中共代表團由饒漱石將軍率領到達，他們的到來，無疑的給東北和平與和諧前途投下深刻有益的影響。但是這天突然爆發了：他們中間的四十二個人被扣在飛機場上，勒令『乘原機返平』。——這是飛機場上一個姓呂

的警備司令部的督察長和青年軍二〇七師幹的。這個姓呂的人和二〇七師，都是我在飛機場上親眼看見的，而且在機場還和二〇七師的一個士兵談了三〇分鐘。原來當一日我們記者們一下飛機，姓呂的就緊張的查問：那個是中共代表？經過我們說明只有記者，他才把我們的名字記下去，可見早就有計劃的布置好守在那裏了。但是後來推說：在機場只有美國人領導的空軍降落傘部隊，恰巧四日夜晚的一次晚會上，我有幸拜訪了那個二〇七師的師長，我無意中說：

「一下飛機就看見貴師的士兵了！」

他——這個年青，白胖面孔的師長却狼狽了，他急着對我解釋：「不，敵師的防地不在飛機場！不在飛機場！」

這日白天，一件最富於刺激性的新聞，是白魯德和饒漱石兩位將軍乘機在民主聯軍某地會晤了林彪將軍的代表彭真將軍了。——這個地點是一個謎，誰也不知道，從來往的時間上，聰明的記者可以估計出距離不是很遠。晚間——就在「中蘇聯誼社」七樓那個巨廳裏舉行了一次以熊式輝、杜聿明爲主人（缺席的主人）的晚宴，這宴會上，由於談話過多而啞了喉嚨的白魯德將軍宣布了上項消息，（這似乎在和于忠思的社論開玩笑，因爲這消息無異向會場說明中共武裝存在的事實）。這富麗堂皇的晚宴上，攝影記者的錢光閃成一片片銀光。饒漱石將軍自然是一個出色的新聞人物，他是從前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委員，北平執行部葉劍英委員的政治顧問，他穿着黃色軍服，兩眼奕奕有神，嘴上有濃黑鬚髯，他用宏亮的聲音在會場中心發表講演，他講到東北人民長期苦痛歷史，他盛譽了東北英雄的人民，他主張

東北應當和平，最後他高呼『爲東北英雄的人民乾一盃！』的時候，——使這七層巨廈之上的宴會與四千萬東北苦難人民聯合起來。最後，那個瘦長的于紀忠還在翻覆申敘他的社論，但由於白魯德的簡單敘述，使他顯得十分低調，枯燥。

執行小組面臨困難重重。

一個癥結：政府方面的推拖，——是戰？是和？這幾天之內是看得十分清楚了。

四、法西斯的軍火工業

趁小組未出發，我參觀了鐵路西工廠區。

我在那四百多家工廠當中，看了通訊器材工廠，三菱製機廠，金屬精煉廠幾處，其中通訊器材廠全部破壞，製機廠一部份破壞，金屬精煉廠完全完整。四月六日，又搭了一輛吉普，到北大營去，在那十四年前日人佔領東北首發動的地點，現在是一片荒涼的衰草，幾座兵營房舍在這次解放的時候也被摧毀了，有一座極高的塔型堡壘，我們攀梯而上至頂層，冷風拂面十分削勁，俯視可窺瀋陽全貌。一望無人，只一農民在耙草，他告訴我：從前日本人常常成羣結隊來拜祀紀念『九一八』他們『發祥』的日子，這塔就是一個紀念碑。回顧十四年間變幻，立在塔頂，真是無限興衰又夾雜了無限感慨。從北大營再開向東北，直駛『九一八兵工廠』——這是日本人從『九一八』開始修築成最大規模的兵工廠，其附近，原來在國內馳名的奉天兵工廠，相形之下已查不足道了。這兵工廠建築計劃爲四十年，現只完成其計劃的三分之一，方圓開闢四十里，可同時出產各項軍火，列爲東亞第二位。在廠內行走一

周必需有汽車代步，否則全部參觀非三四日不可，——單就職工宿舍一片房屋，現在殘餘下的工人，就還有八千人，如果是平時可見其數目的龐大了。兵工廠大部機器已毀，有的廠房，據廠內嚮導說：還是太平洋戰爭後，美國飛機轟炸的。目前的八千工人，據彭豐生說：他們還帶有槍枝并沒繳械，這又爲什麼呢！他却沒有回答。

參觀這些工廠之後，可以讓我們了解日人在東北建設工業之梗概，就是一切礦產經過鐵路西區工廠加工之後，最中心是供應這個龐大的軍火工廠，——這是一個法西斯巨大工業的形式，也就是一個殖民地巨大工業的形式；同時，也讓我想到蘇聯紅軍在消滅日本法西斯強有力之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中，~~遼東的殘障~~日本法西斯的反動基礎——軍火工業，軍火原料工業之堅決與無情，因爲誰也知道另一部份反動派也懇從這基礎上再發生法西斯。

據我調查，瀋陽全市有百人以上之工廠共一千八百多家。被摧毀者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還依然存在，像輕工業中製藥一項，目前全市二十六家中，除五家小廠外，機器原料并無絲毫損壞，像極負盛譽的武田藥廠，是一個每年僅注射用的葡萄糖精即產三十噸，武田現有的原料，還足夠一年之用，其餘如監野義、田邊、山之內、第一製藥廠、藤澤、滿洲特產，共爲七大藥廠，都可在恢復電力情況下，立即開工。這只是一個例子，還有像我參觀的金屬精鍊廠就是一家巨大工廠，它的煙囪的高度爲全市之冠，——可以鍊銅、鐵、鉛、銀、金，在我參觀時，場房內許多鍊出的銀塊堆積地下，連工廠秩序都一點沒有變動過。不過一個工人告訴我，現在夜晚常常有人用馬車從這裏把東西拉走。

我問他：『八路軍在時拿不拿東西？』

他不知道我是誰，而且我身旁就是那位軍裝的警備司令部課長，可是那工人鐵定的回答：『八路軍不拿東西。』

至於現在，……機器零件，上高市地攤上到處有人在賣，這是怎麼回事不是很明白了嗎！誰說過『喊捉賊的人正是賊』，我看瀋陽工業被破壞的宣傳不只符合於一些人的政治目的，也適合於他們的私人經濟目的了。無邊的黑夜浸蝕着瀋陽，瀋陽在全東北來說，恰如太陽上的黑點。六日深夜，我徘徊在『中蘇聯誼社』四樓走廊上，因為我在等候消息，三方面的會談從下午十時開始了……（實際這會談竟延長至次日上午十時），這時窗下街上一陣喊叫，繼着是自動步槍！我從窗上下望，但見一片茫茫黑夜，不知發生着什麼騷擾，最後聽說是誤會，但人民是天天在驚慌和『誤會』之中過日子的。

第二章 會晤東北民主聯軍

一、會晤

八日清晨，我帶了一條毛毯到執行小組辦公處——萬福麟公館去集合。九點鐘出發了。我跟隨的是第廿九小組，小組的任務是到撫順、本溪之間了解情況，進行調處。五輛車的第二輛是我們七個中外記者。這個行列向東，經過一片松樹的東陵苑牆外，傍着寬闊的渾河右岸前進。

十時半到撫順附近的撫順橋頭時，風頗大。美方在橋頭高處拍發無線電聯絡。

這時遙望渾河彼岸，烟霧茫茫中間，煙囪林立，確是一個巨大礦區景象。恰有一行路經過橋頭之鍊油廠鐵工會萬倫，我與他說起話來。他告訴我撫順約有五六百處礦場，工廠，包括炭礦、鍊油、發電、石灰……他并遙指對岸一角，即爲出名產礦區之千金寨。據云從前工人約十數萬，由於日本人壓迫勞工，當時此地流行有一歌謠：

「來到千金寨

就把衣服賣，

新的換舊的，

舊的換麻袋！

流露出當時工人苦況，因為工人不得溫飽勞力減弱。日人便供以毒品吸食，刺激精力，但勞力用盡，不久即倒斃而死。勝利後許多勞工得到解放，紛紛走掉，也有參加當時起義的礦工部隊者。現在工人人數大為減弱，但煙囪上的煙說明了多數工廠還在開工。

上車繼續過渾河上的永定橋，進入撫順市。在一座紅色有花圍的樓上，和國民黨軍廿五師師長劉毓璋會晤。德萊克中校計劃在這裏花個短時期了解情況，繼續前進。可是這個師長用笨拙的威脅口吻說：二十里外路已破壞，不能行走。他希望喚起德萊克的怕麻煩的心理，而後把小組像船一樣擱淺在這裏，然後由他操縱。可是德萊克中校，這個有獅子頭顱的美國人，甚至他拒絕了吃午飯，把大部分工作人員留下，只有三方代表，和記者們冒着戰爭危險，在兩點二〇分鐘向南走。走，證明二十里外被破壞的情報是欺騙，實際平坦無阻。當車進入二道溝，我從農民處知道前面一帶就有民主聯軍了。據他報告：四日前就在二道溝左側山上作戰過。——該山勢平坦，略有小松林。——當時國民黨軍領一師向這裏進攻，一日一夜，就向西面慘退下去了。

我們的吉普在路上壞了，前面的小吉普遠遠拋下我們跑了。車修好後又走，到石文廠轉向山村去的路上，我突然之間，第一眼看到了東北民主聯軍，——我走進了東北的解放區！是幾個年青的戰士攔着了汽車，和他們在一齊有一羣老百姓。

我非常激動的跳下車來，——我自從進入東北，唯一志願是看到長期苦鬥的東北人民部隊和解放了的東北人民，但困難重重，誰知道那一天才能見面。可是意外的，他們現在站在

我眼前。他們穿着黃色或深綠色軍服，戴着從日本人那裏繳來的皮帽，也有穿日本皮大衣的。一個個面孔紅撲撲的，結實而機警。我一見他們，說明我們來歷之後，一個年青的排長緊緊的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發熱，眼睛潮濕了。說清楚之後，圍上來的戰士，老百姓都笑起來。小孩子從包穀桿編的籬牆後面跑出來，他跳上車領我們前進。一路上，戰士，羣衆都向車上揮手，路旁山岩上一個戴鋼盔戰士也揮手。不遠見小吉普車已回來，知已接洽好了。車向南再開，開到英守城子，爲保安三旅旅部所在地。

他們是張學詩將軍的部下，旅部在一農舍中：院中是穀草，馬房，東北南部農村房屋很寬敞，即草頂房亦有大玻璃窗，間或有窗紙糊在外面者。屋中一婦女正以大豆製醬，顏色極黃而香。我們都擠在這房屋的一間裏面。在坑上鋪了一張軍用地圖，德萊克中校和廿九歲的南副旅長談起情況來了。南副旅長河南人，十幾歲上來東北，『九一八』後參加義勇軍抗日，鬥爭十四年，他身材適中，面紅，極爲誠摯。他最後告德萊克中校：

『我們不願打仗，願意和平，他們打到這裏（他在地圖上比着手勢），我們退到這裏，他們又打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打。』

據說四月二日至四日，曾在史文廠一帶激戰，今早西面有炮聲。

我一人跑到外面來，跑到農民中間，他們都興奮的問我以和平消息。不久，農民愈來愈多，要找小組講話。因爲天太遲了，他們就在村莊口上送着我們。五點鐘我們往撫順趕路，回想這意外的遭遇，使我驟然之間得晤十四年永遠在懷念着的英雄的人民，是我進入東北以來，第一件快樂的事情。回到撫順天已黑暗。我住在一所松林內綠頂小樓房中，望見山崗上

松林裏閃閃燈光。

撫順，日人稱爲『炭都』，大煤礦皆爲滿鐵株式會社經營，地質屬於第三紀夾炭層，埋藏量十億噸，爲亞洲第一大產煤區，上層油岩可鍊製成石油，採掘方法爲『露天掘』，不是鑿洞，而是把整個山頂去掉，平面的向下發掘。九日原擬參觀工廠，但臨時又隨小組出發，去找國民黨五二軍，趙公武的軍部，一直找到下午，鬼也不知道這個軍部跑到那裏去了。因爲路太難走，還是無法到達，吉普車四次陷入泥中，都由很多農民抬出。兩日的旅行使我了解了一個問題——東北民主聯軍的退出撫順是爲了保護工廠煤礦，不使遭受戰爭損失，所以他們僅僅在市周圍，而不是一下很遠退走。市外開始有山地，已爲遼河平原區之東邊緣，山上森林甚多，耕地都是黑色土壤，極肥沃，山峽中且有未成之幼林極夥，令人想見將來更豐富之林產。九日東行二〇里後，隔一條小小沙底河，一道山梁，就又是民主聯軍駐地了。

小組準備二日內去本溪，記者決定從本溪深入民主聯軍的廣大地區。

二、鐵的城——本溪湖

汽車在山路上顛簸了一天，黃昏時由山間轉出一山口，驟然下望，一片工廠煙囪市街縱列谷底，一條河如細帶那就是太子河了。本溪爲出名產鐵區，鐵的儲藏量是六億二千六百萬十萬噸，煤的儲藏量也有三億七千萬噸，巨大的鍊鋼廠聯結本溪市街在山下河邊上，穿過河上長橋，駛往新開闢的宮原區。路上很多民主聯軍戰士，戴鋼盔，穿黃呢軍服，持鎗行注目禮，後來從我身邊幾個警衛員肩上發現，他們背的全是註明 U · S · A 的美國自動步鎗，

他們見我注視就笑起來了。

在樓上，我看見蕭華將軍，——他是民主聯軍在遼東這一戰線上的指揮員，他身材十分高大，甚至有點瘦弱，臉上却滿是年青人的和藹，活潑，他今年才三十一歲，恐怕是全世界最年青的將軍了，但他有非凡的作戰能力，及在部隊中普遍的信仰，威望。這夜晚，是我進入解放區的第一夜，我很久從我的玻璃窗上望着遠遠的太子河彼岸鍊鋼廠的光芒，不能入睡。

次晨，我巡視了一下本溪，街上商店很多，我到了本溪鐵業公司，在那巨大的總管理處二樓上，我瞧見一幅油畫，——畫的就是工廠中巨大的鍊鐵爐，在黑夜之下閃着血似的紅光。我相信這是一個日本法西斯畫家在『增產』口號之下的寫生。我參觀了鍊鐵，發電，機械各部分，特別是這里煤礦之豎坑為亞洲最巨大之豎坑，現在七千工人在作工，每日約產九百七十多噸。周葆泉經理告訴我：『工人現在最高興的是去掉了壓迫』。他隨手指着窗外對面黃土山上密林中許多幢小的洋房，過去是日本人才能住，現在不但職員，工人一樣分配了住屋，過去工作十二小時，現在八小時，過去工人沒一點自由，現在民主管理工廠，大家討論，根據工人意見，提出生產計劃。

在那漆黑而寒冷的堅坑的口上，一個工人告訴我：

『從前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那時，無數抓來的勞工，擲進礦山，周圍密佈電網，吃不飽飯，死了就丟出去。可是在「八一五」的時候，本溪礦山的工人，起義了。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是在十幾

年壓迫之下，工人早就望得眼都要瞎了的一天。原來在勞工里面，有許多八路軍的戰事俘虜，給日本人送來掘煤，他們在這兒和許多礦工親密團結，最後領導了起義，突破電網，繳了敵偽的槍械，組織了工人的武裝。有個工人叫師善宇，說：

『自從九一八後，東北工人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受了最慘無人道的壓迫，「八一五」前來了些地下軍，後來見到日本人的佈告，才知道是共產黨員，一次槍斃了四個，後來又槍斃了八個，我們礦山工人看見日本人押來許多俘虜，一齊下煤洞，到了煤坑里，知道是八路軍，他們和我們一起做工，比我們做得重，我們受一層電網圍住，他們受兩層電網包圍着，抓來了五百，常常幾天不見，就剩下五十人，每天打死三個，五個不等。可是我們天天在坑內，一齊商議怎樣破壞電網，可惜那時候咱們力量達不到，我們受壓迫十四年，我們想是整個中國沒有希望了，永遠作牛馬，沒想到「八一五」日本鬼子失敗了，就有一個人領導工人出來繳槍，當時他叫王金仁，現在叫邢懷里，後來我們知道原來他是個共產黨員，我們集合一齊，打死了日本的司法科長，搶了槍組織了三萬多人。』

本溪最早，爲日人巨商大倉崋翁，在此從事採炭，後來逐漸發展，與鞍山之鐵，撫順之炭齊名，市內會有本溪湖特殊製鋼會社，宮原機械製作所，白雲石工業會社，鑛業會社，人口在十五萬以上。『八一五』後，雖然大批勞工得到自由返回故鄉去了，不過，本溪鐵業公司仍爲一已復工之大工廠。

夜晚，我很幸福，參加一次美麗的晚會，在這晚會上，蕭華將軍致詞說到：『和平是世界的潮流，全國的要求。遭受十四年壓迫的東北人民，如同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和平，……』

可是東北剛得到解放，又蒙上暗影。我們主張應該立即停戰，和平解決，誰想用武力，那是解決不了的，而且他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確實如他所說，我看到了歷史罪人的明證。因爲次日我到一座灰黃色房子裏去，在那裏面，我看到成排穿美國服裝的從新六軍那裏俘虜來的人，他們坐在台階上曬太陽，我在一間鋪着「塔塔密」（日本席墊）的房間裏，訪問一個有活潑潑黑眼珠的青年張貴筑，是貴州大學工程管理系的學生；一個成都人叫冉金山，是同濟大學高中部的學生；一個四川十六中學學生叫林境先，還有十八歲瘦小的鄧先德是貴陽導文中學學生。他們知道我不是久以前從重慶來的人，他們包圍了我。因爲談起一年前在四川發動的青年學生從軍情形，我們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而他們就是那一次受騙到苦海中來的。他們說：『到密支那以後，生活待遇情況原來完全不是宣傳的那樣好，還常常給軍官打耳光，什麼書報都禁止看，在印度，有的苦悶極了，服毒自殺了』。現在張貴筑歡喜看民主聯軍的報紙和書籍，他告訴我：

「我們一月廿六日從上海裝上美國船出發，二月一日到了新民。我們本來拒絕來，我們要求復員，他們說：『還未完成任務，到東北接收，打土匪！』可是在到秀水河子的路上，聽說二六六團給「土匪」包圍了，不久又看到傷兵，老百姓說二六六團給打垮了，——這時我從牆頭上貼的標語，春聯，我明白不是打「土匪」，是內戰爆發了！」他興奮起來，他訴說他到東北來後工作很難做，他說：『騙人——就失去宣傳的意義！我只有到那些民主聯軍從沒到過的地方去宣傳，否則誰信呢？』最後他把手放在那美國服的衣袋裏去平靜的說：『我希望趕緊組成一個民主政府，我歡喜文藝，我還是去上我的學校』。

這天下午，我得到消息：向本溪的進攻被粉碎了，五十二軍兩師被殲，新六軍一個師被擊潰，當時，緊張的本溪平靜下來了。

二、張學良將軍

那天吃晚飯的時間，主人沒有預先通知我們，却使我們意外高興的，是在一張餐桌旁邊站立着一位端莊的，有着整齊輪廓，正在英年的人。他的側面，使我們不約而同，心裏都清楚了：啊，這是張學良。因為他的面貌酷似張學良將軍，特別是那長而深沉，微笑的眼睛。他這天穿一身深灰色呢子中山服，頭髮梳得很整齊。

一次大碰盃之後，由於美國記者沙布林（Robert Shapiro）的提議，大家：

「爲了張學良將軍的健康乾盃！」

我覺得從他——正反映出偉大中國時代一種可喜的變化來。他不是以屈服，而是以民主，廣大羣衆的利益，來援助他的哥哥。雖然張學良將軍至今還被反動派關在貴州集中營里，但東北的獲得解放，與他所發動的雙一二事件十分密切的聯系着，是誰都知道的。現在張學良將軍回到了東北，並且在建設一個新世界。關於這一個問題，在這一個和暖的春夜，他成爲記者所包圍的人物，我統計大家所提的十九個問題里面，前面五個，是與張學良將軍有關的。

一個美國記者說：「張將軍的失去自由，據說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蔣主席的個人意見

他說：「我認爲個人意見，不能算作法律。」
立刻得到幾個美國記者回響：「我們同意這個意見。」

「東北人民對這問題怎麼樣？」

「這是全國人民的願望，我這次到東北來，知道沒一人不在希望釋放他。」

「半年以內釋放，我想是很好的機會，」一個記者說。

「我想，釋放張學良將是民主的標幟。」

據我所知道，張學良將軍在西安發動雙一二事件的時候，他正是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裏，一個步兵課的學生，可是，他立刻失去自由了。據說是爲了「保護他的安全」，他住進一間窗戶上都釘了鐵絲網的小屋里。一直到他的哥哥乘機到了南京，他趕去會晤，這時張學良將軍正準備上車去那個「審判的法庭」，匆忙之間，他們見了一面，以後張學良將軍就沒有自由了。在這以前，張學詩將軍是北平滙文中學學生；在這以後，他在冀中作過呂正操將軍的參謀長，堅持過廣大平原的遊擊戰，後來他轉移到平西，作過司令員。爲人聰敏，睿智，沉默寡言，但他是一個真正的軍人，而且是汽車駕駛手，優良的騎手，一個勇敢機智的人。

他在八月十五日的時候，首先閃電一樣，從冀熱遼軍區帶領部隊回到他的東北故鄉，遼河流域。這個時候，國民黨中央社就一再發出消息：「共軍張學詩部佔據遼寧。」因此，他如同一顆發亮的星，引起世界上的注意。但是連反對者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歸來是合理的，我記得那時我正搭飛機從北平到赤峯去，冬天夜晚和幾個政府小組代表在一齊，他們都爭着說

張是他們的同學，甚至說是同一宿舍，似乎爲此而感到光榮。當他住在瀋陽的時候，他看過他的家，——早給日人改作圖書館了，我在瀋陽時，在大北關一家小飯館裏，一小羣市民和我談起來，他們談過吃椗子麵的日子以後，稱贊起張學詩的部隊來，他們說：「買什麼都給錢，對老百姓和氣，公平，」這才是公平的判斷。在第一次遼寧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爲遼寧省主席，同時，他還是一個將軍，他兼任保安司令。

話鋒一轉到了遼寧省民主政府的工作上來，他說：「今年一月底開了參議會，農、工、商、資本家代表二五九人，在會上展開討論，確定了目前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部分及中心標幟，就是實行高度民主及自治，因此已經在各縣各村，都產生了民意機關，參議會和民主政權，村長都是普選的，這些民意機關有權利罷免各級的官吏，工作者。」

很有趣一個問題是這個民主地區里資財屬於公家還是私人？

他說：「鐵路鑛山應屬於國家，屬於今天人民的省政府，因爲有關國計民生者它能影響國家經濟，可是我們獎勵，並且幫助私營工商業，儘量讓它得到發展。」

第二天上午，我到省政府那灰色建築物裏去，他不在，當晚我也就離開本溪到安東去了

誰知二十天以後，我經過一段旅途，在梅河口火車上，又突然遇到他。這次他完全是軍人裝束，黃軍衣，甚至他臉上長出一片黑髭來了。他到我所乘的車箱里來，從擁擠的門口出現，和許多人微笑，打招呼，才又下去。不久我們這列車開出了站。到了吉林已是初夜，在鐵路局長公館里，通電話，竟是：梅河口在我們列車開出後不久就遭國民黨飛機轟炸起火，

——直至現在，火還在燃燒。這一下使我們的心都沉重起來，他的列車正在站上，難道會有危險嗎？……又搖了幾大電話，沒消息，沈悶，我連夜趕往長春。

從四平前線回來，在一個落雨的黃昏，在一家旅舍門口台階上逢到他，他指給我他就住在這上面。這是一個毀壞了的旅館，電燈不亮，走廊里沒人打掃，他那一間十分小而簡陋的房子呈住着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小孩子。窗外落着雨，說起來，那天他在梅河口真的十分危險，轟炸的時候，他從車上跳下來，敏捷的伏在地上。我忽然這樣想；我想人們會歡喜他穿軍衣的裝束，他應該是個軍人，但他的風度無疑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問題在於他並不選擇什麼，他的目標是為人民，他也可以說是一個教育家，因為他是東北大學校長。當我最近得到張學良將軍的消息，他在失去自由中，夜夜挑燈讀書，因此這精壯人的臉上已戴起老光眼鏡，但他堅貞不屈。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像張學詩將軍他是從『大元帥府』裏出來的人，可是風霜打在他身上，問題在於他向前走，向前走，走得很遠，走得很遠。

第三章 綠色的鴨綠江

一、一個城市的復活

從撫順到本溪是一條艱難的汽車路。從本溪開始，却是暢通的安奉鐵路，安奉路穿過曲折的摩天嶺，直到鴨綠江邊。這是我第一次走上解放區民主政權之下的鐵路交通綫，我覺得管理甚佳，而且據車站上鐵路員工告訴我：民主政府已在增修一條支路，由鳳凰城北至寬甸一段。這條路原來日本人計劃過，準備直經通化，但未會築起，現在卻已動工了，這使我甚為驚訝。

安東市沿江發展起來，江水湛綠，江流浩蕩。站在岸頭，回想八年戰爭，不禁微笑。聽說蕭華將軍的戰士們初到此地，看到鴨綠江，有人竟高興得跳躍起來，說：「毛主席說過，打到鴨綠江邊啊！」是的，他們是真的到鴨綠江邊了。

江上有鈔橋，彼岸即為北朝鮮之新義州。「滿洲國」時期，會經過這橋，把一切掠奪物經朝鮮運往日本。

直通火車站外是一條中心大街，整潔寬暢，名為毛澤東路。走下去，就是楊靖宇路、鄧鐵梅路。市中心為繁榮的商業區，幾里之遙，行人摩肩接踵。在這一鬧市中，可以買到菜蔬

蘋果，也可以買到『賴卡』照像機。物價奇低，從市南端到北端坐一趟馬車，只要五元錢，如果是重慶，五元錢票子是常會被人丟棄在地下的。這裏金融穩定，一元東北銀行幣可換二元『滿洲』幣，可換廿六元法幣。工廠都已開工，從山上望去，煙囪遍布四郊。商店裏的布、紙烟、紡織品都是本地工廠出品。

安東省有三百四十四萬四千人，耕地面積為二千餘萬畝，有十萬工人在工廠、礦山工作。從江向西一帶，有很多歷史遺跡，流傳着很多薛仁貴征東的故事，就在這一帶，又經過一次日俄戰爭。

這裏氣候是溫和的海洋氣候，和青島相似，風景極美，我住的鎮江山（按稱為滿洲八景之一），住屋背後，遍山蒼松、櫻花，山上有游泳池、公園。從住處玻璃窗上遙望鴨綠江如一條綠帶，特別在夕陽西下時候，這條江閃射出好看的光芒來。

二、翻身

從民主政權建立那一天起，安東人恢復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他們立刻向屠殺他們的人進行報復。這股怒火，首先從鐵路上清算鄭剝皮、李剝皮開始。他們生前許多血淋淋的罪行，給羣衆控訴出來以後，民主政府槍決了他們。在這樣的日子裏，舊社會中永無出頭之日的人，挺起胸板來，像誠實的，嘴有一點癢進去的田寶守就是一個。他那時不過是一個洋車夫，爲了向吸血鬼——人力車組合的尹長秋清算，他白天拉車，記下別人談的材料，晚間開會，最後，在永樂舞台竟組織了二千多人的大爭鬥，尹長秋當場吐出十四萬元，賠償大家的損



安東省羣衆公審，槍決日本戰犯

失。

元寶區有一個劉爲治，他在偽滿時代作一個班長（街長以下管二百多人），依仗兒子在縣政府裏有勢力，無惡不作，沒人提起他不恨，從前敢恨不敢言語，現在他們再也壓制不住了，紛紛起來。有的向他要命，有的向他要錢，他們把這從前誰也不敢多看一眼的老奸賊，帶到九合成工廠裏去算賬。一個窮人告他從前抓勞工的時候怎樣打人罵人，又有些人告他替偽滿向老百姓收蔬菜，他叫人出錢買了，結果他全都私自留下了。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暴風雨突然來了，輪到進行控告的是趙金山了。

從前趙金山花五百元買兩間房子，向他報遷移戶口，他說：

『搬家理由不合，不給報。』

那個年代，不報上戶口，就領不到配給糧，就得挨餓。趙金山女人去求情，也給罵開了。後來送了廿斤肉、鷄子，才說一句：『先住下再調查吧！』可是又露出口風說，搬家的十有九人是八路軍。

果然，沒一個月，他就把趙金山抓了去當勞工。趙的女人正在懷孕，趙跪下哀求，他哼了一聲說：『叫你們死就死，沒話！』趙沒法，花了二千元僱了一個勞工。過幾天，劉爲治又把他們配給糧的糧票拿走。一家餓飯，女人剛生下孩子，氣死了，孩子也死了。這時就剩下趙金山帶着一個十七歲姑娘，兩個小孩，姑娘不久又給人拐跑了。沒一個月，劉爲治又逼着他帶了孩子去當勞工。到市政府去請求，又給罵回來。這時他一家都毀了，思前想後，忍無可忍，就找到劉爲治爭吵起。劉就把他當做『浮浪』（遊手好閑的人）送到煤礦裏去了。——現在趙金山回來了，站在那裏，他襤褸、骯髒、已失去人形，但兩眼閃着仇恨的光，連滑狡得像老狐狸一樣的劉爲治臉色也變了。

一件件控訴下去，最後有人揭發他在『八、一五』後，趁着亂騰騰的時候，從蛤蟆塘車站，把木料拉了廿根，還有一百噸煤，洋灰、鐵筋。他們——在積極份子田寶齋的領導下去在他的家，一下，在他那洋灰地下室裏，查出很多物資來。

這樣清算鬥爭，完全是人民自己發動起來，報告給區政府。區政府的幹部在這樣場合上，並不站在一個法官地位上，真正審判者是羣衆。羣衆一件件無情的揭露，使一切狡猾的人沒法從真理面前逃去避開。他們有時激動起來，流着熱淚，因爲不知多少年代的痛苦與恥辱，他們忍耐得太久了，現在忍耐的日子過去了。

這是一個偉大的翻身，完全由人民控訴，人民處決的。在安東市有日本戰爭罪犯十六個，漢奸六個。全省有八十六萬人參加到這翻身運動裏邊來，收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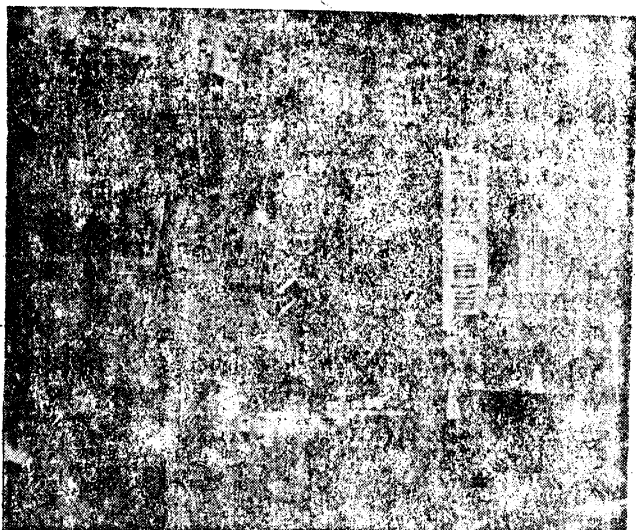
三、民主生活

到安東的第二天，我在省參議會會場、市政府樓上，訪問了新選出的議長陳先舟先生，他笑吟吟的說：

『這次大會代表是各縣真正民選的，——這裏面沒有運動、賄選，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這裏有各階層的代表，工、農、開明士紳、部隊、學生、婦女、回民都有。大家在會上熱烈論，在分歧中求得一致，真正表現了民主精神，這實在是五千年來第一回。有了這樣的基礎，東北的民主建設一定會得到勝利。』

陳先生是通化人，曾在日本仙台高等工業學校學電機，回國後，



• 等波瀾劉、民崇高、舟仙陳、恩其呂的上台席主會議參省東安

任東三省電台台長，吉林省國民黨黨部委員，現在他還是重慶民主政治協進會的一個領導者，不久前，經過無數困難，他回到這裏來。

同一地方，時間是中午，我又會晤了副議長張樂民老先生。他已七十六歲了，鬚髮皆白，滿面笑容。他是老同盟會員，推翻滿清東北起義時，他是軍政府的領導人，民國五年討袁，他又再度奮發起義，大革命時代，他又是遼甯憲草委員會委員。大革命後，他漸漸的發覺了國民黨已走向黑暗腐敗的道路，他遂棄政就醫，埋頭經營醫院。他是一個十分有政治風度的人，對於東北前途，他主張自治。他說這是他的老主張：「這也不違背國家統一呀！世界上別的國家也有自治，各處可以組織考察團來看看，這裏做得好，就應該照這裏的樣子做。」

另一個副議長是安東省中共代表林一山同志，他的右手在戰爭中變為殘廢，他是一個精明、智慧、誠懇的人。

這以後，我整整四五天，坐在參議會旁聽席上，我覺得這是學習怎樣過民主生活的最好機會。去冬人民代表會議選出的臨時民主政府副主席劉瀾波，向大會報告政府工作時候，他說：『人民是東家，我們向東家報告工作情形。』報告後，展開了熱烈討論。特別是四月十七日，大會上進行競選省府委員。我看到各階層的人，帶着他們特有的習慣、作風、姿態，走到擴音器前面。有的爲自己競選，有的爲別人競選，他們是嚴肅而認真的。我看到高崇民先生——這位民主老戰士，他說：『我看到劉副主席，每天爲了工作，睡不上五小時覺，這是共產黨的美德，可是我真爲他擔憂……』他感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台下起了一片感動的

掌聲。「這真是五千年的第一天！」這一句話是一位長有一部白鬚的老議員說出來的，他的年紀，證明經過幾次改朝換代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民主。

在這次參議會籌備會裏，有一個李金聲，是個地主，原是閉門不出的，後來他突然出來了，他的朋友問他，他說：『我有理由。』他說出了幾條道理來：有一次，一部份民主聯軍隊伍來到了屯上，沒住處，也不肯進村子驚動老百姓，就住在屯外破房裏。天落着雪，連窗戶也沒有，就這樣住了兩晚走了。他說：『中國有這樣的軍隊就可以了。』其次，他看到民主政權的工作人員極其親密團結，起初他以為都是老朋友，後來才知道是山南地北各處來的，極爲驚訝，於是他說：『我不能昧着良心了，共產黨是好的，我得出來一齊幹了。』

安東自從去年八月解放以來一方面把敵偽殘餘剷除，一方面就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在這會議上，寬甸縣代表首先指出：要算算十四年來的血債。各地代表紛紛響應，使這會議真正充滿着人民解放的熱情。而後，又選出了臨時民主政府。從此安東走上了新的道路，各縣都成立了民意機關，選舉了縣行政委員和縣長，從村到區都進行了人民選舉，改造了政權。在安東市進行普選時，各街都自由的選出代表，再由三百五十人開大會選出參議員和市長。那是非常熱烈的，洋車夫、工人都組織競選，五十六條街，下層勞苦市民，受够了欺壓，知道了這與自己利害相關，紛紛起來與上層競選，使這次選舉成爲一次羣衆性的民主運動。選舉結果，工人貧民當選者佔百分之六十，中下層佔百分之二十，中上層佔百分之十五。

我覺得在這裏我可以來解答一個全國人士所關心的問題了，就是「八、一五」以後，東北人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在我從實際採訪中來找尋答案的時候，我永遠記得在瀋陽

城內一家店裏老板講到生活費可怕上昇時，滿眼憂戚的神色。我從他們身上看不到解放的痕跡，他們仍然在貧困、無自由狀況中。而在這裏，我可以介紹另一個使我愉快的答案了。

四月十九日下午，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四十歲的人，他說：

『我生來，沒得到這樣好處，現在我找到領導了，死也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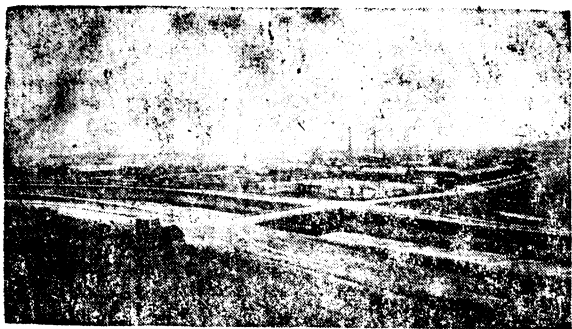
他的出之衷心的表情，引起我極大注意，一個月以前還是一個工人的龐九皋拿這樣話來稱讚他的民主政府。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他得到什麼好處吧？『八、一五』前，他一家五口住在一間破房，『坑比桌子大不了一點』，女兒早成年了，還是擠在一齊睡，一刮風瓦片就落到身上來，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給拉了勞工，簡直無法活，暗自淚落，『八、一五』後，他們組織起來，在女子學校開會，他被選作了組長，從這以後，他一面作工，一面學習，現在吃起高粱、大米、釘起一處新的房屋，一個月以前，一次民選當中，龐九皋給大家舉手選任金湯區仁忠街街長。

仁忠街上的人說：『我們街上復興紙廠着了火，街長領頭帶自衛隊救火，掉在水里火里都不顧，這可真是民主，爲了老百姓，從前街長誰管這個，復興紙廠不是第二天又開工了嗎！』

四、安東的工業

東北有無窮富源，巨大的工業建設，安東就是這樣在鴨綠江邊上發展起來的。我愛鴨綠江，我一次黃昏走在碼頭附近，回頭望紅色夕照中，林立之烟囱，巨大的倉庫，使我想起黃

浦灘頭的上海來。日人在工業建樹上側重南滿、東滿，安東據一冊日文書籍上說：「工礦業之現狀，堪居全滿之首位。」



安東紡織廠

全省礦藏豐富，埋藏量巨大的桓仁，寬甸的鐵礦、安東的黃銅、鳳城之鉛，以及各處的石棉、雲母、磁石、金銀、螢石、石灰石、石炭。已經日人挖掘這些原料建立的工廠有紡織廠、人造纖維工廠、洋灰工廠、自動車工廠、炭素工廠、化學工廠、機械工廠、紙廠等。此地東西有安奉鐵路綫，南北有鴨綠江航綫。長白山大森林的木材以及『巴爾普』（造紙原料）大批運到這裏來，發展了木材，造紙。鴨綠江的『水豐』發電廠供應電力，這種種使安東省具備了成爲一個大工業區的條件。因此，日本人擬訂了擴大安東市成爲容納二百萬人的都市（相同與瀋陽），這包括在他們的建設大東港計劃里面，如果這計劃實現，在鴨綠江入海處，就將有一巨大的不凍港，從安東市到大東港，就將有一百以上連綿的繁華都市，我此次曾乘汽車沿江向東南郊考察，駛行數十里，見各處工廠設備，確已有彼此聯接的規模了。

我在四月十八日，同省主席高崇民，實業廳長李大

章、曾參觀鴨綠江造紙廠。

全部是機器，一端以巨大的整棵樹木投入，經過皮帶曳引、電鋸、電斧、最後在一龐大機器中磨為碎片，而後製成泥漿，經過無數巨大的場房，最後在另一端造紙機上不停的滾出白紙。

『八、一五』後，維持會（敵偽殘餘與反動派改頭換面的組織）一度管理政權，安東工業遭受了嚴重的盜賣和摧殘（正如我在瀋陽所見者），像安東紡織廠，棉花失去六十餘萬斤，維持會長焦建吾等盜去大豆造絲機器價值千萬元的白金圈，當時礦山、工廠全都一下凍結了，工人在寒冷的冬天裏失業了。不久，人民民主政府組織起來了，開始發動清算、整頓，十一月到一月，逐漸復工，烟囪上，又冒烟了。一月以後，就躍入擴大生產時期了。這時全安東市造紙、紡織、絲綢、膠皮、被服、配造、製材等工業都在工人參加管理委員會情況下復活，工人從清算鬥爭中，組織了自衛隊，起來保護工廠，清查物資，掃除了一切開工的阻障，拉起第一天開工的汽笛來。工廠的復工解決了工人失業問題，有了工業品，號召工人擴大生產，平抑了物價，繁榮了市場。而這一切問題的總關鍵，在於依靠勞動人民。工人生活改善了，同時也照顧到資本家利益，特別因為貿易自由了，私人經營工廠得到了鼓勵與發展，八十六家私營工廠在安東市開了工，小型工廠還增加了一六〇家。

我參觀安東紡織廠時，我看到一個叫周鳳蘭的女工，她十九歲，圍着圍裙，從機器旁走來。這工廠廠址極大，從這場房一眼望過去，一排紡織機在動力牽引下迅速的轉動着，而發出一種複雜奇妙的轟響。我問她的生活和生產情況。她驕傲的說：『我一個月掙三百三十

斤米，够一家人生活，我們現在是按實物計算，政府不讓我們吃虧，我說掙一千多元有人不相信（等於法幣二萬六千餘元），說我們有這樣大力量？」

隨後談到往事：『我從八歲作工，一天掙六角錢，吃不飽飯，我們那時都偷，都往機器裏塞布！』

我很驚訝，她講到偷，講得那樣自然，響亮。她以為我不了解：『讓機器壞呀，我們好休息——一天十二小時工，坐一下，給日本鬼子看到打個半死，每天站在機器旁邊，機器的風吹得腿都拐了，有的男工整條胳膊給機器絞去，就挂着個空袖筒，那時候我們都哭。

『現在一個工人最少掙一百八十斤糧食，工資普遍提高了百分之十，從前我們應該領到的麵，都給日本人吃，我們只能吃到凍壞了的土豆子，現在廚房是我們的了！——大家真高興。』我後來就去參觀了她所說的廚房，燒飯都是用電力，我看到一個有鬍子的日本人正在一隻木凳上低着頭削蘿卜，能容納幾百人的飯廳裏，貼着要大家講究衛生的標語。

一下，這樣一個誠實的女工，自己笑起來，可是悲慘的回憶隨即打斷她。

『一次晚上夜班，機器很難作，工頭罵我不好好幹，我頂了嘴，差十五分鐘夜晚一點了，就跑回家去，——那時候，父親拉水度日，家裏連土豆子也吃不上，我跟嫂子到浪頭去偷買了半斤包穀麵，到火車站下車時候，日本人搜查來了——買東西是經濟犯呀！好些人給打得哭，一個婦女在腰裏紮了三斤麵，日本用刀背砸她，回過頭來問我，我放箱子裏，一下查出來，這空兒那些人都趁空跑了，我給抓住了，送到公安局，罰我五十元，拿不出就當四天勞工，爸爸問我怎麼吧？我就咬一咬牙：去當勞工吧！錢那裏有……』

這些日子過去了，她現在是紡織廠的模範工人。因為她在提高生產有了最優良的成績。一會工夫，幾個下了班的女工走攏來圍着她，從她的表情上，我知道她是她們的領袖，因為她是個市參議員。

『你怎樣參加政治活動？』

『共產黨來了之後，第一次去參加三八婦女大會，聽了很多，自己可不敢跟上去，後來廠裏選舉，把我舉作職工會會長，後來她們又選舉我作街代表，別的工友都高興說從前咱們那裏有這個地位，我就上去了，後來又參加了市參議會，覺得這樣政府領導我們，我們怎能不感謝，這次我非常高興，我要趕緊學習會作工作，為大家把事情辦好。』

她突然笑了：『從前自己總恨，悔不是一個男子，現在我不這樣想了。』

安東紡織廠生產提高了，工人比偽滿時生產量都能超出兩倍以上，一般公營工廠二月份比一月產量提高了一倍，因此，不是周鳳蘭一個，是無數的人，我經常在街上看到從工廠回來男女工人說着笑着，挺起胸脯從我們身邊走過……

五、富裕的日子來到了

從前安東人民，生長在富裕的地方，過着貧困的生活，那是些悲慘的日子。

所有的物資從工廠到農村日本人把它搜刮乾乾淨淨，統制在各種組合里，連田地里的豆子也有組合。人民要吃要用，都是配給；自由貿易早就變成歷史的陳跡。我們舉一個洋車夫的自述，就可以知道，敵人經濟控制的情況。

「偽滿時有人力車組合……火油、皮帶，都是經過他們配給才有，可是他們一年才配給一次，你要是夜晚不點燈，那抓去就打，再說那時候安東市連人力車帶馬車有三千輛，到配給時候，手心裏捏着錢票子，去領配給品，一天兩天也領不上，這兩天不能拉車就吃不上飯，我們央求說輸流吧！他們鼻子裏出口氣：哼，滿洲國可不能隨你們的便！可是他們發購票，多給錢，從後門走，你要購買別人火油，皮帶，那就經濟犯，……那沒法子，只有把他們拉到沒人地方墊上三四百元，最可憐是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忽然變了卦，洋車要改三輪車，這可怎麼辦呢？要到組合去買才行，要不，組合就沒牌照給你，我窮，就用木板自己釘，向放印子錢的日本人借錢，一百元十元利做起來了，到組合去找尹長秋，說不能報上，他一槍兩個眼，把我又罰勞工，又打，我跪在路上求，後來化了三百元，才給了牌子，尹長秋一個月掙五六元薪金，可是有了二十萬家產，都是從我們窮拉車的身上剝去，他一個人靠了好幾個拉車的女兒，他就多配給他們，……」

這話真是一個字一滴血淚，人們就在這嚴格統治裏掙扎了十幾年。

自從民主政府建立以來首先就摧毀了過去「滿洲國」一切稅收機關，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貿易管理局，它的任務是扶助生產，發展自由貿易，平衡物價，從外邊吸收必需的大批物資，解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在成立以後確實保證了鹽、煤、糧、紙、布的供給，安東人，這些日子裏沒感到貧乏。包米麵一斤十七元，鹽從前賣七元；現在二元了。像東北商店從前每日交易為三十萬，一月份增加到三百萬，三月底存貨額為一千八百萬元，都證明商業的繁榮向上。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由於從最初就取消敵偽組合，開放許多倉庫，同時正確的開展對外貿易，調節有無。

稅收方面，以前偽滿稅收在一百種以上，取消了，獎勵必需品入口，獎勵煤鐵木材等剩餘品出口，限制奢侈品入口，禁止違禁品入口。

安東省沿江有無數鹽區，計公營鹽灘一千五百七十二處，民營鹽灘一千四百六十處，不僅可供全東北食鹽，還可大量出口，現存六百一十三萬石鹽，取消了偽滿官運官銷辦法，改為征稅制，鼓勵自由販運，政府還在這方面貸款一千萬購製機器，修築鹽場。

總之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動，從根本上改變了日人統治的經濟力量，這就改變了一個城市的面貌，從前除了幾家配給店，幾家加工工廠外，一切商工停止，現在商工脈搏活躍了，安東市區三十餘萬人口的城市，短短半年中，已開了三千一百五十二家商店，其他外縣如桓仁過去十七家商店，每店每日營業額為五百——一千，現在增加了，每店每日營業額為七千——二萬三千元了，莊河由七百六十二家增加到九百六十二家，鳳凰城增加了一千家商店。

在金融方面，民主政府接收了偽滿洲中央銀行、安東銀行。成立了敵偽金融機關聯合清理處，新成立了東北銀行，進行貸款，在農業，工業，鹽業，商業各方面約七千萬元。糧食方面把敵偽倉庫打開分給人民，過去出荷（政府強令交納）負擔從農民身上解除了，（過去這項負擔大米大豆為一〇〇%），粗糧每畝地二石一斗六升，還有「道義出荷」「報恩出荷」——（報日本人的恩。）同時，各級民主政權機關，軍事機關展開生產運動，減輕人民負擔。

他們計劃從今年自四月份起各機關自己解決全部開支的五分之一，七月就開始全部自給。

我在另外的城市（從重慶，北平到瀋陽）裏，看到的是物價高漲，商業蕭條，市民整日愁苦在衣食的困難裏面，從他們臉上看不出的一絲笑容，而在這裏却是空前繁榮。在這次參議會上，選出了一個商人參議員，任爲安東省出席國民大會的代表，他是一個長着一部黑鬚鬚，機警能幹的人，他戴着黑絨帽子，穿一件長到脚面的呢大氅，這就是我會經和他搭車同行到通化的袁世傑經理。在通化的那個夜晚，在一家大商店裏，我吸着煙，坐在一旁聽他們商議成一件巨大的交易，就是通化的商店以一大批稻米去換取安東的日用品。我也看到整車整車載滿貨物的汽車在那山嶺之間的公路上，不斷的往來行駛。

六、自由

進入東北，在無數感動的事件當中，第一次是在安東省參議會閉幕的那一天。

在那隆重的會堂裏，我看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穿着白衫，黑裙，一直走到播音器前面去，用她清細而響亮的聲音說：『我生下來不久，就沒有祖國……我們等着，等着，我們知道天不會永遠是黑的，可是有的時候也想，也許就這樣完了！現在我們解放了，民主了，現在祖父都講這是五千年來第一天，今天我這個解放了的孩子又站在你們面前了……』她的聲音興奮，愉快而含淚，這新一代的話語，是那樣真誠，樸素，我看見在不遠的地方，有鬚子的人在暗暗擦眼角，我望望說下去的女孩子，短短頭髮，漆黑眼珠，挺着她那小小的胸脯，多麼光彩，多麼驕傲，多麼愉快，多麼自由。

可是在東北，無論什麼場合，總容易讓我們從今天想到過去，……

在『滿洲國』時代，有一個小孩子，哥哥問他是那國人，他答『滿洲國人』。哥哥說他混蛋。他去問教員『我們是中國人嗎？』那教員不知如何答覆，搖了搖頭說『不是。』這小孩子跑回家去問他父親，父親苦笑了一下說，『是。』他第三天，又到學校問教員，教員仍然搖了搖頭說『不是。』他就又回家去問，這次父親也搖了搖頭說『教員說不是就不是。』小孩哭起來了。

這些孩子在嚴酷風霜下長大，他們被封閉在日人統治的教育與文化裏面，不知道世界。那時，在日本人監督、奴役之下，就像有天空，沒太陽，學生過着灰色生活，學生在課堂裏學着日語，那時日語叫作國語，中國語被稱為滿語，還有所謂協和語，就是中語與日語混合語，學生被訓練着一面說話，一面不斷的鞠躬，他們在學校裏得不到學習知識的機會，三分之二的時間『勤勞奉仕』去蓋房，掘水溝，修馬路，任奴役，比如日本軍用大衣的袖口領頭，要用兔皮，就叫各地學生獻納兔子，這些學生便成羣到野地裏去抓兔子，成百成百的在田野，在山谷間撒網一樣散開圈子，慢慢往一齊縮攏，時常縮攏來，空空一無所有，就再散開，再抓，從日出到日落，從今天到明天，小小的臉上滿是吹乾的汗漬，他們疲憊不堪，削瘦得眼睛大起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更把『勤勞奉仕』改為『勤勞奉公』，學生們最後被趕作礦夫、工人，學校被佔作兵營、工廠了。

據記者各方了解，日人在教育方面遍設學校，其目的是在培養一批侵略的助手，一般不能學得高等技術，在專門學校裏的高等科，只有日人免費生，沒有中國人免費生，這如同在

工廠裏的工人，讓你管理，使用機器，但當他們修理的時候就把你趕到門外去一樣。

青年看不到任何一點自由空氣的書籍，後來，在齊齊哈爾圖書館裏，我曾經作了一次禁書調查，結果證明，像『北平指南』那樣一冊遊覽的書籍，也在禁書之列，今天你在東北任何地區找不到一部『辭源』，自然這裏也有着許多書，甚至標寫着『滿洲新進作家』，甚至裝璜得堂皇美觀，還在書扉一角上印着作者的像片，尤其是女『作家』的，這裏面，除了宣傳增產報『國』之外，就是風花雪月，這些完全是可怕的麻痺青年的毒品。更有意思是標榜着滿洲文藝家頭銜的，卻是很多日本人，像大內隆雄，宮川靖，筒井俊一等。

有這樣一天，——他們一下看到了光明，得到了自由，他們站起來，首先向過去多少年來壓迫他們的人報仇。去年『一二九』這一天，東北青年在安東第一次表現出他們的力量。這一天安東市有七千人，舉行反內戰的遊行示威，他們行動起來如同颶風，把從前手持教鞭威嚴的站在課堂上的日本人捉來，在成千的人羣中，公審了敵人教育方面的戰爭罪犯，小野寺、前田好久等等，他們都是過去『滿洲國』時代學校裏面的監督，小野寺還是安東師範的校長，是日本法西斯奴化東北青年的劊子手，從這以後，學生帶了政府人員去捉起教員來。政府開辦了小學教員訓練班，有一個小學教員在訓練班裏作了坦白的思想反省，臨行他要求無論如何不要再讓他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他說我沒臉再見到我的學生。

安東在去年『一二九』以後，加同一次風暴之後，必然引起變化，青年組織了寒假讀書大量吸收民主書報讀物，這裏面被熱烈歡迎的是『論聯合政府』。可是這個冬天，就有

一種 M M 團

——國特組織

——竟趁夜晚，躲在密巷裏，等學生回家時候，掏出手槍威脅他們

，當時是有四〇〇人參了各種讀書會。今年春季開課，各縣都成立了聯合中學，裏面分爲農、工、商、師範、普通五科，從前安東市一個小學生，每學期繳三〇〇元學費，現在除文具、書籍，一概免費，有些貧寒兒童，就連文具、書籍也得到政府的供給。

新的文化教育方針，我記錄過劉瀾波副主席在參議會上的報告：

『廢除敵偽一切文化教育法令法規，建立新學制，根據科學的民主的精神，重訂課程內容；發展各級學校，以民辦公助的教育方針，進行社會教育，實行免費教育；優待貧苦子弟，革命軍人家屬，烈士子弟；提高教員待遇及教育質量，優待文化工作者，專門家，獎勵文化學術研究，通俗文藝運動；扶助出版事業，提倡學生自治，保障學生一切民主權利』。

總括來講，今天安東文化教育的特點，一個是普及，一個是民主。

他們提倡民辦公助，捐資興學，是爲了達到每一個村莊一所學校的目的，同時，對於限制兒童個性發展的一切辦法全部改過。建立兒童自己的組織，像新金一個區，兒童自治會，組織起一千七百廿一個兒童，他們參加了熱烈發動的清算鬥爭，在宣傳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還注意到創辦新型的小學校，像鴨綠江造紙廠小學校，校長教員全由工人擔當，並且在高級班和較大的學生裏面添設一種技術課，教的就是如何造紙，如何掌握機器。在安東也有不少的夜校，裏面大部份是工人，也有一部份青年職員上着特修班，這羣人熱忱很高，根據他們的希望，學習着中國史、哲學、時事；在所有這些學校裏面，產生着一種蓬勃的自由空氣，自由思想。學生自治會代表，在學校裏參加管理學校的會議，他們對於教員及學校，有權利提出他們批評的意見。

老教育家車向忱先生（他給人叫做東北的甘地），一天從衣袋裏掏出一大把紙條給我，笑吟吟的說：『這是我到學校裏去進行的測驗。』原來他讓大家把自己想的問題寫在紙條上交給他。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在裏面我看到這樣的問題：『東北被日寇佔領前，東北抗日英雄蜂起，國民黨不援助，而坐視許多抗日英雄被消滅，這是何居心？』另一個『張學良將軍是否能放出來？』另一個『美國供給國民黨的新兵器是白用嗎？』這說明東北青年的心靈已漸漸的活躍，從他們那可怕的苦悶、窒息中走出，他們追求真理，認識現實。

在出版方面，安東有『安東日報』——它已擁有了大批工人通訊員。還有鳳凰城的『遼東日報』，期刊有文藝月刊『白山』，流行的書籍是茅盾先生的『腐蝕』，文藝組織有青年俱樂部，有白山藝術學校，我參觀過他們的樓屋以及劇場，愛好藝術的青年，正在自由發展他們的才能。安東市的電影院，上演的大部是蘇聯影片。有鴨綠江劇團，有廣播電台的樂隊，歌詠隊，經常演出。我在安東的時候，曾經出席一次招待女工的晚會，這次演的戲是轟動全市，連續演了二〇場的話劇『氣壯山河』，這個劇是描寫山東解放區英勇抗日鬥爭的故事，在劇終結時，引得全場女工潮水一樣鼓掌。同時我看到她們一邊鼓掌，一邊擦着眼圈上的眼淚。

七、浪頭一日

浪頭，是安東市郊一個區，從市內坐了二十分鐘汽車到了那裏。

這一天，四月十八日，是浪頭自有史以來所未有過的日子，從早晨起，無數羣衆成羣結

隊往區市上走來，他們的腳步輕快，帶着無比的快樂！！因為他們是來參加翻身慶祝大會的。全區二千多戶，在民主政府主持下已經分配了三千八百畝敵偽土地，貧苦的人變爲有土地的人了。今天，將在這慶祝大會上領取地照。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人，這樣一致的高興過。他們幾乎無法使他們的高興不從臉上身上洩露出來，不，他們再用不到去掩蓋，完全自由的笑着，特別是婦女，前一天晚間就從包袱裏把過節日的衣服拿出來了，用紅綾給孩子扎起髮辮，她們一面搖着手巾颯颯的紙旗，歡騰的聲音，如同水浪，此起彼落，把整個區市變得那樣和諧、哄動、愉快。在區市邊沿上有一塊平地，我們從那兒下車，——前面走着高崇民主席，劉瀾波副主席，安東市長呂其恩，副市長張雪軒，立刻被一種歡呼聲，如同把他們吞沒一樣，驟然襲來了。

會場上，到處擠滿穿新衣的人，高階隊、秧歌隊，敲着鑼鼓震響着。

因爲風向的關係——高崇民主席他們臨時利用停在那面的一輛卡車，他們站到卡車頂上去的時候，一陣陣鼓掌，捲着不停歇的口號：『共產黨萬歲！』『擁護民主政府！』『擁護高主席！』『反對反動派向東北進攻！』在他們向農民致親切祝賀中間，也不斷給羣衆的呼喊，掌聲所遮斷，翻聲的熱情震動得天空都似乎在翕動。

一班民間音樂家，在台下吹奏起來，各街代表走上台，從區長手裏領取地照，每個街的眼睛，緊緊看着他們的代表從台上走下來，代表臉上掛着花朵一樣的笑容，立刻是一陣歡呼，幾千人把地照領到手，放在自己貼身的牢固的口袋裏——這時，在那輛卡車上，一個青年農民爬上去，誰在用一隻鐵傳聲筒罩在嘴上喊什麼，這個青年農民奮勇高呼，他要求

參加自衛隊，他的理由，是他要保護他們已經得到的土地，他說他們從前沒有土地，他們從前是牛馬不如。這立刻吸引了全場注視。不知從那裏來的，敏捷而能幹的婦救會會員，忽然也爬到卡車上去，把一朵絲絹製的紅花掛在他的胸上。

這時我在台上，找到主席團裏一個瘦小的老工人，正在談話。他叫于雲祥，聽着兩隻笑眼，爲羣衆的快樂所激動。因爲我聽說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二兒子在保安隊上服役，昨天晚上，原來在密業作工的三兒子，又在他的鼓勵之下參加了自衛隊，他自己也到街職工會裏面去找工作。他對我說：『我不會作什麼……我送送信也是好的，……』

這天在會場上，我數着，三十六個青年爬到卡車上去，提出同樣要求。然後他們走到那遊行的行列裏面去，他們每條街的隊伍前面都繫了花轎，抬起毛主席的巨像，無數農民背着着從會上領來的種籽、農具，緊跟在花轎後面。

十分有意義的，是這個農民的遊行，不是到市區街上去，而是到他們分配了的土地上去。——現在是自己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自己的影子落在自己的土地上了，他們不停的看着，指手劃腳尋找自己那一塊土地。

這次浪頭區分配敵僞土地，是花了許多日夜的工夫的。事先由工、農、婦女、軍屬代表與街長共同組織了各街分配委員會，根據按照貧富需要的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測量，窺查，再提到羣衆會議上，大家來研究、討論、公平決定，決定以後，他們就帶了繩子到地上去丈量，丈量好就插上木標記。農民們普遍的分到二天地（一天十畝）或一天半地。這幾天，有上千人正在突擊一件工程，他們使用日本人準備建設大東港的水門汀水管，埋到地下

去，計劃從鴨綠江中吸水來灌溉他們自己的土地，這巨大工程已快完工了。

第二天下午，浪頭區的副區長許有貴，坐着一輛卡車到我這裏來了。他是一個面孔微紅，戴鴨嘴帽，穿工褲，一看就是個工人樣子的人，果然，他是『滿洲自動車會社』的技術工人，現在是副區長，他興奮的問我：『昨天的大會怎麼樣？……對，這是有史以來，對，……』然後他告訴我，這一個大翻身，在浪頭引起巨大變化，從昨天晚上晚一直到現在，他們區政府裏簡直絡繹不絕，直到現在還在報名志願參軍，有的帶着緊張的不誤春時的生產熱情，來商議：種子問題，商議：我那一塊地上種什麼好呢？現在農會正在組織大家討論，各街分配委員會轉為生產委員會，來領導這解放後第一年的大生產運動。

浪頭區在短短半年中，完全改變了面貌，他們組織了糧食、船運、漁業、烟草、電機等合作社四十幾處。合作社的資本，一部份是民主政府貸款，大部份卻是清算鬥爭中得來的款項，比如鬥爭偽滿漁業組合責任人，撥出七萬元，鬥爭三勝糧棧，又撥出款項就開辦了信用合作社，和電機合作社，這許多合作社中以瓦房店合作社辦得最好，三個月批發一次紅利，合作社的物品賣給社員，只收普通價的十分之六，他們還經常救濟一部分貧苦的人。這樣一來，浪頭區就一天比一天繁榮起來。

浪頭緊靠江邊，在區政府的房腳下，我看到鴨綠江巨浪，直拍到我站立的一棵樹下來，我看到江下的船隻，起伏於風浪中，那裏是一個理想的產漁的地方，現在春江水暖，已經誘發着漁人們的興趣了，聽說浪頭區今年有了自己的漁業合作社，今年比往年要作得有組織，有計劃，他們要求好的收穫。

第四章 『寶庫東邊道』

一、行經抗日聯軍作戰舊地

從安東往北走的第二天，到處是山，而且就是長白山脈的山。中午在牛毛塢村鎮休息以後，我們這輛福特卡車開始爬上大的山嶺。山上森林密布，如牛毛。山勢亦極險峻，巍峨，下午到了刊捨梁極峯，回頭一看：一片荒草、樹林給風吹得簫蕭作聲，這裏就是楊靖宇當初苦戰之地，路旁有一塊小小石碑之處就是他打死無數日人的地方。

同車有一位桓仁縣的參議員，他告訴我：

楊靖宇那時就在冰天雪地中作戰宿營，他極困難，糧食靠各地方秘密募捐而來，他的隊伍，！！是不穿軍衣的戰士，跟羣衆關係極好。在那樣苦的時歇，每到一村莊，臨行總讓老百姓去報告日人，以免全村受到連累；羣衆同他們也極好，秘密的把傷兵藏在家裏養傷，那時括大風下大雪的夜晚，老百姓睡不着覺，偷偷到山上去接他們，他們仍然拒絕了，他們在冷風中連一堆火也不能烤一烤，還要時刻奮戰。

不久以後，我從繳獲敵人的照片中找到一張，就是他，楊靖宇的頭。

楊靖宇是一個安徽人，從一九二五年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三二年春季，他到了險象

環生的東北，做地方工作。他曾經以「老張」的名子在哈爾濱秘密活動。後來，他被殺了，不，他是一九四〇年一次戰爭中，替了很少的人，在樺甸的山林中，被包圍了，最後槍彈打完了。很久以前他已是一個在戰爭中斷了一條腿的人，指揮行動必需由人背起火線，這時，一聲槍響，他是寧死不屈，英勇的犧牲了。關於他犧牲的地點，根據一份日人文件記載，是在「蒙江縣城南方三斤保安村部落南方五斤，四九〇高地附近。」（匪首殲滅一覽表），他的部隊在他犧牲後急駛而來，在蒙江山上血戰數日夜，殺死無數日人，使桓仁各地形勢十分緊張。無恥的日本人，從他的死屍上把他的頭割下，送到長春去。我搜集來的這張照片，照的就是這顆頭腦：長圓臉，濃眉，嘴微張，露出兩顆牙齒，鬍鬚如勁草，他的眼睛閉得沉默，堅決之至。那時，日本人懷着對這巨人的神祕的恐懼，割開了他的肚子，發現他的腸內一點糧食也沒有，有的只是草。那被迫從瀋陽來的中國醫生，感動得當場失聲痛哭起來。楊靖宇將軍在鴨綠江邊，以通化為中心的長白山區苦鬥數年，他的部隊，由磐石游擊隊擴展而為第一軍



楊靖宇將軍遺像

，而爲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是一支日本人最懼怕的部隊，一九三五年他曾經一氣攻克無數大城市，於是那地區人民暴風雨一樣起來殺敵人，正如日人文件中所寫：『通化省次長栗山茂二收到第九二〇號之野副部隊來電稱：「最近各地襲擊狀況頻繁，……工作的摧動，甚爲遺憾。」』八年之間，他轉戰在東海及朝鮮北部，他的名子在東北人心裏，不僅僅是一顆星，可以說是太陽。他普遍的把『東邊道』一帶農民組織起來，他們擁護他，每到一處無數人圍着他，鄉下老太婆，日日夜夜，虔心誠意給他上香祝福，每次作戰都有農民到戰場上送飯，抬傷兵，呼喊響應作戰。

他死後，一時鎮壓不着人民的憤恨，敵人到處逮捕，屠殺，入獄的人極多，如桓仁就殺死四個，帶到奉天槍決十個，徒刑五個，獄中囚死二十一個。告訴我這個材料的參議員，他自己就是被判徒刑的一個。當他談起這些往事時，他隨手指着山上從前楊靖宇露營之地，那完全是荒林苦地，使我感到抗日聯軍作戰之艱苦，在世界上恐怕再不會有超過的了。

二、朝鮮農家

在去通化途中看到許多朝鮮農村，——他們男人穿着白褲子，女子穿着白裙子和那前面向上鉤着的白鞋。農村裏蓋着草房，有牛欄，馬車，草堆。幾隻鵝懶散的搖着它那肥笨的身子。中午的空氣十分平靜。和這無數朝鮮農村相聯系的是滿滿一片川地裏的稻田。

在全通化區人口中：

中人 八七五・二四〇

鮮人 九六・四五六

這些朝鮮人經營全部通化區稻田。

至於北邊之延吉、和龍、琿春、汪清、安圖等地（即日人在一九三三年所設立之間島省）則爲：

中人 二〇一・八、二、

鮮人 六三四・五七〇

這佔絕對多數的朝鮮人，每年生產水稻四六・八一四噸。

日人所謂『寶庫東邊道』者，即隔一鴨綠江與朝鮮接壤之安東、通化、間島地區。在這地區許多爲了生活，從國家裏面被日人排斥出來的鮮人，中間也有不少！革命政治家，愛國主義者，在被追捕謀殺情況下，逾過山嶺大江而來。在這個富裕地區裏，他們仍然過着可憐的貧窮的生活，據日文材料統計：在這一帶鮮人中，一九三〇年左右二〇一家一〇三戶之中，即有百分之五十一・四農民受着嚴重的經濟壓迫。特別是亡國奴的悲慘，使他們永遠尋找機會作不屈鬥爭。最光彩的是在最危難的一九三二年春天，在磐石縣哈馬河子一帶，發生了大暴動，從這次暴動當中組織了反日游擊隊，它的領導者就是有名的朝鮮優秀革命家李紅光。這個磐石游擊隊就成爲抗日聯軍第一軍的前身。同樣在延吉、琿春一帶發動的東滿游擊隊，也是以朝鮮人爲主要骨幹，它就是抗日聯軍第二軍的前身。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由最初起，革命的朝鮮人在反日戰爭中就與中國革命者親密結合了。

楊靖宇將軍三三年由哈爾濱派到磐石游擊隊，就是協助李紅光工作，磐石游擊隊有了大

大發展，可是李紅光戰死在這一個冬季裏，楊靖宇就成爲部隊的指揮者。

在『東邊道』抗日戰爭中，許多朝鮮鄉村都組織了不脫離生產的反日自衛隊，婦女救國會，兒童救國會，人民政府，羣衆經常救助傷員，作交通聯絡，進行偵察種種工作，——於是日人仇視這一帶的人民，就一舉要把他們所有地區焚毀，人民殺光，把婦女逮捕起來，送到街頭上去投標拍賣，送到火坑裏去做妓女，因此許多人密切的跟隨了抗日聯軍進入長白山大森林去吃生菓、樹皮、草根。

有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團員，都是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兒童，約有七八十名，無論如何不願向日本人自首，不願被投標拍賣，就祕密的逃進了大森林，迷失在那森林的大海中。餓了採些野葡萄嫩芽或野菜充飢，最後大多數餓死在森林中了。這裏面有一個兒童團員，朝鮮人朴其松，後來被敵人捕捉去了，囚居在當地的監獄裏面，很久以後，他很巧妙的脫獄出來了。又經過無數次戰爭的鍛鍊，而後他成爲抗聯三路軍第六支隊的政治委員。可是不幸在一九四三年，北滿慶城，饑饉一帶激戰中，又被俘虜，——在北安城裏經過各種毒刑，他是至死不屈，最後在北安北崗，給一個僞警用戰刀把他砍死了，臨死他高唱雄壯的朝鮮革命歌。

另一位朝鮮英雄金日成，在抗日聯軍二軍幫助之下，組織了祖國光復軍，渡過鴨綠江，深入北朝鮮，作了無數次血戰，喚起朝鮮人民英勇的鬥爭。現在他在北朝鮮，他所到之處，羣衆都熱烈的高喊：『民族英雄金日成將軍萬歲！』

一條曲折澎湃的鴨綠江，日日夜夜的流。

它流去了多少朝鮮人的悲哀，眼淚，鮮血。終於這廣大的東北人民戰爭與朝鮮解放戰爭

結合，而發揮了他們共同的革命的光輝。

記得馮仲雲將軍說過一段話：他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在海龍一帶單身一人作秘密工作，要與當地游擊隊取得聯繫。一天他到菜市街去找關係。他穿着青布大褂，呢帽子到郵局去打聽，說信是經常由一個高麗醫生來取。他一看菜市街地方很小，日人甚多，怕那醫生是日人偵探，他不敢去。後來他在鄉村跑了好幾天，都是在朝鮮人家裏住、吃、探聽到那個朝鮮醫生確實有關係，回來找到他，住在店裏裝了三天病人，以後他同游擊隊取得聯絡，而深入山地中去了。周保中將軍說：『最使我難忘的是在抗日游擊戰爭中，朝鮮人起了先鋒作用，他們抗戰勇武堅決，他們與中國游擊隊員同患難共生死，確實表現了中韓兩民族在這次有意義的鬥爭中，是團結在一齊的。』

是的，如果研究了『東邊道』一帶朝鮮人活動，我們就能瞭解：他們——不是天津、北平、上海的朝鮮浪人，而是真正的朝鮮人，是革命的，他們不但同情中國的革命，而且認為朝鮮的解放必需參加中國東北對日抗戰，而後才能獲得。因此，我覺得在東北十四年苦鬥史中，他們顯然是有功勳的；同時，他們是勤勞的農民，是『東邊道』一帶稻產的主要勞動力，他們在共同反日鬥爭中得到勝利，解放，——今天，在通化各地，這些貧窮的入中國籍的朝鮮人，同樣分配了敵僞土地，得到民主政府公平合理的待遇，這是十分應該的。自然這些土地是屬於中國的，他們沒有權利把土地轉賣到第三國手裏去。我覺得這樣處理，在這一個人複雜的民族問題上是十分公正，實際而且恰當的。這也就是我沿途看見不少稻田裏，許多把白褲子捲到膝蓋上，在水泥之中高聲叱著耕牛的朝鮮農民在興奮工作的緣故。

三、通化

日本人把顯着鴨綠江的走廊叫作『寶庫東邊道』，這個寶庫的中心是通化市。

通化現在屬於吉林一個行政公署區，我到通化就住在公署樓上，主任是連柏生先生，他供給我很豐富的關於『東邊道』的知識。日人在通化市二道街區，曾設有東邊道開發株式會社，投資一億四千萬元來經營礦山，其中最大礦山，即爲通化省臨江縣內之大栗子鑛山，據日人調查，鐵質占礦石的百分之六十五，比較美國最大之富礦，即於斯裴里歐爾湖沿岸之大湖礦占百分之五一·五爲優越。另外通化市東南四十公里之五道溝鐵山，品質爲百分之五五，鐵內含有錳百分之五·二，尤爲世界上很稀罕的礦山。另外如鐵嶺子煤山，五道江煤山，石人沟煤田，烟筒沟煤山還有金，銀，銅，水鉛，雲母，直綿，石灰石，一切礦藏都羈積在這山脈里，而山上之森林，在長白山麓，又成爲一片林海，所以在『寶庫東邊道』口號下，日人擬定了龐大的計劃，準備將撫順，本溪各地礦山機器，全部集中於此，通化市開闢像瀋陽，可容二百萬人口，我看是因爲地勢極險，物產又豐富，將作爲法西斯最後依據之老巢，準備最後將日本天皇及『滿洲國』皇帝都移來此山叢中，且已爲溥儀建築了宮殿。此次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溥儀就是在撫松一帶糾捕的。

在這裏，可以作爲一段插曲的，是我在通化看到溥儀的妻子，她是在溥儀那座宮殿裏被民主聯軍俘虜的，她原來是長春一個中學校裏的學生，被選作妃子，她自稱是『二皇娘』，當我問詢她：『你什麼時候被俘？』她却可笑的閉了一下眼睛說：『我是×月×日接見八路

軍的。……這個奇怪的女人，帶着倒退一百年的氣味，彷彿是從墳墓裏掘出的人，真使人覺得可笑；不過這個『皇娘』她却有一個有趣的希望，她說她可以和薄儀去生產，做一個勞動者，——這是多麼渺茫的夢呀！

說到生產問題，連柏生主任很感興趣，他說：

『政府正以二千四百萬春耕貸款送入農村，分得土地而無種籽的貧農，向富戶借種籽，秋收後還糧，同時所有機關部隊抽出四百匹牲口，分配到牲畜少的地方去幫助春耕，目前煤礦有生產過剩的現象（受戰爭後交通影響），一部分工人和家屬分得礦山周圍三萬九千畝土地，工廠供給他們農具，如果不是戰爭意外的話，每畝地增產五斤，則可以增產二千萬斤糧食，過去總產額為六萬萬斤』。

通化，還有一種特產，是人參，在山坡上有一片片植參者，但據說這種人工培植者不如長白山中之野參，一九四四年，曾計劃生產四十萬斤。養參者在山坡陽光適宜地點，培土成畦，蓋以葦簾；遠看如一排排小的花舍，人工耗費甚大，但代價往往很高，至於野人參，在鴨綠江邊長白山大森林中採掘，流傳着許多類似神話的故事。因為那確實是一種危險甚多的工作，有如獵戶。

現在，通化市已具有一個大城市之規模，如街路，廣場之設計，洋房建築沿山一帶已密布一片，但大街上處處也還露出荒地。夜晚，中心廣場上，電燈極明亮，一面是廣播公司，一面是銀行。我到一個新開設的合作社裏去，他們玻璃櫃中，陳設多是日用百貨，但也經營運輸業，他們告訴我：通化產稻，可供應安東，然後他們從安東換來日用品，布匹。

這裏有一家「通化日報」出版，還有民主聯軍的軍政大學，炮兵學校以及後方勤務機關也在這裏，因此很引起反動派的注意，今年二月三日就曾經發動了驚人的通化暴動，現在通化市民則完全的獲得了和平。我趁着夜晚去訪問軍政大學副校長何長工，他是共產黨中井崗山時代的老幹部，他的特點是爽直、明朗，他答應我可以搭他的專車直赴長春，——因為在途中我已收到民主聯軍進入長春的震撼世界的消息了，因此我當時最大希望是立刻趕到長春，這個東北新聞的中心點去。軍政大學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幹部學校，在安東，——以及後來在長春、哈爾濱、北安、齊齊哈爾都看到有它的分校，性質如同抗戰初期在延安設立的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是林彪將軍，政治委員是彭真將軍。這夜晚從何副校長寓所出來，在街上一家賣生魚鮮菜的樓房附近，一幢沒有燈光的房屋門前，看到許多人，原來是許多市民在看電影。另外一處大樓燈光通明，樓上人影幢幢，同行人指告那是楊靖宇支隊的司令部。

四、楊靖宇支隊

楊靖宇將軍在十四年血戰中留下種籽。

這支久經鍛鍊的部隊，在「八一五」以後，舉起楊靖宇支隊的大旗，得到了新的發展，又解放了整個通化（指原「滿洲國」通化省，現為吉林一專區），幫助了一百萬人民的翻身。

通化初告解放的時候，各地漢奸偽警到處搶掠，僅僅輯安一縣，就搶了一百多萬元，唬得老百姓路也不敢走，生命時刻刻感到危險。這時候，楊靖宇的老戰士四十幾個人進了通

化城，立刻組織了煤礦裏二百多礦工起義，建立下以後支隊的基礎。——可是這個時候，一千多偽匪就在通化城外四五十里一帶出沒，市內也還有偽警，護路隊，和外面勾結，供給彈藥，特別是把這支剛成立的小小的人民軍隊的行動報告出去，並且暗暗派遣一部分壞份子混入人民軍隊里來，組織譁變，破壞紀律，好引起人民來懷疑這支部隊，……種種暗礁和危機時刻能在且夕之間，使這部隊崩解。不過，楊靖宇的戰士不是平凡的人，他們把敵偽狼食從倉庫里搬給窮人，把勞作服發給鐵廠子沒衣穿的工人，這樣他們的根深深扎入到這許多工人貧民中間去了，他們很快就擴大了。於是他們一面和偽軍土匪作戰，一面源源不斷得到羣衆的補充，他們不但通過了危難，而且從危難之中得到了鍛鍊，強大。

最初一次在葦家河！——由於市內偽警告密，給鐵廠子工人發衣服的回路上被土匪打了埋伏，——於是楊靖宇支隊一方面打了葦家河，同時發動了市內二百個工人接替了市內二百多偽警的武裝；繳了二百多匪的鐵路偽警的鎗，把內部奸細拉到羣衆面前擊斃了。

十一月十五日，是最危險的一天，天未黎明，有八百多土匪來攻擊通化，可是這個時候市內大部分部隊出發剿匪去了，只剩下三個半警衛連，發覺的時候土匪已竟佔據南西北三面高地，全市落在危險的網裏了。

可是楊靖宇支隊主力連死守陣地，——這個連里很多都是跟過楊靖宇將軍作戰的，……市民來到火線上搶救掛彩的人，這市內的緊密槍聲，把到二道江去的兩個連驚回來了，這樣打到下午五點鐘，把土匪最後的擊潰了。緊隨着，他們攻下頭道灣子，三天後又擊潰集結臨江準備再一次進攻通化的土匪，十二月二日打下輯安，五日打下臨江，十五日打下撫松，一

月初佔領長白，——特別是二月廿九日他們未費一槍一彈進入了自己的老地區蒙江。因爲那裏的土匪沒有抵抗，而且投降了。這樣，他們就把整個通化地區解放了。

楊靖宇支隊不會污辱他們那英雄的命名的。現在，這個支隊的司令，位樹德將軍就是抗日聯軍一路軍的老領導人，同時他還是安東省的參議員。——通化人民都歡迎這支部隊，因爲他們看到他們，就記起那個死後腹中只有草根的英雄。

五、一個陰謀家的供詞

通化暴動，——典型的暴露了國內反動派在東北勾結日僞的陰謀。那次暴動得迅速的給民主聯軍所撲滅，但至今，在我所住的行政公署樓下石壁上，還留着疊疊彈痕的跡印。我在通化日報上得到一份直接主謀者孫耕曉的供詞：

『我名孫耕曉，原名孫際虞，原住安東寬甸縣，現住通化縣中昌區。善陽街十三所十四班。四十七歲，曾在東北大學理科畢業。僞滿時代，充任修江中學教務主任，通化省協和支會宣傳部長，康德七年（即民國廿九年）任通化省立地方職員訓練所所長，康德十年（即民國卅二年）任王道書院教務主任及院長等職，自日本投降後，我即被國民黨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委爲通化縣書記長，兼暫編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叫我組織暴動，反共反蘇。』

去年十一月底。李復從瀋陽派遣日本特務近藤攜款十萬元，給我作活動費，並允在事成後再給一千萬作爲收買日人的專款，組織國民黨與日本人的中日聯合政府。

我在進行策動時，即與以田友軍事部長爲首的僞滿日本人密切結合，決定在二月三日四時，舉行暴動，將通化共產黨，民主政府，自衛軍全部消滅，成功後即成立中自聯合政府。此次計劃裏應外合，城內有暗藏之李營長以下數十人，縣大隊林隊長以下二十人，市政府李洪漢以下十五人，專署李志義以下十餘人，公安局董志祥以下十餘人，而以通化之三千餘日本人爲主力。外部有溫德濤之數百人，三區小南盈部隊一部份，林子頭武裝三千餘人及三原浩一千五百人作爲外合。

以上這些配置皆由我和田友在事前共同決定（記者按：田友即日這一二九師團參謀長藤田之化名），已領發數十道命令和指示。決定在今夜四點鐘，以電燈閃滅兩次爲信號，開始暴動，口令是巴河川。命令中山隊警衛連等以主力佔領師道區學校北側高地，命令日人主力襲擊公安局後佔領電報局，命令日人豐同縣長率領隊伍佔領玉皇山陣地，日人佐藤隊長率領隊伍襲擊專員公署，命令日人小林隊長襲擊市政府，法院及工兵科，並與內應份子取得聯絡，令嶺田隊長襲擊通北支隊司令部及無線電台，並佔領北側高地，令日人柴田隊長率領隊伍消滅所在地區駐軍，同時佔領該高地，當已佔領陣地時，以懸掛國民黨旗爲標幟，我並命令國民黨地方黨員與直接作戰部隊一致行動。」

當審訊人問其指揮所及主要首領爲誰？

孫耕曉答以「姜際隆、劉靖宇、田友三人的家爲三個指揮部。主要領導人有我，姜際隆、劉靖宇及日人田友、監部、耽川、三好、住藤等數十人，所有經費均由李光忱供給，我們完全按照他們的計劃和指示行動，過去曾兩次準備暴動，第一次是在一月十七日，第二次是

在一月廿七日，都因爲事先被你們發覺未能動作。這一次因爲省黨部李光忱嚴令必須堅決行動，同時計劃周密，布置妥當，想不到又被你們發覺了。」

自然這已是歷史事件了，但對於研究目前東北形勢者，還可作有價值的參考。

第五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一、公主嶺的黎明

到了吉林，在夜光之下，看了一眼白色的淞花江。我和民主聯軍司令部經過電話聯系後，得到允許，我就又搭車急轉長春，——於是在民主聯軍解放長春的一週後，我也進入長春。次日落了一天雨，因為四平激戰，我即刻到前方去。車在深夜開出，最前一站是公主嶺，到時還未黎明。日本軍用皮大衣能够保持身上溫暖，但是臉上很冷，一陣陣潮濕的風把我軍帽的帽簷打在額頭上。雨已停。從車站望出去，一條灑青馬路，濕得映出兩串整齊的路燈之光。我帶着困倦走進站台一間調車室的小房子。

小房里燈光很亮，火爐甚暖，幾個工人坐在長凳上工作。我把靠背椅拉近火爐，想休息一下。

無意中從桌上，看到一冊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抓過來翻了翻。這時我感到舒適，溫暖，——只有旅人才感覺得到的一瞬之間的舒適，溫暖。突然間，我雖未抬頭，却覺得有一個人匆匆走入，與站上工作人員交談車皮事情。可是他一下抓着我的肩膀。我斗然立起，原來是一個東北大漢，他的手巨大而有力，原來是蔣澤民，蔣為我在重慶的朋友，那時知他

是抗日聯軍老戰士，常督促他爲『新華副刊』寫稿，誰也沒想到會在這公主嶺站台這間小屋裏相遇。談起來，不禁使我肅然起敬，原來這次他不但隨周保中將軍進入長春，而且長春中心廣場最後解決戰鬥，正是由於他駕駛一輛坦克車，撞開僞軍佔據的鐵門，朝裏放射幾砲，使『鐵石部隊』一下七千人繳了械，從此他的坦克開到那裏，那裏的殘餘部隊就跪下繳槍了。他竟是這樣一個英雄，——一個出色的坦克車手。他現在是周保中將軍的戰車隊長，這次到公主嶺來是搜集坦克零件，因爲在公主嶺曾經有一處修理戰車的工廠。

這時外面一片雨後黎明，空中泛着淡青的透明顏色。

回想自『八一五』以來，此九個月時間，東北人民爲了解放、民主之鬥爭，誠爲一極巨大而艱難之工程。時間如流水，一切在作着重大的歷史考驗，——但其中最大悲劇，是瀋陽，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各被政府『接收』城市，又一度遭受『鐵石部隊』之兇殘的遭擾。姜逆騰飛的『鐵石部隊』原是日人從僞滿各部隊中選拔精銳而成的，在『滿洲國』時，他們以殘忍屠殺被日人贊賞，可是東北人民提起他們沒一個不咬牙痛恨；誰想得到現在他們竟又因屠殺人民，而得到中國法西斯的獎勵了。站在這公主嶺黎明中，——前面一百餘華里就是火線，縱觀今日東北局勢：——民主聯軍從農村進入城市，從長春開始，繼之以哈爾濱，齊齊哈爾，都從黑暗轉入光明，這是人民的大勝利，大發展，——表示了人民的意志，也表示了人民的力量。不過從反動者眼中看來，是一種大失敗，而且那些好戰的『英雄』們會覺得這太『丟面子』，因此可以預料，爲了完成他們在東北樹立獨裁統治，必將從軍事上有新的佈置，打內戰，打東北人民，而愈是如此，他們將愈失盡東北人心。

公主嶺目前前線供應站。

在那間日本式樓房上，電話鈴總是不斷的響。遇前線下來的幹部二人，據說前方情況很好。敵方最懼怕者為民主聯軍之勇敢與機動的突然襲擊。——我略略巡視了一下這擁有六萬人口的城市，下午一點鐘，就坐在一輛美國十輪卡車司機座位上，據司機告訴我：這一輛車得自秀水河子戰役中，玻璃窗上有一處彈痕，震得玻璃上遍布細碎冰紋。前進了，四輛同樣的車進入科爾沁旗平原上的春風中。

二、激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日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鬥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里。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鐘廿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在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一塊石碣上寫『停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南，同時也從西北面的一部分，同時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匍匐在他們低矮的地堡里頭，震聾耳朵，執行任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體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慎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



前線鋼骨水泥地堡中之戰士

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里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閒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線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瞄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是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情感。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

一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

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想知道，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羣從四平來的担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炮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到我覺得他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二、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鏗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要求和平，想送給滯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兄弟，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稱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炮火排山倒海響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直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炮聲，大家就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

，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每天他們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擠擠的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齊，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掘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絲。四平到今天爲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廿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卅二人，房十四間。

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廿六人，毀房一百

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十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錢。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鷄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這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我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保姆。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建築給他，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卅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難者發高糧，給砲火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圓，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幹部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炮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又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四、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

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一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當兵的嗎？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潁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興奮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體紛紛降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爲



穿着美國服的新軍俘虜

世界上沒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兇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祕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線上悄悄聽着出自對方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煙、路費。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二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擔架抬到舖滿稻草的屋內，上藥、喂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衊在事實的真理面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為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砲火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四平街不止爲了東北，也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在遺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五、訪問林彪總司令

砲火整夜震響着大地，四月三日，却有一個十分晴明的早晨，我在一處村莊的邊緣的庭



林 彪 總 司 令

院裏，找到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的住處。

我進入土牆裏，一排玻璃窗的房屋，他正站在近門之處，等候會見我。林彪將軍是湖北人，四十歲，身材適中，穿着黃色普通軍服，粗布鞋子，軍帽戴得很端正，臉上的濃眉和眼光，給人以沉默，文靜的印象，但他是微笑着。

林彪將軍坐下去，吸着紙煙就說起來：

「反動派沒有放棄進攻的企圖，他們在這裏使用了他們最精銳的新一軍，可是他們在四平街以南，就開始受到消滅和挫折，這很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能打防禦戰的，現在，在前線彼此工事對峙，距離五〇米遠，講話都聽得見，我想他們還可能採取飛機、大砲、坦克集中發動新攻勢，不過我們守城部隊在十五天激戰中鍛鍊出來了。他們希望敵人進攻，覺得這樣可以殺傷他們，……」

事實是如此。那些為新一軍宣傳吹噓的人，現在應該開始感到恥辱了，當他們到東北來進行反民主、和平的內戰的時候，碰到了硬釘子，——他們曾經限令四月二日佔領四平街，計

劉從昌圍到四平只需兩天急進，而在四月五日打到長春，實際這條從昌圍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路已經走了一個月了，還沒走完。現在四平是一個所有玻璃都震碎的城，在那裏密集的炮轟使人耳聾，北面一塊二十米高地的爭奪，屍體掩蓋了春草，十五日當中，他們進攻數十次，衝鋒一百次以上。但那裏的保衛者屹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中間新一軍傷亡及被俘者三〇〇〇人，現在還是如四平街老百姓所說『看得見，進不來。』這話十分真實。無論在秀水河子，在大窪，在本溪，無數次優秀的殲滅戰，在軍事上講是十分成功的。我除了對於指揮者林彪將軍的信心之外，我還希望知道其他致勝的原因。

他說：『我們的士氣很高，攻擊精神很好，能夠給反動派以殺傷，敵人的銳氣在疲憊中消耗了，他們懼怕我們的夜襲，拚刺刀和迂迴。』

總括說，我想是勇敢及突然出現，困擾了他們。

我到前線來接觸了許多戰士、幹部和指揮官，我時刻意識到，我是在最光榮的部隊中間。就是這一刹那，我望着對面，聲調平隱而剛果的將軍我記起，——在八年前民族危難的關頭上，是他指揮了威脅敵人的平型關大戰，現在，當中國民主與和平又遇到難關的時候，又他立立在問題的關鍵上；我愈往前線走近，我愈了解一個真理，當有人來破壞民主與和平，人民用企求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必需是一種力量阻止這種破壞，打擊這種破壞，最後粉碎這種破壞。

在前方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王雲田是一個新戰士，這次保衛四平街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在地堡中說：『我下了決心，死也要死在堡壘裏。』對方衝鋒來了，班長下令反衝鋒，他

跳出地堡，當先衝到離對方五〇米處，在火力網下掛了重花，他對同志說：『我不能動了，趕快把我的槍拿去，給我留下一個手榴彈就行。』敵人上來，他寧死不屈，轟然一聲同歸於盡。這一個新兵，於是就成了一個英雄的號召，由一個人擴大到全體，成爲反動派畏懼的力量。

林彪將軍歡喜到火線上去，但是他知道一切戰爭決定於平常的準備，不在當時一時。他到火線上去，是不大開口的，他也不願催促火線上的指揮者，他多半是看着，常常從口袋裏掏出小本子記些什麼，每次戰鬥，他都去總結經驗。在不久以前，興隆嶺作戰，原在山崗上，部隊衝下去的時候，他也越過山坡上的死屍、傷兵，跟了下去。

在東北若干次戰爭中，由於他的總結經驗，他針對着敵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的條件，他在戰術上有了新的發明，這就是一班分爲三組的『三三制』戰術，和『一點兩面』戰術，只要你到部隊裏去，你會看到他們對這發明是多麼熱誠、信仰，他們在練習寫文章在油印報紙上討論，因爲在實地作戰中，這優越的戰術，使他們減少了損失，同時抓住敵方最大弱點，勇猛的集中一點，再從後面迂迴，來完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有力的殲滅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軍事家，最好的領導與指揮。

當我在林彪將軍院裏兩小時之後，我發現這裏不是一個浩大，龐雜，擁有無數呼喚，吶喊或森嚴的總司令部，這里是一個簡樸，明確，但有最高實際效率的總司令部。

林彪將軍的特點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後圍繞着它，去做極深刻細緻的思考，然後拿到實際中去。他是一個馬列主義書籍的熱狂的讀者，在他初入東北不久以後，在前線上，他

有幾天，把『整風文獻』拿出來讀，看，仔細鑽研，特別是毛主席的『農村調查』，而後他下決心，對東北農村作調查，就在秀水河子戰後，軍務十分繁忙，可是他投身邊唯一的秘書和三科科長，派到農村裏去做調查，他詳細告訴他們，要弄清解決什麼問題——土地問題，要組織農民，在他們鬥爭當中來搜集材料；了解東北的農民問題。他從錦州到法庫，都在研究東北農村關係，當部隊休息下來的時候，他發動大家去做羣衆工作，——聯結着羣衆，成爲他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常常因爲別人給他找一個漂亮的司令部住而不高興，他這樣久以來在農村裏住着草房，他要求的條件：第一、有地方掛地圖，第二、有老百姓，第三、如果是冬天的話，他希望熱炕。在戰爭前線上，他時常跟他的警衛員、秘書擠在一張炕上，他和大家一齊點着燈捉虱子。他身體是不頂健康的，但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他的營養品是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一顆顆吃着炒熟的黃豆而已。

在他屋中牆頭上，除了幾張像片，就是地圖。

就在這地圖上所繪下的東北廣大地區上，半年來人民的覺醒與反民主的陰謀，交織起兩條複雜而紛爭的鬥爭的局面，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人民的不是親密的聯結着人民，而又爲了人民，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人民的東北，是經不住反動派的狂風暴雨的。半年以內，林彪將軍走過錦州、瀋陽、新民、彰武、法庫、撫順和四平街附近一帶的大平原，在軍事上可以大致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那時反動派帶着狂妄的銳氣而來，人民剛從十四年長期壓迫下解放，後方敵僞殘餘擾亂，在這時，在肅清敵僞殘餘土匪中，加強與擴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根據地；後一時期，人民喘過了一口氣，反動派沒得到什麼結果，士氣向下低落，但更

進一步向東北進攻，人民組織起來，展開了保衛民主、和平的自衛戰爭，自從秀水河子一戰，打擊了國民黨的士氣。在民主聯軍建立了吉黑、吉遼、遼東、熱遼四個軍區，軍區司令是高崗，周保中，呂正操，蕭華。大部敵偽殘餘，土匪被肅清，又在自衛戰爭中，使反動派受到斃傷一萬五千人，俘虜七千人，美國長短槍五〇〇枝，輕機槍五一〇枝，重機槍九六枝，六〇式砲四五〇門，衝鋒機六〇〇挺，火箭炮、戰防炮、鋼炮、山炮、追擊炮六〇門，彈藥二百萬發，美國汽車一百餘輛之損失，而且軍事上的優勢，愈下去愈會上升。

『和平是確定的前途。』在陽光照到的桌邊，林彪將軍，用高亢興奮的聲音，確定的說：『但必需使這些反動派不能再進攻，人民可以確信，可以有把握使他們不能把戰爭發展下去。現在我們主張停戰，就是美國朋友和民主人士聽說都有如此主張，我們是歡迎的。但是要認識，反動派只要能打，他一定要打下去，不過他在人民面前將會不斷失敗，想來東北實行獨裁專制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鬥爭繼續下去，對於人民是愈有利的。愈下去，羣衆就會愈發動起來，這是根本問題，部隊如果離開羣衆就失去了靈魂，一結合起來情緒就會上長。反動派恰恰是相反的。一達到羣衆這一個問題上，軍隊會生很大變化的。』

當我訪問林彪將軍之後，在前方的最後一天，我得到消息，一個黎明，從新一軍陣地上，有兩個士兵倒揸了槍往這面走來……

第六章 長春雜記

一、『滿洲國』的華爾街

我在長春美麗的柳條路，一間紅色樓房中住過十天。——據說那是一個納粹科學家的住處，牆壁上有畫了一條魚的油畫。隔不遠就是黑色的巨大的滿炭大樓，從那兒拐出來，就是二十里長的『大同』大街，我相信這是中國一條最寬最長的街，夾着四排樹木，連行人道在內平列伸展着五股道路，還在城市中心，展開一個廣場，可容納十萬人集會遊行，現在矗立一座花崗石的紅軍紀念碑。不過，最突出在長春景色中的；第一是那深灰色的關東軍司令部，第二是那無數的株式會社，第三是日人神社。我可以斷定——日本人從一塊荒地上建築起一個都市，它取名叫『滿洲國』的『新京』，實際八十萬人口中由二十七萬日本人所主宰。

如果說在那宮殿式深灰色司令部裏，

從大島，南次郎到梅津，幹着屠殺的罪行，是東北統治者，他們保衛的卻正是那些種類繁多的株式會社。

這些會社是法西斯財閥伸來攫取的手（東北從農村到城市在它之下呻吟、受苦），其中最古老的當推『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開始在明治三十九年，至今已三十餘年，規模極大，投資額為十四億元。其他如『滿炭』（一億元）『滿電』（三億二千萬元）『滿洲重

工業』（六億七千一百萬元）『滿洲飛行』（一億元）……根據我手邊材料統計，主要會社，計有七十八家，遍布全滿，保險、交通、燃料、電氣、礦產、機械，化學工業、農事、配給、弘報、土地、房產等各業，投資額為五十九億三千餘萬元。從『大同』路原『滿洲國通信社』（即中央社所在地，當時為新華社東北總分社所在地，負責者為吳文燾兄，呂德潤兄『三看長春』中所云我似是社長實係誤傳，因為我只爲了上火車方便，離長前夕會從柳條路在那裏借宿一宵而已）巨大玻璃窗上望出去，——一排排巨大建築所構成的大街，燈光閃爍，使人聯想起紐約的華爾街，（它控制全美國經濟生命）正是這些會社控制了整個東北一切經濟命脈。

『滿洲國』曾經提出兩次產業開發五年計劃。進行經濟建樹。拋開它那些堂皇措詞，實際情況是——最初是以東北爲日本之過剩物品遊資及失業者的銷場，這時開始設立各種會社，強調其移民開拓政策；三七年戰爭爆發後，則以東北爲日本之糧食及軍需倉庫，乃施行物資貿易的嚴格管治；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就更加緊榨取物力，勞力，以供應日本戰爭之消耗，於是生產『出荷』，強制勞工，增稅，強迫儲蓄，嚴格取締貿易，一切都是組合配給，——這就是經濟侵略一步步的發展，深入，這種榨取的血債：

在農業方面每年約一八五四〇〇〇公噸；

牧畜方面每年約毛皮一一九〇〇張，肉量爲一七九〇〇〇公噸；

森林方面每年約五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

工業方面每年約六二八五〇〇〇元。

從貿易上來看，對日輸出與輸入，比如三十二年度，『滿洲國』總輸出額九〇三（單位為百萬元）中輸日本佔六九八；另一方面在輸入額一〇九一之中日人輸入竟佔七〇八。

從長春來概括日人經濟侵略罪行之後，可以想見；從前出入這些豪華會社之門的人物，是如何趾高氣揚。他們在貧窮不堪廣大農村的枯槁上繁榮了一個長春，這就是『滿洲國』，同時從一個中樞伸展到各省，日人把東北分成二十省，是爲了便於統治；在這二十省中省長爲中國人，副的都是日本人，實際決定問題的都是副省長，最高的國務院，則操縱於一個總務長官，叫做武郎六藏的日人；從經濟到政體，『滿洲國』完成了一個十分嚴密的殖民地統治之典型。

我肯定的說：長春不可愛，長春讓我想起的不是這個，——雖然我到長春天還冷，穿皮衣，而從前線回來，滿街柳色已那樣濃了。

二、觀光

幾個月中間，長春經過幾度變化。我來時一場風暴剛剛廓清沉重密霧。我曾在一裝有電梯設備之巨廈內，訪問民主市長劉居英氏，——他是一個年青英俊的長春人，他在這十四年裏積極爲抗戰而受過苦，現在他安詳的坐在沙發上，但他由於忙碌，只有十分鐘的時間給我。

我想問他一個問題：『他怎樣管理城市的？』

因爲經過四日四夜巷戰之後，如何在第三天上，一個八十萬人口的城市就恢復了正常的

社會生活了，這是一個奇蹟。國民黨的寵兒姜鵬飛，有計劃的破壞了：電力、用水、糧食、燃料，沒有這些，城市就不能成其為城市，特別是電力，它聯系着燈、工廠機器、碾米、自來水、升降機、家庭電爐。劉居英市長開始工作，不是在他的辦公室裏，而是親自率領工作人員，動員市內所有技術工人，日日夜夜的在裝修，因此一個電氣化的都市恢復了，活了。市外，同吉林，公主嶺，哈爾濱的火車也立刻通車，這樣就使長春的市場照常繁榮起來。

管理城市工作的另一面，也是最基本的一面，是愛護市民，給市民以從來未有之自由與民主。讓他們自己起來：東榮區首先在二萬人羣衆大會上選舉了區長；吉林區清算鬥爭配給店，當年橫眉怒目的配給店主，被人民戰勝了，酒里摻水，油摻米湯，米摻沙，今天都得到賠償；吉野、大和各區把敵偽房產分給了貧民，這樣這城市的居民就突然獲得新的生命，就活潑，就站起，成爲建設城市工作的不可戰勝的有生力量，它一切的泉源，一切的基础。

長春的市政工作，就是住在亞洲飯店裏的國民黨吉林省代理主席王齊華（他和趙君邁、陳家楨住在這飯店裏）也說：

『共產黨有辦法，出乎意料之外，市政恢復如此之快！』

我會遍遊長春各街市觀光，也會驅車去看溥儀宮室，叫做宮內府的地方，是一處表面富麗堂皇，而實際很簡陋的，遠遜於關東軍司令部，各株式會社的大廈，——在有巨大鑲彩色玻璃窗的帝室裏，現在住的是工人大學。這裏一個喜劇式的對歷史的諷刺，我深讀此神祕宮殿殿理之得當，在從前傀儡殿堂中，今天踞坐着自然坦率的貧苦工人。據工人大學王副校長談：校長爲中國老職工運動領袖陳郁氏，學校開始成立在瀋陽，後來遺移至撫順，又經梅河

口，現移此，一部分學生已到部隊中去組織了一個工人旅；目前大部學生都分布長春各工廠裏幫助發動清算鬥爭工作。我遍走這空曠的大廈各地，想尋覓一點足資紀念之遺物，却是毫無所獲。

距我住處十里之洪熙街，是「滿洲映畫協會」場址，我會兩次乘馬車去參觀，因為它是佔亞洲第一位的電影製片廠。

這個會社是由日本特務機關所設立的，——主持者甘粕正彥，親自住樓上一華貴巨室內經營廠務。當「八一五」解放後，甘粕正彥就用手槍自殺死在室內，——現在我在這室內，與袁牧之、舒羣、田方諸兄同進午餐。電影廠連宿舍在內，約佔地四五里；可同時進行拍攝幾部影片，其中主要設備，多訂購自美國荷來塢。它有一密布全東北的放演系統，計有影院一百二十餘處，還有巡迴映演隊。廠內製片分爲：娛民映畫，啓民映畫，時事映畫三種，總的目的就是從電影方面宣傳日人王道思想，進行奴化教育。在「滿洲國」時期大初風頭之演員，如李香蘭、李明等早已逃匿無蹤了。我被招待在小小的舒適的試映場裏，看了兩部寶貴的影片：一部是有歷史意義的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另一部則爲不久以前製成之李兆麟將軍之死，看到李兆麟將軍被暗殺慘狀及人民視棺痛哭情形，不禁暗中流下熱淚來。從「滿映」（現名東北電影公司，經理爲袁牧之兄，——十餘日後，在哈爾濱會又晤牧之，他們已從長春移至北滿了）回來，一片下午斜陽，經過國務院及各部，多爲紅色或綠色之宮殿式建築，不過門前青草萋萋，從前的車輪入跡，掩沒完了。

二、「鐵石部隊」黑幕

長春被民主聯軍解放的激戰，主要在於消滅——鐵石部隊。因為這支部隊，是在日寇關東軍鐵心少將率領之下，最殘暴的屠殺部隊，所以被叫作「鐵石部隊」，它曾在華北與八路軍作戰十幾次。今年一月間，却由美國飛機空運回長春，改個名字稱為東北保安部隊。下面就是一份國民黨「接收」「防衛」長春集團的履歷：

第一總隊長兼長春防衛司令陳家楨，是偽滿時團長。

第二總隊長兼長春防衛副司令劉德溥，是在偽滿作過十幾年偽官的。

總隊副吳耀中，偽滿十餘年的軍官。

參謀長王正國，曾任偽滿上校軍官，軍事部兵事課長。

吉林警察總隊長劉閣臣，是偽滿團長，治安部情報課長，華北偽治安總署情報科長。

這就是堂堂國民政府的「接收」陣容，他們的「接收」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他們想幹的是什麼？從這張名單上，大家去深思深想吧！

如果東北人已失去仇恨心，他們會歡悅這些面孔這些人物，——但是如果事實真的如此，東北人早就會更就歡悅了「小鼻子」（東北人稱日人）那些面孔和人物了。一種沒落階層，政權，其沒落，下流的本質在此已暴露無遺了。問題在東北人沒失去仇恨心，而且他仇得很深，仇得很深，——在四日四夜的激戰中曾經發生了這樣事，周保中將軍部隊在東榮區（貧民區）每進入一條街，一條街百姓便全部開門；一個馬車夫在大同廣場旁坐在馬車上頭，

看民主聯軍打仗，拍手喝采；等到「鐵石部隊」被殲滅後，他們又多麼高興忙碌着去參加恢復建設工作，……這些都可以提出「爲什麼」？來問一問吧。

在俘虜營裏，一個當過廿三年兵的團副高啓元說：

「我是河南人，老粗出身，民國十二年就在河南當兵了。直奉戰爭，我們在山海關吃了敗仗，就被俘到東北來了，「九一八」事變時，旅長向日本投降了，我又編到偽滿軍混成四旅中，康德十一年才由佳木斯出發到關裏唐山古次附近討伐「匪軍」（冀熱區八路軍），改編稱「鐵石部隊」。「八一五」後，東北行營派高級參謀接收了該部，去年十二月從北平坐飛機到長春，這次被俘，我將過第四種部隊生活了」。

「四種不同部隊的感覺如何」？

「要是論隊伍任務，性質，可以說只能分三種：民國時當兵，官兒爲了爭地盤，當兵的就不知道爲的啥？偽滿時隊伍在關外關裏到處就是「剿匪」，變了中央軍還是打「匪軍」！

這個人物閱歷甚深——他是混亂中國的特產人物，他浮遊於波瀾之中，而練出他特有之見的。

現在讓我再講一個故事，也許已竟是一個多餘的故事：

最後解決戰鬥，在市中心區繳械俘虜中，有一個叫藤井義正的日本人，他三十七歲，日本山口縣都濃郡富田町政所人。他是保安司令長官部一個「特殊部隊司令部」的幹事。今年四月在長春經過一個叫上野的日本人介紹加入，還在太陽旅館聽正野講話。原來這個「特殊

部隊」長嵯林，隊附是三個日本人：上野，佐古，上島，他有三個連日兵。藤井義正受着司令部李、關兩參謀之指揮，……他們在長春戰役中，担任主要角色，他們使用重機槍向民主聯軍掃射，一直到最後一天，……激烈的正義戰爭風暴一樣掃過去，這個黑幕性質的故事揭露出來了，我希望不要僅僅把它當作「接收」的黑幕故事看，它是歷史注定的悲劇；叛逆者的卑劣，民族的恥辱！

四、與周保中將軍夜談

我第一次看到周保中將軍，是一個夜晚，他在長春原「關東軍司令部」那深灰色的瓦廈裏。他正在他一間不怎樣寬大的辦公室的桌前，一隻轉椅上打電話。他剛把左邊的電話聽筒放下，很快的轉過身子，用那愉快微笑的眼睛望着我，談了兩句話，他右邊的電話鈴又響了。我從側面觀察他，他有一張長圓面孔，有麻子，寬厚的嘴，顯得機警而又沉穩，他還有堅實而精力豐沛的身體，他穿着黃色軍服，把褲腿塞在黑的長筒皮靴裏。深夜，他的辦公室中緊張、嚴肅。

當時曾經有這樣一種想法，掠過腦經：

——他現在怎樣想呢？他會愉快吧！十四年冰天雪地，現在他坐在他的敵人以前的司令部裏面，……

自然，這是我的一種好奇，一種快感。而他呢？他在東北解放鬥爭的新階段裏，一如從前一樣，他在不懈的勞碌中生活。

他的老部下張紅旗是一個活潑的青年，他作過周的機槍射手，一次跟我說：

「他事情太多了，可是他總要找着作很多事情，我們從前鑽大林子的時候，司令員一天還教我們認幾個字。」

遠在一九三二年，那時，他從上海來東北工作不久，他被派到敵佔區秘密活動。原名奚紹黃，是雲南大理縣人，父親是鞋匠，母親是農婦，他從雲南討袁起義開始他的軍人生活。後來在雲南講武堂學過工兵，一九二五年在黃埔軍校擔任過區隊長，北伐時在程潛及林祖涵的第六軍任過團的參謀長，大革命後在上海作秘密工作，可是從那以後，——他深入東北，與羣衆結合，從最艱苦情況下做起，而後經過種種曲折困難領導了偉大的十四年抗日鬥爭，特別是他手創了最堅強的抗日聯軍第五軍。後來在三七年全東北抗日聯軍編爲三路他是第二路軍的總指揮。日人非常仇恨他，也非常怕他，他們懸賞說拿到周保中的肉可以換金子，一斤換一斤，到處貼滿圖畫畫他在大樹底下啃馬骨頭。

一九三八年，最困難時期開始到來了。日軍六十幾萬撲來三江省，他們聲稱要把「共產黨的樂土」變爲「王道樂土」。三江省那時是抗日聯軍唯一基地。這時抗聯有騎兵二萬，步兵三萬，集中一起很危險，三路軍就越過興安嶺往黑河平原發展去了。二路軍在這邊堅持，在敵人集家併屯情況下，編佈「國道」「警備道」把兵監視秋收收割斷絕食糧，一天比一天困難。在這極端嚴重下，爲了生存，就作出無數可歌可泣的事情。

有兩個夜晚，我在他寬大的會議室裏面。周保中將軍說：「冬天十二月裏，我們從西南方回到伊爾，勃利，這時天氣極冷。這時我們子彈也沒有，一挺機槍剩下百來粒子彈，有的

沒有了，就把槍埋藏起來，冬天大家還穿着單衣，戰士站崗，用蘿袋圍在身上，凍的哭，一個個還是把一點鐘站完下來，在這種無糧無彈情況下，一遭遇敵人就會全部瓦解，到了十二月底，我決定通過茫茫無際的老爺嶺山巖，這嶺東西二百里長，積雪三四尺深，編佈森林，人倒下去就爬不起來……，我們當時或者拚死命以求生存，或者全部瓦解，在這關頭上，爲了吃飯，必需往東面流寇松樹林里去，因爲我知道那裏有很多木廠有上萬工人斫伐木頭，有上萬匹馬，但也駐守着七八百日軍。

「可是老爺嶺里，有二百多日本的老白帽子，守住必經之路，他們都是很能打槍的，我們得繞路，有的有棉衣，有的是單衣，凍得很厲害，從四道河子，快到山頂大風把十來丈高，幾人圍的大樹紛紛折斷，許多人被打死，火堆不能打，帳棚不能支，這一陣凍死四五十人。• 拖帶的馬匹連殺帶凍，吃完了。四天，爬到山峯上來，再走三天，慢慢偵查着走，白天夜晚，只聽見一點點小鳥叫聲，連野獸都看不見，進了森林就如同進了海一樣。第三天，突然聽見遠遠砍木頭的聲音，這時偵查隊輕輕前去，——只要捉到一個人，就有頭緒了。」

「幾個鐘頭後，回來了。說明這就是流寇松木棚。工人見我們來了，熱情極高，緊緊拉着手，把木棚裏實情告訴給我們，願意幫助我們。木棚裏有五百僞警察，二百日本兵。我想了想：我們一人十幾粒子彈，敵人築有工事據守——硬打，有什麼把握呢！可是已經到了絕路，這三天又凍死了四五十人，人們走走路就倒下去了，一聲不哼，就不起來了。好吧，我讓大家停下來休息，多吃黃豆，吃得飽飽的。」

「夜間分三路去襲擊木棚，五里地就走了四個鐘頭，沒路，一人踩一人脚印走。半夜，

望見燈火，聽見馬叫聲，我們一下來就猛烈襲擊，最後和日本兵拚刺刀，打死一百多，天也亮了。工人幫忙把馬套上，從倉庫裏拉出白麵，一匹馬四口袋，拉了二千匹，就沿着舊路撤上山來。我們補充了十萬子彈。在山林羊腸鳥道上和追擊的敵人打了幾次仗，我們撤回嶺西，可是糧食又剩得不多了。

「抽一部份糧食，把凍壞的幾百人隱藏在森林裏，我帶了八百人到五道河子，敵人到處搜索，我衝到勃利縣，繞了一二個月，我一百多人，給擠進夾皮溝，那是兩條大河之間一層層大山，到處是錯綜複雜的溝，敵人飛機十幾架飛得樹頂那樣低到處搜。頭二三日，敵人過去，我們就在後面跟，敵人住下，我們就散開，消滅蹤跡，被發現了，再走，走路腳跟朝後倒退着走，敵人就向相反方向追去。這樣十幾天，沒有尋到我們。」

「一次在一個小地房，用木頭砌成房子，用雪蓋起，在屋裏鋸木燒火，一點動靜不露，住了十天，又打了一仗，由沉寂轉為緊張，我們愈走愈高，上去全是大石岩、石洞、怪石塘、刀尖一樣的石壁！——周將軍笑着補充一句說：後來在地圖上才知道這是完達山嶺極峯——整天就是狂風呼呼，偶然聽見飛機聲，也看不到影子。糧食完了，我們一個砲手畢州信同志打了兩隻黑瞎子（熊）一隻七百斤，一隻五百斤，大家吃完了，又轉到一處叫炭子房，幾家獵戶被敵人消滅了，——找到埋藏的糧食，（他說老百姓時常有意在山上隨處埋些糧食，他們時常亂掘，掘到。）又躲在地窟裏，七八十人擠在一齊想：死死在一齊吧！地下很暖。敵人聯隊相距三里遠，一天我們在樹頂上站崗，敵人搜索離房二百步，離哨兵二十步，過去了，我判斷他沒有發現，決定不動，藏到三十八天，我想敵人措糧是有一定量的，算來應該快吃完

了，到四十二天上。我寧人去頂上看看，那邊還在冒煙，我說明天一定走，次日又到岩底，還未走，大家慌了，我說明天一定走！原來整天東一槍西一槍現在沒有了，拉鋸說話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出去一看果然走了。可是房子外，二百步左右，足跡密如蛛網，錯綜交雜，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熬過冬天，春天來了，我們活躍的時候又來了。」

在同樣無數次困難之中，周保中將軍與兵士一樣，都以他無比的堅決與智慧打出一條生路。他每次行軍走在最前面，吃點炒黃豆嚼雪，他身上五處負傷，除了二次是大革命時留下的痕跡，其餘都在這十四年抗日戰爭裏面。他到現在，每天從無八小時睡眠，這也許是他的缺點：他不願意休息。我覺得十四年間，東北人民處於黑暗之地，只有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聯軍與人民在一齊成爲他們希望的光亮，周保中將軍的名子就代表着這光亮，在最危難之際閃閃明明。因爲抗日聯軍最困難的時候——他的戰友楊靖宇、趙尚志一個個犧牲了，他一身支撐了全局，一切不可能克服的困苦危機克服了。『八一五』，在他號召與領導下，立刻發動了十五萬人民大軍，繼續爲澈底肅清敵僞殘餘而奮鬥，無怪乎這次率領民主聯軍進入長春東榮區的時候，他們走到那一條街，那一條街都開開門，歡迎他們。

每次談話，都在深夜才停止，那多半是我覺得他太疲勞了而提醒他以後。每次同周將軍一齊從那深灰色巨廈中走下來，他把一件淺黃色風衣裹在身上，脅下挾着他那鼓鼓的公事包。那時我感到有點微寒，我永遠記得緊緊握手之後，他跳上他的美國小吉普，在清冷的黎明光中駛去的背影，我腦子裏常常出現這樣的影子，他與千百萬東北羣衆站在一起在巨風暴雨中，狂歡前進。

第七章 松花江流域

一、松花江

中長路火車窗口外，掠過豐饒而無邊際的北滿黑土，馳向哈爾濱，對於我是一件異常興奮的事情。在這些年代中間，冰天雪地裏演變着多少英雄的、沉痛的事故，現在我來了却是哈爾濱在它無比的解放與歡快的時日裏面。

車箱裏，跟我坐對面坐位的是一個姓白的成衣匠，他跟我談起來：

「我原來在營口做活，我有老母親，可是四年前，日本人抓我當苦工！——反正當勞工就是一個死，我半夜裏跳上火車逃來哈爾濱，從此我在哈爾濱就作了一個黑人，我沒有身份證，我不敢去登記，我逃避勞工，如果抓到要打死，我就像老鼠一樣，一二年沒有到街上走過一步。去年哈爾濱一次大檢查，我爬在縫衣服的案子下頭，拿布遮着，我聽到他們走到案子前來，他們的腳幾乎踩到我，我怕得氣也不敢出！——我在哈爾濱，可是我作了三年黑人！」

我們談話停歇不久，車過松花江，在那有着樹林和白色房屋的高岸上忽然我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後來我又無數次在哈爾濱、松花江附近，聽到許多兒童唱這個歌。這是一支沉痛的歌子，十年之前，我們曾經唱着它，走向各地，走向戰場，那時松花江不僅是松花江，而是代表着每個人可愛的家鄉的情感，以及仇恨的情感。可是，那時，甚至很久以後，在東北的同胞誰敢自由唱上一聲，不過一位哈爾濱人告訴我：那時他們如何偷偷在冬天跑到野外空房子裏，燒一畝堆火，低聲的唱，流下眼淚。今天聽到兒童們稚嫩的聲音，讓你感到分外自由。

二、難忘的日子

哈爾濱無論道裏、道外、南崗子都是繁榮而穆靜的。

不管你從中央大街走過，還是從俄羅斯式的繪着壁畫的教堂跟前走過，我這一個新來的人，總覺得哈爾濱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動人的力量。

有一天夜晚，我坐在松花江省主席馮仲雲官舍的大房間裏。

他是將軍，是抗日聯軍領導者之一，他高大，圓臉，近視眼鏡後面一對常笑着的眼睛，他是一個教授樣的人。這一天，他和我，還有兩位過去由哈爾濱流亡出去，現在剛剛跋涉歸來的朋友，馮將軍答覆我的詢問時候，很多次，成爲和那位朋友的話舊，他們回憶，誰從那個地方被捕，誰在那裏被殺。這極其自然的場面，突然提醒我，哈爾濱動人的力量，在於他那英雄的歷史，在於他那些令人難忘的日子。

一個在哈爾濱被捕，長期坐過牢的青年人告訴我：

哈爾濱在偽滿十四年間，發生過無數驚人的案件，遠了的不說，像三五年，由安東大事

件，牽聯到北滿來，那一次逮捕千人以上，槍殺三百多，哈爾濱一地，報上發表的數字就有四〇人；三六年在新安破壞共產黨機關，同年還發生了『白鸚鵡琴社』案件，社員二〇名丟進監獄，有的在獄中壓死，還有第二中學一班人全部失了蹤；三八年，一次飛行場案件，一些飛行員，準備聯合抗日聯軍起義，被鎮壓、屠殺；四二年更發生了恐怖的大檢舉，涉及東北一切抗日機構，讀書會，書店，逮捕的人塞滿監牢。

從『九一八』開始，哈爾濱就成爲北滿與日本作鬥爭的一個中心。東北的民族抗日英雄如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周保中、馮仲雲、于天放，都先後在這兒工作過，中國共產黨，從這裏來領導、來支持廣大東北土地與山林中的抗日戰爭；這些真正優秀的人物，留下了影響，散佈了種籽，成批的工人，學生走到抗日聯軍裏去，就從文化上的反映來看，從哈爾濱也顯露出無比的北方的倔強的氣概，傳達了人民呼聲……他們好像是一條火龍，在哈爾濱周圍，松花江兩岸，火焰一樣燒得通紅。我手頭有着最好的材料，這是日本人軍部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夏，在珠河中心縣委指導下成立了獨立赤色游擊隊，指導者趙尚志，是北京法科大學出身』（滿洲共產「匪」的研究）。這個組織，就發展成爲後來普遍北滿，一直堅持十四年的第三路軍前身。他們在通河，木蘭，巴彥，肇州，肇東，這火焰包圍了哈爾濱。

這是東北的歷史，——人民經過流血而與艱苦的道路，不息的鬥爭，是東北正統的歷史。

二、周圍都在翻身

這次解放以後，抗日聯軍在松花江流域發動十五萬部隊，繼續進行偉大的東北人民解放

事業，他們和人民一齊從艱難歷史中走過來，再一齊向解放的路上走去，解放！這是多麼響亮的一個詞兒，連很幼小的孩子也會說得那樣動人，可是，解放，這是什麼意思呢？它在人類進步史上將佔如何一個篇幅呢？必需是，原來被侵略者打入十八層地獄裏去的，現在要好好改變一下，他們得翻轉過來，除去這真實的內容，還有什麼叫解放呢？現在爲了說明哈爾濱如何走上新的道路，讓我舉出一聯串的統計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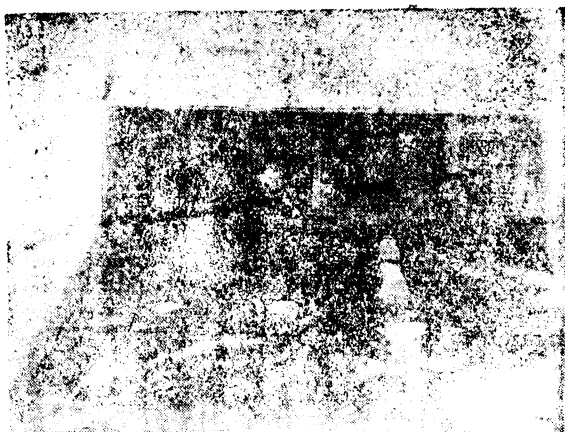
僅僅在木蘭、通河、方正三個縣四十多天裏面進行了二百二十三回和敵偽殘餘的清算鬥爭，把敵偽開拓會社、滿拓會社十四年從人民身上榨去的血汗，三十一萬餘垧土地取回來了，（一垧十畝），漢奸土地分配了七百五十四垧，糧食一百四十三萬斤，現款四百餘萬元，食鹽一萬二千二百餘斤、及日用品、馬匹等，這不是枯燥的數目字，每個數字都包含着無盡的過去的血淚，今天的快樂。

各處進行了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了民主政府。

在翻身過程中，老百姓組織了八百四十八名基幹自衛隊，組織了農會，改造了村政權，世界是這樣扭轉過來了。可是中國國民黨反動派不願意這種改變，懼怕這種改變，他們妄想把東北人民的光榮的『八、一五』解放成爲曇花一現，而後打到他們的統治之下，做牛馬的還要做牛馬，於是乎又形成四周圍農村、縣城紛紛翻身，翻身的火焰又包圍了哈爾濱。

哈爾濱，一批中央接收大員，用貪污、腐化把哈爾濱變成一片民主陽光中的黑點子。在中央大街口上，有一家門口常常站着日本女人裝扮得花花綠綠的舞廳，一個馬車夫指給我：『這就是那個中央派來的市長每天去的地方。』和他們的享樂一齊來的是處處槍聲，天天槍

案，他們從這裏勾結各地土匪，從這裏組織了各種特務暗殺，李兆麟將軍就被殺害在水道街九號的樓上了。



李將軍遺體被發現時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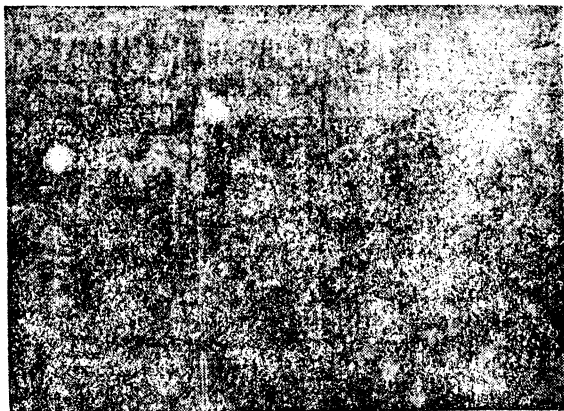


李將軍遺體、掩面哭泣者為李夫人，其為馮仲雲將軍

九號是一座古舊的樓，順着陰暗、狹窄的旋梯，在頂上一間小屋裏發現了他的屍體。

我訪問了最早進入這小屋的人，據說當時屋中零亂不堪，他的上身被塞在床下。滿地是血，從傷口及當時情況判斷，顯係一人從後背一刀刺下，而後經過長時間格鬥，李將軍赤手奪刀，兩隻手掌上的肉都光了，最後頸部一刀致命，這種慘痛情況，一直在我五月中到達的時候我發現哈爾濱人時時匪首登記簿上還登記着他的年齡特徵：

「張壽鏗，三七，丈（長）五尺四寸，頭髮長其他普通。」



哈市千百萬市民送葬

露出他們感傷的情感。李兆麟將軍一人有功於民族、國家，特別是哈爾濱，他的名字婦孺皆知，成爲千百萬人從十四年苦海中，唯一寄托希望之處。這從日本人手裏，也可以取得證明，一冊北安省康德八年度治安肅正計劃書上寫道：

「現在北安省蟠踞最有力的共「匪」團，當推張壽鏗（即李兆麟）所率領的抗聯第三路軍系共產「匪」了。」在

時時刻刻想殺死他是誰？今天終歸把他殺死的是誰？深印人們心中。當兆麟將軍的棺材在出殯時，經過那裏，那裏的男人女人都低頭哭泣起來，人們又得了一次教育，哈爾濱八十萬人，記記過去，看看現在，他們將有所抉擇。

另外，反動派的特務機關，還從哈爾濱，勾結各地土匪，擄殺擄掠人民。

記者到達哈爾濱以後，會到南崗子一座大樓裏訪問民主聯軍吉黑軍區司令高崗將軍，一位高大、沉默、堅毅的將軍，他告訴我：土匪，是那些漢奸，激特，警察在日本投降後，爲了苟延殘喘，繼續侵害各地人民。像謝文東、李華堂這批民族敗類，東北人民是清楚他們根底的，謝文東作日人走狗後，就在無線電裏給敵人作無恥宣傳，當了討伐中隊長。現在是東北人民向這些敗類討回血債的時候了，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喜歡他，要他作先遣軍第四軍軍長了。其他如合江之馬喜山，松江之曹興武、祝世安、白久泰等，所謂挺進軍、先遣軍、忠義救國軍，都是反動派勾結敵偽殘餘，現在是人證俱在。在一月間，民主聯軍在北滿一帶消滅土匪五萬，繳獲炮二百門，槍二萬支，全部肅清，只有些零星小股，已不足爲患。據記者所知，在去冬十二月間，東北各地曾有十萬以上龐大土匪集團，除陸續肅清，最後的集中長春一舉消滅了。吉黑軍區司令從他近視眼鏡後面，用微笑的眼睛望着我，我感到他那爲人民服務之後的快感。

至於高崗將軍如何領導他的部隊進入哈爾濱，確是民主道路上的一件新記錄，有一天，在商工會大廳裏，忙碌的謝雨琴先生（哈市士紳領袖）跟我講：『哈市在民主聯軍進駐前六日就成立了招待處歡迎他們。因爲人民怕地下軍土匪擾亂，我們都受夠苦了，大家商議的結果

，推我們十人到三棵樹去邀請，他們還不來，可是這時那些地下軍在香房、故鄉屯各地搶劫，每日不下六七十次，後來我們又簽名寫了代電，第二次去邀請，民主聯軍才來了。『我探聽，簽名者有商業大學創辦人、老教育家劉劫忱先生，醫學博士、哈爾濱醫大創辦人石增榮先生，興業銀行經理孫世珉先生等，他們擁護和平的熱心沒有失望，謝雨琴先生最後說：『果然，民主聯軍是哈市有歷史以來最好的部隊，秩序非常之好。』』

民主聯軍在明朗而快樂的哈爾濱春日，四月二十八日中午走進了哈爾濱，哈爾濱從此開始走向了和平。

四、哈爾濱也翻了身

從那一天起，哈爾濱沉默的空氣改變了。有一天早晨我從霓虹廣場經過，我看見路上無數行人，目送一隊敲鼓走過的民主聯軍隊伍。那眼光，那神色，充滿了美妙的幸福，從這裏面看得出過去的光榮與現在的驕傲。

五月二十二日這天我到南崗子大直街去，參加老巴奪紙煙工人清算經理趙一拂的會。老巴奪紙煙工廠，如同哈爾濱其他一些建築成的工廠一樣，已有三〇年歷史，最早是英國經營，趙一拂在九一八後就勾結着日本人了。現在工人一個個走到台上控訴，一個比桌子高一點的童工說：『趙一拂用皮帶打我，叫我跪下，把我身上打爛，丟到廁所裏，還送到警察局。』一個女工王玉蓉說：『我有孕六個月，馬上要生產了，他不准假，作出廠房擠得我小產。』……他們高呼口號：『打倒吸血的趙一拂！』『血債要他還！』他們提出他的罪狀：配

給糧應該每人八兩，他只發五兩，勞工服膠皮鞋每人一套他全扣了，他還污辱了女工，勾結日人指使偽警槍殺工人，他們清算他應該賠還工人八百八十八萬元，最後工人把他綁在一輛馬車上遊街，擠滿大直街、秋林公司門前，喇嘛台全是人。一個人高興的拉着我說：『這可是翻身了，從前誰敢動他呀，從前你多看他一眼也要打你一頓，要不然就抓起來。』

在三十六棚，香房，傅家甸，各個地區，人民翻身的運動展開了。

哈爾濱新的民主社會秩序，從鬥爭中已經顯露出來，電車迅速的駛行着，商店一天也沒有關過門，兆麟公園裏，每天下午充滿遊人；更多的人按着訂時走進電影院，這裏上演很多新的蘇聯影片，特別是描寫紅軍解放東北的『粉碎暴日』激動了人民巨大的歡迎，當銀幕上出現了過去日人如何慘殺東北同胞鏡頭時，觀眾眼中燒着憤恨的淚水。早晨，賣『哈爾濱日報』的孩子，在中央大街上，被人們爭搶着去看，人們都在關心東北的和平。當我在的時候，松花江開始把油漆的紅色或白色的遊艇放下江去，我跟若干年前從此流亡的人，一齊划向太陽島，聽他們敘述舊日的回憶。在春天之後開始發熱的太陽下，哈爾濱的人，享受着第一個自由的夏日，這裏很多日子，很多事情，都被加上解放後的『第一個』，這成爲一種誘惑，一種新奇故事。

可是，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突然東北大學副校長醫學專家白希清先生，帶着滿臉熱汗，跑來，他說：『你跟我到車站去！』

在站台上，停放着慘死了的青年蘇慶楮，剛十八歲，遼寧人，當火車從長春開來哈爾濱路上，松花江岸陶賴召附近，給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掃射打死了，像這樣無辜的東北大學青

年，被打死三個，打傷十四個，還打死了司機師，工人，老百姓無數。當蘇慶儒已重傷兩處，他咬緊牙，一聲不哼。他聽到旁人呻吟，他握着拳頭喊：『我們真冤，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沒有死在日本人手裏，可死在自己人手裏了。』這時他還安慰別人說：『不要急，我好了，一定替你們報仇！』但他自己把血流完，死去了。我望望周圍無數哈爾濱人的憤怒，堅決的臉，我望着蘇慶儒身上發黑的傷口，慘白的十八歲孩子的面孔，真是說不上來的憤恨，東北人民受苦十四年，犯了什麼罪？剛剛解放幾天，毒手又來擊斃他們，這是什麼世界！哈爾濱，帶着她的一切美麗，今天以她的胸膛，臂膀，在捍衛東北人民了，我雖然離開她，最後黃昏蒼茫中，還捨不得的瞥視着松花江，但我知道，以哈爾濱往日的無畏，她永遠是不會屈服，永遠是光榮與美麗的。

五、苦鬥十四年

在東北過去那些苦難的日子中，抗日聯軍在山林裏面，不斷受着敵人追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躲開這種追蹤，就得消滅雪上的足跡，此外，處處海一樣無邊際的樹林裏，極靜，一點聲音也會傳得很遠，在這嚴重情況下，——女游擊隊員懷中的孩子嘶哭起來了，這樣還祕密軍事行動就會暴露，她們沒有辦法不讓孩子嘶哭，只有悄悄的含着眼淚，走到一邊，把自己親生的孩子埋到雪地裏，或者投到河裏去，……

有什麼比這再悲慘，又有什麼比這再英雄，抗日聯軍就在顛端困難之下和敵人奮戰了十四年。

在北滿松花江流域，誰不知道趙尚志這個英雄，『是一個身材矮小，可是說話聲音却很響亮，脾氣倒很急躁，乍見來雙目好像灼灼放光，實際上，他的一隻眼睛在作戲中視神經受

了傷而失明了。」這個人是熱河人，原來在北平讀書，九一八後就在哈爾濱作了很久的抗日救國工作。一九三三年初他被派到抗日義勇軍孫朝陽部隊裏去，秋天，孫朝陽給日人暗殺了，部隊瓦解，趙帶了七個人到了珠河，組織了珠河抗日游擊隊，根據當時日人文件這樣說：「指導者趙尙志，是北京法科大學出身，部隊僅千餘」，從三三到三五，他的部隊經常在哈爾濱東北山地活動，發展甚大，一直逼近到哈爾濱郊外滿家店，蜚克圖一帶，轟動了哈爾濱。他的游擊隊特點是閃電一樣迅速，一下就出其不意的攻擊了敵人據點。同上「滿洲共產黨研究」一書中記載：「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五日哈東支隊宣告解散，同二十八日，上海事變紀念日，正式成立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趙尙志爲軍長，從此伸入了松花江下游，與抗日聯軍六軍（湯原反日游擊隊改編，夏雲傑領導）四軍（李延祿領導）五軍（周保中領導）會合，以依蘭、樺川，勃利爲中心，展開了在松花江兩岸，從哈爾濱到綏濱，空前高漲的反日高潮。在這廣大解放區中紛紛組織了反日游擊隊，青年、婦女、兒童的救國會，政權是由農民選出的農民委員會擔當，真正的實行了民主，抗日救國會會員發展了幾萬人，還在小興安嶺的滿旺河上遊成立了抗日聯軍軍政學校，校長就是張燾錢將軍。在後來作戰當中，趙尙志將軍終於把他的鮮血流在地上。在最困難的時候，除楊靖宇一路軍在東南地區活動，周保中二路軍留在勃利一帶，抗聯三路軍在張燾錢將軍領導下，駛向黑龍江平原了，他們會遍行於呼蘭、東興、木蘭、巴彥、拜泉、慶城、鐵驪、綏化、綏濱，……

當全部東北淪於黑暗的時期，哀哭吹遍整個曠野，吹到山巖，吹到森林。但是英雄的人們矢志矢忠，他們聽一聽，更咬緊牙，繼續在冰雪中走自己的路，更嚴厲的打擊敵人。他們

知道：如果他們停止，東北就會完全腐化，完全冷卻。他們如同血，活動着，有時幾乎微弱，戰敗了，但在人民的耳鼓裏，還響着他們的足音，有，就是人民的一線希望，一點溫暖。想一想，當那漫天風雪的深夜，老年人望望窗外的風雪，就為山上露宿的人禱告起來；一個孩子聽了爸爸囑咐，爬到遠處去送信，告訴他們，爸爸把糧食埋在山崗上第幾棵小樹下了，在路上，就給日本人一鎗打死了，鎗聲悽慘的滾過曠野，山裏邊的人聽見難過的低下頭；屋中的老人聽見枯乾的雙手蒙着了臉，……多少血的事實，悲壯的事實，說不完，寫不盡，他們的行為完全是一團火藥啊！在燃燒中給我們民族創造了一部新的歷史。

現在，張燾鏗將軍也犧牲了，我會見了三路軍的領導者，只有馮仲雲將軍了。

馮仲雲將軍，現在民選的松江省省主席，是江蘇武進人，他原是清華的學生，一九二七



松江省主席 馮仲雲

年的共產黨員，有一次，他和我談起如何到東北來的機緣，他說：『……是一九三〇的時候，因為準備紀念五一，在青年會舉行會議，一下被捕了，送到北京陸軍監獄裏去，那裏面生活是十分悲慘的，七十人擠在三間小房裏，挨過軍閥的鞭子，在那裏面大家扯，一個吉林人說，哈爾濱如何好，冬天落雪的夜晚，在地下室裏，聽馬蹄聲，說得大家都想去，我那時說這些都是空想，……可是出監獄後，我不願去

學校補考——這時，哈爾濱有海軍學校，決定我去組織軍官，我就去了，在哈爾濱，我一下在一百一十人中發展七十人參加了反帝會，團結在我周圍，……」從這以後，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東北。

『九一八』時候，他正住在松花江北的小屋裏，他立刻就擔任了反日總會會長，開始在日人嚴密統治下，做秘密工作。

後來，他常常爲了發動外縣地區工作而被派到各處去，後來終歸在敵人懸賞緝拿之下，無法再容身了，就到哈東游擊隊裏去了，作趙尚志的政治部主任。一次爲了搜集單衣服問題，他重新回到珠河地區去，——敵人正從這一地區開始燒山，滿山遍野，這裏一堆烟，那裏一堆烟，——一天，他召集了八九個人在山上開會，討論怎樣對付敵人。參加會的有青年團書記『王五爺』，三軍政治部主任『張瞎子』。突然看到敵人往這邊山上轉移，他們就躲到另一山地去，山上開滿『托盤』花（狀如紅莓）雨下過後，很好看，山上留下一個哨崗，就跑到下面一家院裏去做飯，正吃飯聽到歌聲，老太太以爲兒子回來了。從樹林一轉出，一看是四五十日本人來襲擊的，一發現，槍就很密，馮仲雲將軍負了傷，鑽進樹林，茂草中去，爬到山頂，把文件埋在草裏，準備好手槍搏鬥。後來看看敵人沒搜到走了，這時自己血已流了很多，他順着草地往下溜，一看，青年團書記爬在那裏不動，另一個也給敵人槍刺挑死了，他哭了半天，望望山下還在燒，老人已燒死了，他掙扎着把三個同伴的屍體措送到火堆裏去，那時游擊隊都是火葬的。

他在三路軍進入興安嶺深山後，受過無窮的困苦，吃草根樹皮度日。

他告訴我：「十四年如同處於絕境，大家一直奮鬥，這次見到了八路軍，盼望多年，一旦見面，都哭了。」

我相信那是十分興奮、熱烈、感人的會晤。我在幾次聽馮仲雲將軍談話中間，都忍不住爲抗日聯軍作戰之淒慘情況而痛苦起來。自然，談到今天，他是十分憤慨的，他說：「現在有人想否認抗聯，——抬出民族叛徒謝文東（謝爲抗聯的叛徒降日，現政府委爲挺進軍四軍長）真是無恥，中國人的氣節還何在？」是的，氣節，十四年在危難之前不屈服、不動搖，東北人是重視中國人的氣節的。現在解放以後，看到這批無恥反動派所作所爲，是何等氣憤。他隨後數起一聯串血的事實：

「十四年中間，多少次被屠殺，被破壞，奉天三一，三二年黨的機關被破壞，哈爾濱三四，三六，三七大破壞，三六年死在監獄裏有幾百人，只一個哈爾濱前後屠殺幾千人，上號監獄永遠住得滿滿的，三六，三七，全滿洲的大恐怖，在肇州無數用土活埋，無數用鐵絲網綁，丟進松花江冰窟里去，——這些都證明，抗聯是對抗日有功，政府不但應該承認，應該撫卹，還應該寫門爭歷史，應該把事蹟列入教科書，教育青年都這樣有氣節，我想一想，十幾年來，東北人民真是光榮的，在那樣殘酷條件下，作了鬥爭，死也不怕，今天誰想再壓下去，你想那做得到嗎？」

這個人——從前是，現在也還是一個教授。一個學者，但是從艱險中苦鬥出來，他已是一個出色的英雄，他時一刻也不忘他死去的戰友，——談起他們來，他常常半天不響，在樓板上踱來踱去，或者站到窗邊去望着夜空，——他還從最緊迫時間中，抽空撰著了一冊極

有價值的書：『十四年苦鬥簡史』在這書中，我發現他是一個熱情的，也是一個好的作家。

六、歷史的奇蹟

行走在鴨綠江到松花江一片土地上，我處處呼吸着東北人民英雄的氣氛。

抗日聯軍楊靖宇，周保中將軍已有所介紹，這松花江流域是三路軍活動地區，從鄉村城市，都可以覺取到他們活動的資料。抗日聯軍到一九三七年，全國抗戰時，他們更嚴厲的受着敵人進攻，他們統一了陣容，於是形成三路軍，這三路聯軍，從地區上說，遼寧東部山地爲一路軍，吉林東部山地爲二路軍，黑龍江山地和平原爲三路軍；從編制上說，以一、五、三軍爲基幹而結合其他各軍組成。

自三二年以來，抗聯發展的全貌是這樣：

一軍 楊靖宇

二軍 王德泰

三軍 趙尚志

四軍 李延祿率領王德林救國軍一部在密山一帶

與中共領導之抗日救國會配合而成立，活



隊擊游聯抗的中幕帳在



『報畫命革民人』之版出所下窳環苦艱極在軍聯日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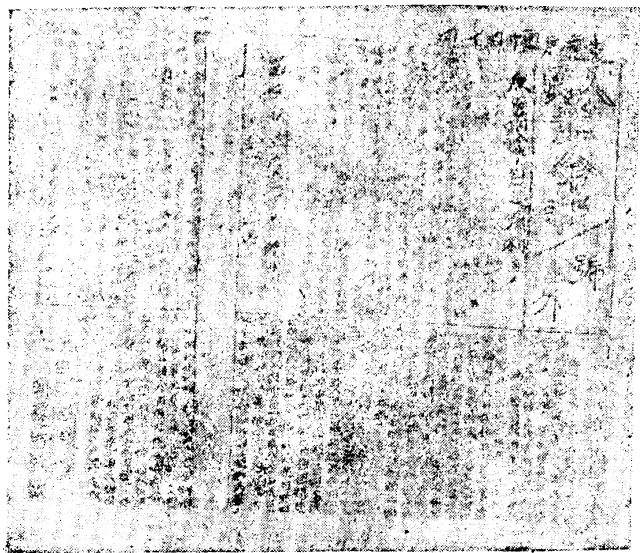
傑領導下，一些徒手游擊隊員用了一隻不能用的破手槍，冒險繳了鶴崗附近村落中一部親日武裝的械，才正式成立起來，接着進攻蘿北縣的鴨蛋河、鶴崗煤礦、

動範圍是
密山、勃
利、寶清
、松花江
下游兩岸
。五軍 周保
中 六軍 前身
是湯原游
擊隊，從
極艱苦情
況下組織
起來，到
三三年終
，在夏雲

興山鎮，繼續得到擴張，攻破湯原縣城，三五年戰鬥在富錦，樺川，依蘭一帶，三六年秋夏雲傑戰死了，戴鴻賓繼續領導。

七軍 是虎林，饒河的抗日救國會所組織起來的，遍戰在烏蘇里江兩岸，軍長李葆光病死後由崔石泉領導。

八軍 是從三四年依蘭土龍山農民反對日寇沒收土地大暴動中誕生的，當場打死了日本指揮官飯塚大佐，把當地保董謝文東擁戴出來，為軍事領袖，在勃利、依蘭、



「報命革民人」的版出區地軍聯日抗

方正一帶活動，到三八年日人自松花江下游大舉討伐時，謝文東就叛變了投入敵人協和會，大肆廣播頌揚日人去了，八軍就此悲慘的瓦解了。

九軍

李華堂也在三八年變節，當時政治部主任魏長魁（中共黨員）光榮戰死，這時郭鐵堅，恥於李之屈膝辱國，在部隊中宣佈李為祖國叛徒，他自己高舉九軍旗幟，經過無數艱險跋涉，擊潰了敵人討伐隊，在四二年嫩江口畔一戰中他也光榮犧牲了。

十軍

由舒蘭一帶山林游擊隊組成，三八年後瓦解了。

十一軍

是由一個依蘭呼蘭營農郝明山發起組織，他作過金礦工人，他深憤侵略者的刻骨剝削，懷念着祖國山河的恢復，糾合山林隊，展轉作戰在樺川，湯原各地。他愛國熱情極高，還努力學習，從一個文盲變成一個識字的人，他要求加入共產黨，後來果然償了他的志願，後來他也在一次大激戰中死了，十一軍便由于天放領導。

改組後，一、二軍合為一路軍，由楊清宇將軍指揮；四、五、七、八軍合為二路軍，由周保中將軍指揮；三、六、九、十一軍合為三路軍，就由張壽鏗（李兆麟）將軍指揮，這一個改變，造成了抗日聯軍十四年抗日運動的最高潮。各路軍都建立有鞏固根據地，軍民關係團結極好，辦了學校，出版報紙，東滿和北滿的地方政府也成立起來，——在混沌的『滿洲國』世界中，闢出一個對峙局面。這時人民政府地區，到處飄揚着抗日紅旗，高唱反日歌曲，羣衆組織了自衛軍抬着土槍配合作戰。在鏡泊湖岸一次作戰，擊斃日人七、八百名，在穆陵

九站擊翻兵車一列，擊斃七百餘人，許多偽軍紛紛反正，搖撼了日本法西斯統治。

這樣的戰爭，在完全失去祖國聯絡與援助下，孤軍苦戰，却竟然留下一連串從三一——四五年的血戰歷史，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奇蹟，這個奇蹟，應該產生出最輝煌的史詩。李兆麟將軍在興安嶺最困苦絕境中高唱出那馳名東北的露營之歌：『鐵嶺絕巖，林木叢生，暴風狂雨，荒原水畔戰馬鳴，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同志們！銳意那怕松江晚浪生，起來啣！果敢衝鋒，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湧。……』

七、英雄人物

在這裏，懷着永遠的紀念，我記下我所知的一些英雄人物：

一個山東小孩子，日日夜夜在一處小火車站上溜着，他穿着破衣服，胳膊上掛着一隻賣零碎的筐子，悠閑的走着，巧妙的躲開日本討伐隊的眼睛，有機會他就想向人宣傳幾句，可是人太小了，誰聽他的呢？他就一張張把傳單塞到人們的鞋筒裏去。實際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從這裏把一些化了裝的各色各樣的人，帶到游擊隊去，那一時期很多重要人員，由他的關係，隱妥的到了磐石游擊隊去。這個小孩子叫王天，他的爸爸在日人壓迫之下逃跑了，他成爲游擊隊小兄弟，我知道現在他還活在世界上。

三路軍在興安嶺的時候，有一個游擊隊員是索倫人，別人叫他『黃毛』。索倫是這一帶深山裏一小民族，據說不過還有二千多人，過着原始生活，睡在一種木架上，夏天用白樺樹皮作蓆子，冬天用麂子皮作口袋，鑽進去睡，他們的小孩子掛在樹上養活，他們去打獵

。『黃毛』的槍是百發百中的，他帶着一個槍架，一支槍，就不會空發，——可是『黃毛』是一個慈心人，打仗的時候，他總貼身帶一個人，叫他打，他就打。一次，在義松河下游，插把旗河上游一處大石岩裏，隔河爲一平坦地面，一下三百多僞軍到了那裏，從這岩上正好射擊。第一槍，他就把那個日本指導官打死了，這時旁邊一個人驚喊起來：『我是拉道的！』游擊隊最憤恨帶路的，第二槍他死了，一共打了一百二十個人。這些僞軍跳下馬來喊：『你們打吧！我們不打了！』——把槍都丟在地上，狼狽逃走了。『黃毛』後來病死在游擊隊裏面。

宋嘉賓是李兆麟將軍（張壽錢）的一個游擊隊小隊長，他是一個出名的炮手，——東北叫槍法精的作炮手。一個秋天，他帶領五十個隊員，在帽兒山山溝裏，被包圍，這溝三面高山，只有一個小口，遍山柏樹林子，正休息間，敵人二百多突然來了，一打起，因爲游擊隊子彈不多，一下給打死了二十多人。最後，宋嘉賓叫剩餘的二十多人逃走，他自己身負重傷，別人架他走，他搖搖頭，他不走了，他爬在一棵樹下打。——一槍一個，子彈打完，滾到犧牲者那裏去解下子彈再打。他這樣滾來滾去的打，一陣打死七十多日本人，三十多人負傷。最後，他把死人身上的子彈都打光，他被敵人俘虜了，敵人恨死他，一陣棒子把他打死，他還是潑口大罵，一直到死。

因爲山下面，敵人到處燒房屋，驅趕老百姓歸大屯（集中住居），一個老獵戶李炮，已經六十歲，不願去，帶了老太婆，兒子，女兒，逃到山上蓋了一間小屋，那附近有抗日聯軍一處祕營。一次日本討伐隊發現了，一直往他住屋走來。李炮——怎樣也不肯作亡國奴的

人——把大門關上，牆壁留一小洞，從那裏射擊。樹林裏雪很深，打了半日，李炮，老太婆，兒子，女兒輪流打。頭一次打死一百多人，第二次敵人增援來攻，小屋又沒攻下。末了子彈完了，李炮自己放火，自己一家人燒死在屋內。

在迢合溝一帶，進行過一次激烈戰鬥，一個師的政治部主任負傷落在火線上，溝裏一家姓徐的農民，兒子上火線去救，被打死了，父親又跟着往上爬，半路上又打死了，只剩下一個女兒，她就參加了游擊隊，她叫李桂香，在隊上學習識字，長大起來，最近同游擊隊裏一個朝鮮人結婚，一齊到朝鮮去了。

可是，這些英雄裏面最英雄的是趙一曼。她瘦瘦的，尖下巴，很美。她是四川人，一九二二年，就參加了革命，後來她在莫斯科讀過書。她是一個勇敢，堅強而有組織才能的人。一九二七年回到上海，繼續在恐怖之下祕密工作。她並不是一個枯燥的人，她常常回憶着，她同她的愛人在南俄旅行的美麗的日子。她的愛人叫老曹，是平漢路二次罷工的工人領袖，後來他們就一齊到哈爾濱來了，以電業工人為主，展開了工人運動。她自然機警，是一個不顧危險的女人，一個熱誠的革命者，在哈爾濱度過那些恐怖的日子裏，有一天老曹突然的失跡了，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不久以後，趙一曼——這個知識婦女，到農村裏去了。她突然出現在珠河，她常常在羣衆前演講，她那鋒利而煽動的語言，很快把珠河南北都組織起來，她的手腕敏捷而強硬，她不但成爲婦女的，也成爲一切農民所擁護的領袖。

一九三五年。敵人對這一帶游擊區到處實行瘋狂燒殺，縱橫二百里的地區，滿山溝谷，

一堆堆的烟朵。趙一曼穿着東北農村婦女的服裝，梳一個髮髻，圍一條圍裙，穿行各地。那些壞份子，只敢從窗戶上望望她，——因為她銳利得如一把短劍，她的眼光，使他們畏怯了，當然，她那時沒有用那個美麗的名字，農民只管她叫『趙李』。她手下有一批女幹部，化名都姓李，農民在李字上加一形容詞來區別她們，比如胖李，瘦李，紅李，白李。由於她還一個游擊區團結的嚴密，敵人一舉一動，她都清清楚楚，她在無數次襲擊敵人當中，證明是一個勇敢而出色的指揮者，後來她的自衛隊改編為游擊隊，她成為三路軍一師二團的政治委員。

鐵路北燒光了，她們不得不把部隊帶到道南來；上級指示她重回路北，去堅持作戰。她帶領部隊，突破鐵路線重回路北，——在那燒剩下的幾間破屋，幾個農民的地方住下來。誰知，由於叛徒告密，正在吃飯的時候，屋外落得半尺深大雪，敵人以三倍的優勢力量，包圍山上，展開一場大戰。在落雪的夜晚，槍彈到處爆炸着火花，——趙一曼堅決的和敵人決鬥，可是三百個游擊隊員大部份死在她身旁，倒在她腳下，她手上的槍不停的發射着，腿却給敵人子彈射穿了。幾乎不得不最後停止下來，只十幾個人逃出重圍，團長王惠國，負重傷給敵人俘去，在附近一處小火車站上，他十分英雄的在敵人一陣排槍之下，猝然倒在血泊中。

趙一曼，帶着傷，巧妙的躲在一個山窟里去，這小山上一片白漫漫，一個傷兵的影子，又引起敵人注意，終於尋找到她的山窟里來。

她被押送到珠河縣的時候，這消息立刻驚動全城，無數人憤恨，憂慮，落淚；至於那些

土豪，劣紳就圍上來，想開開眼界，看看『瘦李』，因為傳說是太多了。趙一曼！這個不會屈服的，強烈的女子，她嚴厲的眼光如同刺刀的利劍，使這些無恥之徒低下頭去了。她再加上一陣叱罵，他們悄悄逃開了，他們的眼睛誰敢正視她呢；他們在她面前突然感到戰慄，受到嚴正的裁判。

日本人只有悄悄的把她送到哈爾濱。

趙一曼被捕，日本法西斯是興高彩烈的，在報紙上大肆宣傳，說她是趙尚志的妹妹，用着『紅裝白馬女匪』這樣刺目的標題。在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裏，她受了種種酷刑；過電，灌涼水，吊打，這些酷刑曾經令許多人發抖，許多人喪失意志，在她身上却失去了效用。法西斯暴徒在她跟前失望了。他們望着這個人，瘦弱的女人，感到失敗與恥辱。趙一曼每根頭髮都火焰一樣不可屈，顯得驕傲。她們把她送到一家醫院裏去養傷，他們要把她醫治好，再好好調弄她，一定要在審訊中折服她。趙一曼住進一座小花園一樣的醫院里，從窗口可以望見松花江，她覺得，哈爾濱無論如何是美麗的，不過，她沒有空閑喚起任何美麗的回忆。她影響、教育了那個姓董的女護士，她成爲她的同志了。



抗日聯軍中女游擊隊員

敵人一要審問，她就吃下安眠藥去，這樣，日本特務急壞了，他們惡劣到想起就在這個醫院的小房里來進行審訊。在這中間她的傷漸漸好了。

一天——一輛由白俄人駕駛的小汽車停到門口，連看守的警察一起，跟她一齊上了汽車，她神祕的不見了。

趙一曼的計劃實現了。當她沒有武器在手的時候，她用計謀戰勝了一切。就這計謀裏也包含着她的無限勇敢。日本人驚慌了，哈爾濱全部戒嚴。趙一曼却在三棵樹以外，換乘了一輛馬車向前走，……日本人跟着汽車輪印追擊。當她們三個已過了山嘴子，如果再走二十里就可以到達游擊隊所在的湯家店了，趙一曼重新又被捕了。她被押回哈爾濱以後，日本人宣告了失敗，他們不敢再審訊她了，他們只有槍斃她，在臨死的時候，趙一曼的眼睛還是亮的，她高唱『滿江紅』死去。董和那個警察被永遠的丟進黑暗的牢獄。她的愛人，老曹，不是失蹤了多少年了嗎？『八一五』以後，從監獄里得到材料證明，他早就死在哈爾濱監獄里面了。好幾次，沿着松花江岸走的時候，我總覺得在我行走之處，留有過無數無數英雄們腳

印……

第八章 東北的農村

一、土地呢？

富裕的東北農村，怎樣就呻吟在無邊苦海中了？

回答這一個問題，梅河口有一塊土地是個說明：這塊肥沃土地，給『日本開拓團』看中，就要強買，可是土地所有者不願意；日人在上游築閘一下放水淹沒了這片土地，結果莊稼淹死，土地還是算作日人的了。像這樣強佔的土地，在樺甸縣佔全縣土地三分之二；在松江賓縣的楊家燒鍋（今孝屯），一九三七年開始收買所謂『無住地帶』（禁住），三九年又強迫收買平原地，次一年由日人移住耕種，到四一年，附近一切好地都給強迫圈佔了，這一個過程，就是由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的門檻，農民整個的失去了土地，除了變成一個廉價出賣力氣的人之外，再沒有其他意義。

這種強佔，『日本開拓會社』用每天地（十畝）三元的代價強買，這還抵不上當時地價十分之一；『滿洲國拓殖會社』以每天十元代價強買，但是付地價時就預扣下五年的國稅。還有像從哈爾濱到牡丹江鐵路沿線百分之九十土地全在『國防地帶』名義下被強佔了。鐵路、公路、礦山、工廠更可以無限制的佔用和吞併大片土地。

日本人作了土地主，除一部份給日人開拓民留用外，把地轉回頭租佃給中國農民，這當然是醜地（壞地）才有份。日本人的地除了開拓民之外，大半以『勤勞奉仕』或者『勞工』來耕種。中國佃戶交租，要看日本人當時需要來定，比如他們需要大豆，佃戶就要買大豆交租。除去可怕的租佃關係之外，農村給『出荷』毀壞了，『出荷』——就是強制勒索，竟索取到每家收穫的十分之九；滿洲一年出荷數為八〇三〇〇〇公噸；附帶的還有線麻、大麻子、豬皮、豬血、白菜、土豆、大豆桿子，野葡萄葉等『獻納』。我記得當我從撫順到本溪路上，在一農家休息，我向他們找尋鞣靴草看，因為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鞣靴草，東北人四千萬里面起碼有三千九百萬靠它過冬，作棉鞋用。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農民取出一束白色細長的草葉，可是他嘆口氣說：

『十四年……我們連鞣靴也穿不上，因為要皮革統治……』

『如果鞣靴呢？』

『那不行——那要抓經濟犯！』他說到經濟犯，臉都皺起來。

凡是一切經過日本組合（這種組合有四十三種之多，統治的東西，是嚴禁私售的，如果發現私售或私用，就是經濟犯。有一個農村里的牧豬青年，在結婚前夕偷偷殺了一隻小豬請客，一下給特務發覺，在結婚這天他被逮捕了，因為他犯了三種罪：在他家查出大米是『國事犯』，殺豬漏了『屠宰稅』，豬肉帶皮吃（皮應交組合）又違犯了『皮革統治法』。農民偷吃一次大米，三年之後有人告發，仍然要丟到監獄里去。一切經過組合，把廣大農村吸吮乾乾淨淨，爲了不讓這批農奴餓死，繼續給他們勞動，『配給』些豆餅（一種肥料，喂豬用）

，最後是橡子麵（一種樹杓磨粉）；布一人一年只配給到半尺。現在東北人說：『如果不是八一五解放，再晚上幾個月，不知要凍死餓死多少人！』

農村還要捐負苛雜捐稅，單土地稅就有三種：國稅、縣稅、村稅。還有報國公債，『駐在員』（每村駐一日人管理攤派）的花費，門戶稅，勤勞所得稅，還有可怕的『儲蓄』。統治農村者，在開拓，滿拓之下，就是一批新式地主，『九一八』以前的舊地主不同日人合作者被打擊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日人扶植起來的地主，他們是日人爪牙，新的官僚屯長，特務，土地大量集中在這種漢奸地主，手，在通遼縣的姜家窠堡佔所有土地百分之七〇，東北平均起來有百分之五〇人口無地，黑龍江僱工則佔百分之六〇，屯長可以任意加重『出荷』，攤派，此如通遼降興當區三合甲甲長徐振國當甲長前有土地七〇天，當甲長以後馬上有一百二十天了；他們從土地，政權雙方來控制農村。他們剝削佃戶最厲害的是『上打租』，就是春天就要把一年租子預交；佃戶沒存糧繳不上，就向地主高利借債，這樣滾來滾去……一年到頭最後貧窮的人是連一滴淚水再也榨不出了。

賓縣開拓地統計：

項 別	旱田數	水田數	總 計
內國開拓民用地	11,144 垧	60 垧	43 垧
外國開拓民用地	4,077 垧	70 垧	890 垧
防水開發用地	680 垧	89 垧	10 垧
未劃地土地	3,453 垧	10 垧	

滿洲會社用地 3,975 垧 76

244 垧 09

合計

1,266 垧 09

23,598 垧 74

如以省份爲例，嫩江開拓滿拓佔地爲總可耕地面積百分之四四·六，總面積爲八五六萬七六九畝，開拓滿拓地則爲三八二五一五二十畝。

剝奪了一切生產條件之後，可憐的農民時常被抓勞工（農民說：「抓勞工就是死！」）成千成萬丟到煤礦里凍死餓死；在修小豐滿水電廠時，不少由於不能再忍受挺而走險的人，給捉回來，一個個掛在電網上燒死；一條從綏化到佳木斯的鐵路，十幾萬勞工葬送在山林里沒有回來。在農村里稍微得罪一下漢奸特務，就要被辱，打協合嘴巴，兩犯人對站互打嘴巴，更多的時候，就是兩排對打，你不用力，他就用皮鞭抽，最後大家愈打愈氣，扭成一團，他們在旁邊看着發笑，十四年，東北農民就如同走進了黑洞，不走不行，愈走愈黑。

一個農民悲哀的告訴我：「滿洲國那里有我們的路？」

二、農民的決戰

綏化縣永安區正白四屯。

一天，一個六十餘歲老人，眼含酸淚從街上走過，自語：這次一定得餓死，三歲小孩餓得長不大……自己去去零工，人家不要還養了叱罵！這是去年的冬天。是一個解放後的冬天，但也是一個困難的冬天，全屯有六十戶人將要完全餓死。

因爲一切財富還在富八手里。雖然在這以前，羣衆已發動了鬥爭，被鬥爭的是一個叫作

徐英文的徐大房屯長，出荷亞蕪的時候，日本人要十斤，他卻要十五斤，在屯中常常兇毆別人，把人家打得一臉血的時候，他自己好像越歡樂了一些，他們鬥爭了他，他賠償了大家五〇〇〇元，還聲明：只有改造自己才有出路。甚至羣衆也找到這一帶農村中封建統治的根子，那就是日本人的興農會長黃克武。他把自己兒子認給日本住在員小林作乾兒子，叫自己小老婆去招待日本人，然後他就更兇狠的毆打老百姓，四二年他讓全村多出荷五噸糧，爭取模範村。他家有一黃土坑，一次傅廣和傅廣明兩位五十歲的弟兄，在那里掘了一點黃土去補房屋，他發現大罵：『你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把土篩成細麵，把坑填滿！』兩個老人哭了一整天，沒人敢管，夜晚就自縊了，給人救下，全村人太看不過去，就派人代表到縣里打官司，代表一去就歷了二十多天。這一個銀號惡棍，現在輪到清算他的時候了。從縣里派來工作的李同志幫助大家翻身，領導這次鬥爭的是一個窮光棍出身的農會主席于會川，鬥爭發動起來後，李同志回縣里去開會了。

反動集團趁這時陰謀計劃反攻了。

這天，于會川召集大家到黃克武家去開鬥爭會，分一百五十石小米。可是羣衆進去以後，黃克武一下把大門關閉了。這時出來談話的是李同志的哥哥（李是本屯人），他說：『李同志太莽壯了，縣裏公安局說誰也不准鬥爭，不准造謠生事！』接着于會川說：『調查以後，過去是錯了，現在誰要再分糧，那就等於搶了！』這些威嚇，一個個落到剛發動起來的羣衆頭上，大家慌亂了。這時就一闌而散，只剩下二十人給拉着沒跑了。這時黃家殺豬請客。屯長寫了一張保狀，證明黃克武從未勒索，要大家蓋手印，有的不肯蓋，跳牆跑了，有的也

顏只好蓋了。於是鬥爭失敗了，正白屯沉入可怕的消沉中間去了。

縣上開完會，李同志回來了，還帶來一個工作隊，可是羣衆誰也不作聲響，都避開他們，暗暗說：『誰見了金錢心不黑呢！』

工作隊挨家調查，沒有結果，都是一樣話：『沒有什麼。』

這樣一天天過來，最後還是在街上發現了夏光林，就是那個六十歲的老人，腰下挾一小破口袋，……工作隊上的人從背後跟到他家，一看，在村邊上，一間小土屋，五尺來高，光線暗淡，住三家人。他說的那個三歲小孩子，因為吃不飽不會走路，沒衣服，養在絮滿乾草的雞籠裏，露出一顆頭，婦女沒衣服穿，亂圍一點破片子；另一家的小孩，抱着涼土豆坐在坑上哇哇哭。原來夏光林全家八口兩天沒吃飯了，今天就到黃克武家請求做零工，黃克武罵他：『你眼花了……：你去要飯吧！』這時工作隊提出由夏光林找大家窮人來商議辦法，一下來了一大羣人。

「姓黃的爲什麼不借糧？」

「嚇，姓黃的，從前窮人就不能從他門前走！」

大家商議一陣之後，覺得不能就這樣餓死在這冬天裏，說『人不親土親』，還是去找黃克武借糧，討論對象還有王克禮。一會工夫，窮人們抗了口袋在學校集合，把屯長，農會主席找來，講理借糧，春借秋還。一會也把黃克武，王光禮找來了。他們硬說沒有糧，羣衆就哄動起來，最後他們答應一人借給一斗，一共是五石四斗。這那天已黑，又下着大雪，不好拉糧食，每家先帶一點回去吃飯，等天亮再來量。當場由農會從六十戶中選出一個生活改善

部來管理遺事，就散了。

天快黎明，黃克武悄悄把夏光林找去了，給他饅頭吃，答應給他五斗糧，讓他去活動，只借給大家一石。夏光林跑到工作隊中去說：『減成一石吧！』李同志說：『只要大家同意，這事好辦。』這一來，夏光林怕窮人都反對他，又把地主的欺騙說出來了。大家去拉糧，當場對證，又把黃克武鬥爭了一下。勝利了，羣衆的勢力又在正白四屯佔了上風，於是又翻了一個身。這時窮人才把上次鬥爭失敗的原因，講給李同志聽。緊接着，三個農村工人聚會商議要求加工資，他們一下召集了四十人，在學校開會，可是誰也不敢講話，因爲他派了女人和孩子站在窗外聽風聲。後來把這些女人小孩趕走，大家談起來，先算了算賬：

米一五〇元一斗，布七〇元一尺，屋三〇〇元一年，秬稽每月三〇元，菜四元，這是一個雇工的生活費。

他們結局說：『工資增加以後，一定努力生產，愛護工具。』怕鬧起以後地主開除，就當場組織了僱工會，決定：如果開除一個，全體都不幹。第二天落大雪，工人晚間才有時間，就點了一盞小油燈，把地主請來開會，提出具體數目字，地主就說太多了，爭吵時間很長，才答應打頭的增加三千元，一般只增加一千元，企圖來分裂工人。這時一個打頭憤憤的嚷：『只給我增加二萬也不行呀！要增就全體增！』黃克武就喊：『不幹算了！』遂號召地主退席，他就向門前走，這時會場空氣緊張極了，突然一個僱工一拍桌子說：『好——你們不要吧！發給一年工錢，全走！』黃克武一聽從門口又折轉回來了。農民的決戰，爆發了，開始了。這時許多佃戶也跳起來，一下轉到減租減息上來，他們揭穿黃克武，在民主政府命令

下，明減暗不減的實際材料，要求全村開會清算。一陣颶風一樣，羣衆壓力向上陡漲，地主們的狡猾欺騙失效了。當場推出勞資雙方代表，保證一方面增資，一方面增產，減租問題要繼續清算。自從正白屯這一個下雪夜晚得到勝利的消息傳出後，一下影響了二十多村莊都動起來了。

夜晚很遲了，農會主席於會後找到了李同志說：

『我心裏有一件事，幾天吃不下飯，——上次鬥爭黃克武是我領導，我又出賣了大家，現在小戶都不理我，我把黃克武給我的旱烟都退回去了。』

李同志笑了笑安慰他：『只要你以後好好爲大家謀利益。』

于會川重新組織了清算黃克武的鬥爭會，把正白屯從歷史上的一本本賬都翻出來，暴露了一個地主是怎樣毀壞了一個村莊的。

二、耕者有其田

現在輪到怎樣來處理農村中的土地這個問題上來了，這是農民的根本問題。

怎樣處理？也許沒有人反對這些土地是敵僞產業，現在應當由人民去種，至於經過怎樣一種關係土地到農民手裏呢？

(一) 土地爲政府所有，租給農民耕種，向農民收地租？

(二) 土地爲政府所有，無償分給農民耕種，但農民沒有所有權，只有長遠使用權？

(三) 土地爲政府所有，組織農民集體耕種？

我想我的這些擬想，也許恰恰曾經被千百人想過，甚至這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會引起某些人的煩惱。但是解放區政府確定的辦法是那樣簡單而明確，一個方針：把土地無償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去，農民并取得土地所有權，執契爲業。這樣做的結果，農民將從此獲得土地，住，在這土地可以蓋自己房屋；死，在這土地上有自己墳墓，他們可以長遠的種植下去，一泡尿也要送到自己土地裏去。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的體現，我相信是來自孫中山先生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在從前世界裏他們失去土地，現在世界裏他們有了土地。

在賓縣全孝區一個部落裏，一天，農民們開起討論會來了。縣裏的幹部在入羣中說：

『現在分開拓地了，要看老百姓的意思，老百姓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老百姓熱烈討論之後的結論是大家均分。這時候有一個有車有馬的舊牌長提出要求，他說：『有馬的應該多分地，因爲馬要吃糧吃草，』這一來，引得農民有的笑，有的氣起來，特別是沒車沒馬之貧農說：『有馬要多分地，我問你：我們沒馬的借馬耕地是不是要錢？要是錢，是不是要多分地？』這是一個敢於在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貧農，他的話却使更多貧農激動起來，發出同情的笑聲，有的還插上幾句話，這使會場上空氣對立起來了。

舊牌長是壞人，第二天的會上，部落裏的貧農突然揭露他一件隱私，他家裏藏有私槍。

可是會議上還有富農，富農提出：誰種的地仍然歸誰種。這個問題貧農不滿意，可是沒有發言，也沒得到結論。第三天，僱工和貧農提出了主張：『要分彼此拉開均分。』上面只是一個例子。我調查過很多地區，都是從這種農民會議上，產生了分配做爲土地的具體辦法

像遼北省的鎮安村，把農戶照經濟情況分爲五等：第一等是吃現成的，即不勞而獲的地主，無權分得土地；第二等是年年有剩的，即有僱工的富農；第三等是年吃年用的中農；第四等是少吃沒穿的貧農；第五等是赤貧的僱工及孤寡等。以上二至五等均有分地權。各地的辦法一般是照顧到勞動力、人口，主要是把土地分給最貧窮最需要的爲原則，不是預先擬定的一套，而更多時候是在實際解決糾紛中，由羣衆所創作。

經過羣衆討論，產生了分地評議委員會，鎮安村這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是三分二是貧農，中農與富農佔三分之一，來領導分地工作。丈量土地一開始，全村情緒更高漲了，大家動手，算盤，毛筆，地樁子，量好尺寸的繩子都紛紛拿出來，他們知道丈量好之後的土地，就屬於他們的了，這時便充滿歡騰愉快。土地分配之後，農村經濟上起了巨大變化，百分之七十五的貧農和僱工上昇了，他們成爲自耕農，獲得了溫飽，現在這一個偉大的經濟變革預示着一個偉大的社會變革，據黑龍江北安第四區調查：

(一)一九四四年的僱農一二一戶，佔十二·六%，即約爲五分之一，但是一九四六年他們變了，由一無所有變成有土地的人了。

(二)一九四四年的貧農三〇四戶，佔五四%，一九四六年階級內容上有了變化，每戶取得二垧土地，同時還有貧農上升爲中農。

從這個調查可以看出：在滿洲國對於貧窮的人只有下降沒有上升，現在解放半年，一下就有九戶上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預兆呢？成千成萬人從瀕於死亡的界線內爬出來，帶着

他們滿身傷疤掌握了土地。——這不就是一個民主的經濟前途、社會前途的真實的開端嗎？

四、一個模範農村工作者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訪問了馬斌。

在訪問以前，我聽到幾個人把他當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紹給我，他是共產黨的賓縣縣委書記。他剛剛從賓縣來哈爾濱，明天他也許就要離開這裏。那座樓上一間小房間裏，燈火輝煌，隔壁會議室裏正在開會，他擠出開會的時間，坐在我對面。他是一個普通的年青人，橢圓形的臉，並不是什麼滿面風霜，一手裂紋，而且他臉上似乎有點紅潤，細長的眼睛，些微的近視，還沒到帶眼鏡的程度，就是這個人，他成爲賓縣人民所最親愛的人。

在縣裏，他的辦公室，經常爲貧窮農民擠滿；他們對他像朋友一樣，馬斌在鄉下也是如此和他們睡在一條坑上面。

他說過：『我們有一個規矩，不吃糧戶（富戶）飯，不住糧戶房，專找窮戶人家住吃，給他家糧食菜金。』

比如，他領導過賓縣救濟站清算配給店的鬥爭，在沒下屯之前，先在各屯走了走，然後選定兩個最窮的屯子：一個是大仙堂，一個是河西屯，把工作組住進去。因爲——曾經有過這樣幹部，他一下去就住在糧戶家裏，據說這裏好辦公，糧戶供飯也不困難。可是這樣一來，多接近了糧戶，少接近了窮人，多聽糧戶的談話，少知窮人的痛苦。窮人不願到這種糧戶家裏來，就是來了，因爲有糧戶在場，什麼話也不好說，幹部到窮人家去訪問，糧戶跟在後

面監視。最好談心的時候，是晚間睡覺前吃飯後，這些時間都在糧戶家裏，等到到窮人家裏去，人家早出去打柴，做工去了。馬斌不是這樣做。他到處鑽到窮人區裏去。什麼樣的鬥爭、減租、反奸，大事情都跟窮人商議，因此他到那裏去，窮人就歡迎他，保護他，在不安全的地方，農民就輪流去放哨保護他。

馬斌是一個在上海住過的知識份子，而且他著過書，但是他有一顆爲羣衆服務的決心。他開始是松江軍區政治部的民運部長，他要求給他到下層去工作。

那個夜晚，他一坐下，先告訴我：

『滿洲國時代農村就是警察和地主當權。——這種封建勢力跟帝國主義結合，是很典型的。』

隨後，他轉到農民痛苦的生活上來。我驚訝他從情感上那樣熟悉農民的苦痛，他說：

『我講幾個故事給你聽：那時農民要出荷，——老鼠，要山上跑的；還要山葡萄藥子，康德十一年（四四年）下大雨上山去採，採得不好，後面警察就打，太衆恨極了，把山葡萄連根拔下說：「明年看還要不要！」抓勞工，有一個朱憲章生了病，他女人去了，漢奸罵她：『我這裏也不開窗子，你幹什麼來？』特別是抓思想犯——（他下着註解：什麼叫思想犯，就是還未見之行動，但有可能者。這到底叫作什麼呢？）給你黑布一蒙就抓走，一個人低着頭走，警察說：「你低頭想什麼？」抓走。那時人們都把壽衣準備好掛在大門後面，抓的時候就整起走。』

（這時，在我們旁邊有一個「小鬼」，本地人，他插上來說：「連檢錢也要出荷，怪不

「怪?!」

我相信：這種了解愈深，對於一個好的農村工作者，愈是需要的。因為他懂得羣衆中的仇恨，這種仇恨將要在什麼場合上迸出火花。

果然，在今年一月間（東北嚴冬時節），他領導賓縣羣衆燃燒起來了。他們鬥爭了一個無惡不作的人物，——城廂區西牛街的高閣王，減了房租。隨移就轉入對舊區排長進行反貪污積谷救濟糧的鬥爭，乃大量發動和福順興，裕泰盛配給店的清算。這天有八百多人抗着大旗，先到永利東，一見女掌櫃（她當家）就鬧起來，女掌櫃說要找福順興（糧存在福順興），立刻武裝押她轉向福順興。羣衆水一樣湧到，剛到院，錢櫃裏發了一槍威脅羣衆，羣衆擁向錢櫃，裏面跑出一個安子清，開口就罵：『混蛋，滾出去！』羣衆立刻憤怒起來，大聲喊打，農工會的人上去把安子清綁起，不准動彈，——這時石峴峯掌櫃露面了，大家問他：『我們的配給糧應該還給我們！』『你不該留下發洋財！』『我們餓肚子，你發洋財，真沒良心！』一個老太婆喊：『我們餓死了，我們要糧食！』……貪污苛扣的配給店低了頭。羣衆就找麻袋，找倉房，一面派人去找大車，——一面算賬，過秤，上賬，退糧就從下午開始，當晚留一百人守倉房，補麻袋。第二天、第三天都繼續運糧。這樣一來，三天以後全城六個區都和配給店清算起來，有一處，掌櫃把配給糧不肯補齊，一個老頭子跳上桌子講：『八一五後你自知漢奸難保，幾百輛膠輪車，往哈爾濱拉，今天無論如何要給足，我們這十四年，滿洲國變成警察國，特務國，壓迫國，你們把我們逼得苦死了！』這一次，羣衆從配給店罪惡中，算回八十萬斤糧食，度過嚴重的冬天。

這樣羣衆鬥爭的風霜，使馬斌更深刻懂得：武裝力量——應該屬於誰，因此羣衆要求武裝的時候，他又發動向漢奸惡霸起槍，他告訴我：

「日本人十四年沒起出的槍，老百姓知道那個惡霸家裏有，滿井一處都起出五支來。」四月廿四日，賓縣進行了一次農民武裝自衛隊的檢閱，一千多農民帶了新的武器走過去。

馬斌又進一步組織了生產。他把很多冬季農閒無事做的賣工夫（零工）的人組織到「滿拓」山林地帶去打柴。這時由於他親身參加，他又研究了山林地帶問題。原來「滿拓」山林，從前是強迫人民砍柴出荷，「八一五」後，山林地帶開放了，什麼人都能去採。可是對窮人依然沒開放，因為他們沒有車馬無法運輸，砍下來堆在那裏，過兩天就給有車馬的人檢走了。了解了這種情況之後，他就把這山林地帶採伐權暫時交給農會了，由他們組織大批工人解決山地居民生活及城內燃料問題，專門採伐、運輸。一般人只能趕着馬車到那裏去購買，這樣三個月，採了一八九車木柴，賣了四三一五〇元錢，解決了四百九十五個貧苦工人的生活。

賓縣人民在半年中間真正翻了身，這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在我和他談話以後，就沒再在哈爾濱見到馬斌。別人告訴我他回他的農村裏去了。我覺得他是捨不得離開他的農村的，農民的溫暖該是如何深啊！

我離開哈爾濱之後，在途中看見「東北日報」有一篇社論上說：「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這一類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風出現！」他受到共產黨東北中央局的獎勵：他是一個模範的農村

五、快樂的張萬福屯

在黑龍江的時候，我專門作了一次農村訪問。

我坐了馬車走過一些草甸子，上面有水泡，叢生的柳條，草地縱橫着綠色，沿着一條溝子繞一個大彎，到了張萬福屯。舊的村莊全是草屋，可是我發現：在村莊邊緣上，農民正在爲自己建築新的房屋，——紅磚，白木料。發現之後，我立刻從車上跳下來。一個立在木梯頂上的農民高興的招呼我：「十四年沒得到一塊木料，一片磚瓦呀！」在破舊的草屋附近，我又發現另外一所用鐵皮釘成的新家屋，很精巧，有玻璃窗，太陽光裏，鐵皮上的黑漆發着光，木板搭了牛棚，還有用鐵絲網圈出的一塊菜地，大車輪在地上，黑牛睡在一旁，這情景使我真正看到快樂是怎麼回事了。原來這些紅磚、木料、鐵皮、玻璃、鐵絲網，都是從日本人兵營裏住房上拆搬來的，特別是鐵絲網現在顯得十分和平，有用了。

張萬福屯是一個十九戶人的村莊。

屯的農會主任蕭元慶——四十幾歲，蒼老，面孔滿是風霜的誠實農人，叢生着鬍子，痧眼，他穿着一件短得出奇而質料很好的日本制服，他告訴我：這屯子有將近三〇年歷史，早先黑龍江召人墾荒的時候，開始在這荒田上建立了一個小村莊的，就是張萬福，愈來愈多，就發展起來了，大家都是靠力氣墾荒過日子，……日本鬼子一來，這裏所有的地都給開拓團佔去了，十九戶人家從那去後，再沒一個人再有一寸土地……」

「那怎樣活下去呢？」

「大家回過頭再向日本人手裏佃地種呀！……除了交租、出荷，你想想！人死了幾年，報不上死亡，一天報不上就要一樣出一份荷，我們就是受盡着人間的苦，吃不上，喝不上，偷偷吃一點，——還得在門口放個打更的，你瞧！這北安縣駐了多少關東軍（他指着遙遙一片兵營）——他們要豬，小牛、小雞、鴨要活的，一送去就聽到一聲慘叫，他們把鷄活剝了皮，送到冰窖裏存放起來，我們一年到頭就是不拔完，一回天上過飛機，屯長鼓鑼把我們都趕出來看，看完，一個人出了五角錢飛機捐。」

一面說着他領我走進屯子裏頭來。另一個農民對我說：

「現在老蕭也是區農會主任呢！」

突然老蕭把我一拉拉到一處。原來這屯周圍有一百多垧地，都是開拓地，現在一下完全分配給大家了，蕭元慶在這中間分到了四垧土地。現在他在他租種的草房旁，蓋起三間新房屋來，繞着這新房屋前後，就是他分到的土地。房子還沒蓋完，樑上貼着紅線，寫了『上樑大吉』，他把我一拉拉到房前面，自己筆直的站在那裏，叫我爲他拍一張照片。在對光的時候，我清晰的看到老蕭的臉，那每一條深深的給風霜打出來的皺紋，都興奮得在微微的，微微的顫動。

現在張萬屯的人有了土地，也有了房屋。這時我就問：

「張萬福屯一百多垧地，——可是你們怎樣種得上呢？」

在這以前，我一直在懷疑一個問題，就是土地分到貧農手裏，是否一下就全部解決了耕

種問題。因為據我所知，東北土壤是膠質的，普通熟地也必需三匹牲畜拉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勞動力問題呀，可是張萬福屯，我來時是在土地分派完後一個月，所有的土地都種上了。原來全村在分了土地之後熱情極高，農會主任蕭元慶馬上領導，把所有牲口組織起來（這是很好一種互助換工的辦法），把所有一百多垧地都耕種了。

我問：「這樣一來，有牲口人家的地先耕了沒牲口的不就誤了春耕嗎？」

「不。」蕭元慶堅決的回答，「我把有牲口人家的地耕種一部份，把沒牲口人家的地也耕一部份，保證誰也不遲。」

從前——貧農沒有房，租房很貴，租不起一間，租一盞坑，租不起一盞坑，租半鋪。我最後在村莊邊沿上發現一處小小泥房，就遂滿滿住了三個家庭。

張萬福屯土地分配得好，在誰門前就分給誰。目前有十戶上下在建築新屋，不久以後這裏將出現一個新式的農村，這個農村最大的特點是沒有飢餓和貧窮，有的將是無窮的快樂。臨行在街上，有一個黑鬍子賣勞力的人，喃喃對我說：「我家在城裏，——這裏我沒分到土地，我要求我算這裏的，我讓他們把我寫上，我要搬到這裏來，……」我看農民是多麼羨慕土地了。

第九章 黑龍江紀行

一、東北小城

如果是冰封雪凍時節，我不知道我怎樣完成黑龍江的旅行。這裏是中國的北極，這裏經常受西伯利亞寒流的影響。

同時，幾個月以前，據說這裏有上萬的土匪，從各處向新成立的民主社會進行燒殺、襲擊。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在呼海線，曾經半夜從住宿的車箱裏出來，試驗着在杳無一人的月台上散步，結果一切平靜無事。鐵路上，一些車皮從遙遠的佳木斯，興安嶺森林裏運來木頭。我從哈爾濱向北經呼蘭城之後，到達綏化，我很歡喜和一個東北小城接觸一下。

一家『火磨』（東北人這樣叫電磨）幾家『燒鍋』（釀酒廠），這就構成這一個東北烏克蘭的北滿糧庫地區小城的動脈。從鄉村中，六個馬拖拉的馬車經常絡繹不絕裝滿糧食到城裏來。『火磨』一天能消化一千八百多袋麥子，每袋四十斤，磨成麵粉。高粱從釀造燒鍋的一根木管裏，每天流出一千多斤酒來。我真驚訝：爲什麼東北各縣都有這許多『燒鍋』，農民們需要這許多酒麼？領我參觀的那位險皮發皺的老掌櫃乾脆告訴我：『要喝這許多。』我想這也許是勞動與氣候的關係吧！但是在日本人手裏，除了一小部分酒配給到農村去以外（

頂可笑，是酒的瓶子凍裂了，因為裏面三分之二是涼水，大部分『燒鍋』『火磨』的產品，成批的裝上火車，火車日夜不停把它們運輸到工業區或日本國內去。一個小城，在那個時候實際上只是日本吸收農業物資的一個囊袋，這是它和農村的關係，至於它和大都市的關係，它只是一個加工的支站而已。

在我到的這天，綏化街上塵土給太陽晒得發熱，市民穿着夏天的白衣裳，熱鬧的參加廟會去。有些小學生，站在馬車上搖着紅綠紙旗，宣傳『要和平——不要內戰。』我的馬車夫告訴我，這都是十四年沒有的事。

從前——一個小城，就是一個小世界，它的主宰，必定是一個最富有者：他在省裏有幾千垧土地，城里有幾條街房屋，成羣的驃馬，他是『火磨』與『燒鍋』的東家，他有炮樓，有『大排』武裝，因此他有了這一個世界，他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或死。一個小城裏住着周圍一帶土地的地主，但他們用不到到鄉村裏去操勞，只需要派出二地主，管家的，佃富農，代他收租，經營土地。偽滿的一套統治都按在這小城裏，——興農合作社，配給所，一切是吸收與配給的關係，禁止自由貿易，自由生產，將工商業集中在城里，農民要一盒洋火也要依靠城市。這種反動集團，比如通遼縣城一切都是『敖玉峯等士紳八大家，義隆德等商業八大家』，在綏化縣，同樣的支配者集團之領袖，住在一條僻靜大街上，小孩子指給我：『這就是常八的房子。』

常八是綏化的魔王，他是常蔭槐的兒子，這一條街的房子都是他的，他開設了各種店鋪，他還殺了無數人。

我看了他的住宅：巨大的黑鐵門，進去是一塊能容二百輛大車的院落，有井，有倉庫，有馬房，——從前這兒還有無數草垛吧！再進去才是另外一段院落，隔着一重門，完全給花和樹遮滿，樹叢中露出一片洋房，——有曲折的走廊，蜂巢樣齊整的房間，刷得潔白，玻璃窗，有最現代的浴室，有電燈。在它城牆一樣院牆上再接高五尺鐵絲網。——據說從長春來的『顯貴』，如果要走入黑龍江，都得先來看望常八。連那個老朽的歡喜在身上帶根綬帶和勳章的『國務總理』張景惠，有一次也是下榻在這個可靠的地方。常八的罪惡是說不完的，現在只講他一個爪牙的行爲就可以知道他了。

王怡貴，是一個惡劣而兇狠的人，依靠常八勢力，做了綏化縣自衛團長，他霸佔過一個鐵路員工郭興五的女人。郭興五原來是一個光身漢，從南滿來，在鐵路上受苦十餘年，才積錢討了老婆，生了孩子。這時候，王怡貴却把他老婆搶到家裏去了，——甚至連他的孩子一齊搶去了。這時一個日本特務崗本就出面藉故要抓郭興五，那麼他只有逃走了。幾年之後，他悄悄回到綏化，一個夜晚，鐵路上他的同伴李福春瞧見了他，又黑又瘦，破破爛爛，可是他的情感還沒斷根，他想看看女人和孩子，女人已經不見了，經過千方百計弄到了孩子，他就悄悄抱了孩子從此不見了。今年一月，李福春被民主選舉為三班七組組長，他就出來替友報仇。王怡貴在擠滿三千人的電影院裏，經過公審，一顆子彈打死了他，——被壓迫的人向舊社會挑戰了，常八幾天以後，也同樣給一顆子彈打死了。現在常蔭槐兒子那豪華的房屋不再屬於他家的了，我去看的時候，鐵門上貼着一張學校的招生廣告，一個窮人坐在門檻上朝我笑。

現在，這個小城，就如同一根發亮的引火，——寫着「興農合作社」的房屋封閉了。倉庫的門敞開着，只有成羣的麻雀。兵房的馬路上長滿青草。人們並不因為破壞了舊的傳統而生活混亂起來，相反的是繁榮起來，許多人忘情的——穿起最好的衣裳坐在馬車上，馬車夫緊張的在人羣裏喊着。次日，我那一節車廂又停在海倫，這一個像是外國地名的小城，曾經因為馬占山黑河抗戰而馳名世界，它是呼海線終點，在它和綏化中間隔着一條呼蘭河。在這小城裏，充滿同樣情調：緊張，熱鬧，（東北人的特徵）因為熱，我在十字路口上喝了一瓶冰鎮的「喀瓦斯」（是由俄國傳來的一種清涼飲料，以麵包發酵製成，微酸而甜，有專門工廠製造，流行在哈爾濱，齊齊哈爾以北）；我發現這城裏有一股輕便鐵道，據商人說是日人鋪設爲了到附近山上取煤和木料。現在海倫人發明一種可以坐二十人用馬拉的車子，順着鐵軌跑，一直可以跑到火車站，來往的車子都擠滿人。我還在一家商店裏換了我的手錶帶子。我說：這些小城很可愛，——它古老，東北特殊農村味道很濃，它的工業就是釀造、製材、磨麵、但是加上俄羅斯的「喀瓦斯」，日本人的建築。它們的街道寬闊，街旁水溝都修了整齊的木頭蓋子；它們可以不盡的吸收與安嶺很多新鮮木材，它們在電影院、戲院裏看戲，也在那裏開會，會議裏時常是尖銳的，激動的，而大家感到輕鬆，愉快。小城對鄉村，改變了從前狹窄的面目，它們開始招手向鄉村要求糧食，農民則不再是送出荷，而是做生意。

深夜一點鐘。一點星光也沒有，小城酣睡了。我坐了一輛馬車平安的從樹林裏穿過，回到我的火車箱裏去睡覺。

二、「國防線」的指揮站

現在輪到我們談談日本人的「國防線」了。他經營了十四年，從海參威那遙遠的東方經過整個興安嶺，一直到外蒙邊界。我覺得他們特別迷信興安嶺那些奇異的山谷，他們從那裏伸出砲口朝着蘇聯。我到黑龍江後覺得，如果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冬季攻勢，不是失敗的話，日本法西斯是不是會發動一個對蘇進攻呢？時間也許遲，但絕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時他們將從黑龍江這條線開始侵斷西伯利亞，因為他們早就在這兒修好一條鐵路，像伸出的劍，從北安向北直伸到國防線而抵黑龍江邊；西面還有一條從訥河、嫩江也要直伸到國防線，北安聯接着這些鐵路線，它恰好形成這一條「國防線」背後之總指揮站。

關於北安和黑龍江（滿洲國分爲二省）日本人的書籍上說：「……今值大東亞聖戰決戰之年，爲順應國策方針，乃側重防衛之強化，……俾期完成戰時下兵站省之重任。」「……邊隔黑龍江，與極東蘇聯領土相接壤凡達一千四百公里，所謂「國防省」……」

興安嶺——鑿出很多山洞，這些洞裏可以通電車，有火藥庫、墜道，據說還有一條祕密隧道，從孫吳開始，可以通到蘇聯邊界去。這些年是不准任何人到孫吳以北去，除非你有特殊身份或者帶着勞工證。

北安，一九三一年時候，還是一個二三十戶的村莊。完全是爲了軍事的目的是，把它造成一個省會。現在還不過是四萬人口的小城，——自然日本人并沒想把北安造成哈爾濱或是長春，而北安就是北安，一切建築物全按嚴格的軍事計劃，兩排巨大兵營遙遙相對，可以

停放數百架飛機機場上無數飛機格納庫，一些紅色或灰色的樓房在離火車站較遠處是司令部以及它的附屬機關，醫院和一個頂不可缺少的特務機關，還有許多倉庫和冷藏庫，實際整個北安說來就是一個大兵營。但悲哀的是這條國防線，簡直一點也挺不起胸脯，像是紙糊的一樣，去年強有力的紅軍渡過黑龍江後，激戰二日二夜，在喀秋莎大砲猛轟之下，就突破了興安嶺，從此一氣直向南下會合各路紅軍解放了全東北。於是這一個北安，風向一樣突然就變過來了，它失去了它的軍事指揮站的意義，目前它的全部意義是黑龍江省的政治中心。

從前一個日本什麼司令官會從那白色建築物的大門口走出，走上他的汽車，而現在這裏是省政府，我到了這裏，——誰在膠合板隔開的電話室裏打電話，有一列火車載運了民主聯軍的傷兵就要到站，省政府工作人員擁着一面紅色的大旗去組織站台上的歡迎會；在布告牌上貼着一張布告：因為陳大凡主席調哈爾濱充任北滿鐵路管理局長，省的行政委員會決定由楊英傑副主席代理主席。

二、黑龍江省政

我在一座小樓上，看到代理主席，這個身材特別魁梧，肩膀堅實的東北人。他剛在不久以前出版了一個叫做『北安第四區調查』的小冊子，在這小書末尾他寫着：『只有深入羣衆中調查研究，才知道那些事使羣衆痛苦，那些事使羣衆快樂，他們缺少什麼？需要什麼？在他們各種需要中，解決那一件或幾件才能基本上解決了問題』。他這話是對一切政權工作者

、羣衆工作者說的。

關於目前黑龍江省政他答覆了我七個問題：

第一、黑龍江解放情形？

「八一五」以後，羣衆在抗日聯軍領導之下一度組織了民主大同盟，但是漢奸特務在各地騷擾，特別是大漢奸尙其悅，以國民黨挺進軍第七軍軍長名義，把一切敵偽殘餘勢力集中在泰安，同時在北安市內進行破壞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北安，從十二月十五日到三十日。一連五天放火，先是彈藥庫，後來揚言要把一切大建築燒光，第六天汽油庫也炸了；同時從通北，繼之綏稜，孫吳、德都、拜泉紛紛向人民作軍事進攻。民主聯軍以抗戰將領王鈞將軍爲首，集中力量打擊了泰安的土匪窠，大部殲滅俘虜，從此爲一轉折點，逐漸肅清敵偽殘餘勢力有九千人。

第二、黑龍江省概況？

黑龍江省共二十一個縣，二百五十萬人口，可耕地爲二百三十八萬垧，爲豐富產糧區，各縣有二十一處火磨，一處火磨日夜可以出二千袋麵粉，裏面一部份屬於大漢奸的已收爲公營，還出產亞麻，過去日本人把它運到哈爾濱去織成布，現在我們已研究出紡織機，存儲的亞麻，可以織成二百五十萬尺布，十五萬件大衣，有七家工廠在製造，還有一萬車箱已採伐好的木材；最富裕的當然是漠河、呼瑪一帶金砂，可是黑龍江過去農民是貧窮的，這裏有一份拜泉時中區的調查，它告訴我們無地者六二·八%，無房者六四·六%，無牲口者六六·五%，總之黑龍江省百分之六十以上農人過着垂死生活，現在我們分配敵偽土地來解決這個

問題，房子鼓勵老百姓自由採木建築，賓州李屯一〇〇戶中六〇戶無屋，現已有三〇戶蓋起房子，牲畜力問題，用互助辦法，農民叫做「插楔換工」。

第三，民主建設程序如何？

一月卅一日召開了全省人民代表會議，從最貧苦農民到地主都有代表參加，大家來討論全省問題，提案一百餘條，有很熱烈的爭辯，如物價是否應由政府規定問題，商人代表反對這樣做，說自由貿易，最後結果是自由貿易，但不准囤積居奇。在還會議上產生了臨時會常駐委員，平天放將軍被選為議長，從此各縣都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

第四，農村工人生活？

這里土地多是富農經營方式，有地，雇工人，自己也參加勞動，打頭的僱工一年七千元工資，作十一個月工，只够吃飯，一年兩套衣服和家庭生活得不到解決，就是夏天中午，日頭很毒，不准歇午，也不給草帽蓑衣，因此生活很苦痛，農村中百分之五〇人口却依靠雇工生活，他們是日本人抓勞工的對象，一點生命保障也沒有。

第五，目前農村生活情形？

現在太平了，從前出荷五百萬石，佔生產量百分之六十，現在建設公糧，包含城內商工及鄉下農民合出十二萬石，只佔生產量百分之二、四，且以累進方法計算，使小戶担負輕微，至於百分之六十的無地貧農根本免除了，如拜泉縣五垧地以下農戶都不出。現在不但生產上，權利上也都平等，因為十四年糾葛，打官司者甚多，政府司法方式簡單，受了冤屈的總能打贏，窮人說是看到太陽了。羣衆還在鬥爭中改造了政權，過去時中區十七個屯長中十一

個是富農，五個是地主，一個是流氓，現在再來看一看，時中區十七個屯長，七個是貧農，四個是中農，兩個是雇農，兩個是中醫，還有兩個小商人。

第六，教育方面情況如何？

北安，克山，拜泉，明水，慶安，綏化，望奎，海倫，綏稜都有中等學校，還有省立高級中學和師範都開學了。開辦了一個軍政學校，有八百餘學生。

第七，商業有無發展？

以海倫爲例，從前有四百八十九家商店，現在有七百五十四家商店。過去沒有的，現在有了，比如糧米店三十二家，金店三家、肥皂六家、豆腐店三十家、大車店二十家，肉店很多。

我在北安停留五日。除了車站附近有一部分舊市街多木板房屋，爲繁榮市場外，東西兩大營已被破壞，地下到處散着斷了的鐵絲網和電線，但新增加了兆麟電影院和兆麟書店。一家每日出版四開張的黑龍江日報。晚間電燈很亮，有日本式的暖水池可以洗澡。我每工作到夜深，玻璃窗外總是呼呼的吹起大風，我就心野外的一點綠色會被吹跑，但早晨在那開滿了野花的草崗上，閑走着很多荷蘭種奶牛，馬路上走着上課去的學生，晨光顯得那樣潔淨。

四、閒話黑河

到黑河去掘金子，從小是我腦筋中一件又神祕又浪漫的故事。知道一個剛剛從黑河來的人住在同一棟樓房裏，我不等他休息，就拉他到我房間裏喝着熱牛奶談起來。

黑龍江北部地廣人稀，從漠河經過黑河到佛山，順着黑龍江的一條邊界線竟有三千里之遙。黑龍江是一條洶湧澎湃的大江，黑河市就靠着江岸，一片樓屋，很齊整。隔江是蘇聯的阿穆爾和赤塔兩個州，和海蘭泡市。『滿洲國』時代，除勞工以外，無能通過訥謨爾河者。沿弓背形之黑龍江岸遍布工事，兵營，並埋藏有六十里射程之地下大炮，大批軍隊則住在山里頭。

漠河，鴨浦是中國出名的產金地帶，很多工人在這地區山溝中採金，過去礦主在大山溝中築上幾百間房，儲存下糧食，引江水進來。春天把工人放進山溝裏，警察就堵住山口，從此禁止出入。工人在裏面淘出的金子必需賣給該礦主，一錢金子可得五六百元代價。淘的工夫，礦主進行嚴密監視，以免偷盜，且金砂只准淘出十分之六七，剩下金砂堆積起來屬於礦主。交到賬房，又是一重剝削，賬房人要發一發，一面發一面吹三口氣，工人頂怕這三口氣，因為吹一吹，不久從地下就能掃起幾錢金子，可是工人在各種管理下還是設法偷帶出來。

另外一種特殊工人是沿着黑龍江放木排的水手，在湧湧江面上，七八百根木排順流而下，工人在排上搭一小棚，掌握木排，這種工作含有極大危險性，時常在觸礁時破碎，拆散。沿岸有木材公司站，在江上漂流一個月可放到哈爾濱，放一次得到三千元，一夏天只能放兩次。冬天一來，江封了，地也凍了，探金工人和放木排工人，就都帶着拿命換來的金錢到黑河市度其享樂的冬天。冬天黑河便從雪堆中露出它特殊的繁榮，等春天一來，他們又帶着僅餘的一件破衣服走了。去年冬天，他們又擠滿黑河，却沒有再昏沉過日子。他們清算了放木排的工頭，竟全體拒絕了放木排，結果，木材堆積如山，還是決定了增加工資，每次給安

家費，做衣服，於是這工作又恢復了。在土地方面，靠黑龍江岸一帶沃土，地主富農已開始採用火犁，割草機，牽引機作平原地上的大規模耕種了。

談到夜深兩點，我真嚮往於那富有魅力的遙遠的黑河啊。

五、人民英雄于天放

黑龍江的人，沒一個不知道于天放的。聽說他最近到海倫去了一次，從數十里外奔來成萬的人，聽他說話；他在北安經常有成羣結隊的人，來看他，因此他那里常常擠滿人；聽說他現在簡直不能出去，到處就會給羣衆包圍，羣衆簡直着了魔一樣。

我到北安以後立刻去看他。他身材高大，面孔微紅，但他是那樣沉默，頭髮很秀美，端正的鼻子，談話時眉毛時常微促，有時低下頭去停一停。他不吸煙。他住在幾間日本式房屋裏。

他就是淞江省呼蘭縣人，清華大學學過經濟系。一九三二年冬他和同學張甲洲（張平洋）祕密回歸東北，組織了巴彥反日游擊隊，後來又到齊齊哈爾做地下活動，不久被敵人追蹤，就到淞江下游的富錦縣，做一個中學校的英文教員，最後他組織了一部分人趁着黑夜，攜帶了油印機，電台出走，在敵人追擊激戰裏面，同行的張宗孚（清華學生），陳訓，郭華一等都犧牲了。他終於到了部隊裏面，從此他在抗日聯軍三路軍裏，堅持了興安嶺冰天雪地中無衣無食的生活，他是一個出色的士兵教育者，他擔任了第六支隊的政治委員。

這以後，我真門詢問他那震驚東北的逃獄的事情。他說：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點三十分鐘，我從老金溝裏（那時他孤身一人住老金溝森林一土洞裏堅持工作）出來，在綏稜縣向陽區一個村莊小學校裏，由於叛徒告密被捕了。」

捕到他，敵人快變得很多，很多人從長春趕來看這個無畏的英雄。審問時用種種酷刑拷打，他只有一句話：「只有一死，沒話講。」他們最後把他解到北安。下車以後用黑布蒙了眼睛，由兩人拉着轉了幾十個圈子，讓他神志昏迷，才押進一個祕密特務室。誰也不知他關在什麼地方。

于天放進來以後，知必死，決心掙扎一下，——可是這是很少希望的，那特務機關是銅牆鐵壁，日夜由二日本特務輪流把守。而且他甚至連方向也不知道。但是堅強的意志不准他有一點失望，一天忽然從窗戶上露出一些微弱的光亮，從這點微光中，他看見院中一座灰色樓房，——他就把這灰樓當作指南針，弄清了東南西北，同時從隔壁監房一批囚人口中零碎記下一些話，約略辨出了方向，於是布置第二步，如何擊斃看守者，最後從獄室中的大鐵爐（土語叫『別拉氣』）上發現一隻鐵門可作武器，這時剩下考慮的是選擇一個什麼時間？打擊的對象是那一個人？

在這細心準備過程中，已入獄五個月。他想七月下旬至八月初當是最好的青紗帳時期，同時莊稼野草都結實，可不致餓死。

恰在七月五日，在克山活動的一個抗聯同志趙忠良也被捕送到這裏來了。

趙隔牆悄悄問：『于天放在不在？』他以為是日人的騙局，不理睬。後來趙說明自己是

誰，如何被捕，同時他傳達：『德國敗了，八路軍新四軍正往東北挺進，已到冀熱遼，抗日聯軍部隊正在整理！』於是兩人祕議逃獄。于天放問：『草多長了？』『可以藏人了。』

一切周密的計劃好，最後難關突然自行開啓。

原來有一天，特務機關長永井走進來！拿了一張小興安嶺詳細地圖給他，要他標明符號；將來滿洲兵滿洲時從何地進攻，那處可走坦克，那處可走騎兵，抗聯從何處配合作戰，任務是什麼？……于天放看出永井的慌張，可是看着這張詳細地圖十分高興，就答應下來。可是催了幾次他推說未畫出來。

七月十二日早晨一點鐘。于天放將軍望望我說：『一個最後勝利的日子到了。』

恰好這晚，每班看守二人，卻只有石丸一個人來了。于天放被允許在廊中就電燈畫圖，夜晚放封時趙忠良也帶了鉄爐門出來了。這時全獄人都睡了，一點聲音沒有。於是，于天放突然從背後向石丸猛擊，兩人翻在地下立刻扭作一團，翻來覆去，搏鬥了十五分鐘，石丸要喊他就把手塞進石丸口內，石丸拚命咬，他痛死也不取出，最後終將石丸擊斃，從口袋裏搜開一把鑰匙，一隻夜行指南針，打開兩重門，擊碎第三層窗戶，跳了出來。這時把地圖圍在腰間，手上拿着夜行指南針，跳木牆出來，往西跑去。

黑暗中不知道路，一下闖進飛機場，折身逃出，東方已經微白。聽得街里警笛亂鳴，槍聲不絕。這時他四肢無力，掙扎跑了七八里路，天已大明，鑽進一小塊麥田隱蔽起來。這時才發現雙手疼痛難忍，原來左手食指皮肉全部咬光，右手亦咬傷，渾身血漬斑斑（談至此，他舉起已殘廢的左手給我看看）。這時敵人飛機二架低空偵察，沒有發現他。

天黑以後，走出麥田，到大鉄橋邊工棚內與趙忠良約定地點會面，一夜竟未找到。天亮藏進一小松林，下午七時了，——突然聽到林裏嚙嚙腳步聲，原來日僞警察正在搜索這小松林，他決心最後只有搶槍，以求速死，一日警果然走近二步遠近，目標已被發現，他奮起一躍，逃出松林，滾過大路。伏到二十步遠草叢裏面，日僞警察慌張中沒弄清方向，拚命往北追去，搜來搜去，直到天黑才走。汽車就從他草叢邊過了幾次也沒發現。

他逃獄後，日人大爲驚慌。『滿洲國』報紙上用極大字標題：『于天放逃跑，滿洲國失去了大半。』長春來了命令，一定要捉到。省長各廳長都受了處分，停止辦公一個月，到處搜捕，整個黑龍江都亂了，所有老百姓都給驅趕着到處手拉手——走遍所有草地，山林，不放過一寸空隙，密密尋找于天放。

日本人以白布一百疋，膠鞋一百雙，勞作服三十套，滿幣十萬元，……計百萬元價格懸賞。誰要隱藏，全村誅滅。可是羣衆憂愁了，臉孔陰沉起來，海倫一個小販情願替他死，許多老年人燒香許願，說只要于天放逃走，中國勝利了殺一隻豬，特別是拉着手搜尋的人，一進樹林就輕聲喊：『于天放——藏好一點！』

餓了四日四夜，只吃了一點野菜，于天放渾身軟弱無力。一天晚上到了小屯邊，一下給六七個棒子隊（自衛隊）跳出包圍了他。他一看無有辦法。就說：『我就是于天放，我爲了抗日奮鬥十幾年，你們有中國人天良就放我走，你們要發財，我死在中國人手裏也甘心！』他話未說完，其中一個青年農民劉國忠一躍而出說：『出了這樣一個救國英雄，我們不能害他！』大家說：『不能捉于天放！』就一齊到小土地廟燒香發誓，誰也不准走漏消息。這

時正是遍山遍野撒大網捉他，他們偷偷把他藏了一天，次日晚間給他一雙舊鞋，一些乾糧，送他數里遠才分手。這時他知道趙忠良已被殺死，他決心西走訥河重組部隊繼續抗日。

從此他白日不敢行動，夜間還得繞過屯子，找着溝壑走路。在德都荒原上踟躕前進，雙腿刺破逐漸腫脹，雙手潰爛不堪，終日得不到飲食，只吃一點野草，麥穗，生土豆子，喝一點河溝或車轍里的污水，全身破爛，臉黑得像木塊。他一到訥河就得到「八一五」日人投降的消息，於是重組抗日聯軍，重回到黑龍江來。

這樣驚天動地事情，聽了真使人興奮，感動。說完，于將軍就領着我去參觀他逃出的監獄。因為這一座灰色的樓就在他住房對面，現已改名為天放樓。他隨走隨指點那陰暗的單身牢，那廊道，那重重鐵門。以及那最後擊破的窗戶。我聽着，我望着他微紅的臉，他是如同穿過驚濤駭浪的巨船，他興奮，但他十分沉靜，他幾乎足有一種氣魄，可永遠擊退一切逆風暴風，因為他是那樣沉靜。

第十章 西滿草原上

一、草原上的都市

西滿是一片無際的平野，田壟長得無盡無休，大地如同巨大動物，披着原始的深褐色，更多的是大片草地，草地上顯得枯燥煩悶。我順着烏爾河，經過烏雅河，到了嫩江之濱。在這大草原上，一些小火車站帶着它那綠頂或深紅頂的小小更樓，彷彿啞然望着天邊十分寂寞的樣子，過烏雅河不久，到了齊齊哈爾。它是第一個出現在草原上的都市，它在鐵路附近，有喧嘩的機器聲音。

車站的樓頂高聳入雲，比哈爾濱的還要壯麗。

站外是一片廣場。馬車箭頭一樣往這邊奔來。走向一條夾在綠樹影裏的柏油路，我在東大營一片蕭蕭自鳴的白楊林裏，找到我的住處。這二百餘年的古城，過去東北三大省會（吉林、奉天、齊齊哈爾）之一的都市，給人以鬱然沉穆之感。晚間，坐小汽車到一劇院去。這劇院在一條深巷裏，戲台為半圓形，有雕花飛簷，電燈極熱，台下許多方桌，看戲的人圍方桌而坐，一面品茗一面聽戲，兩邊廊坐狹窄而擁擠，一切設備還保有清末民初的樣子，古香古色，比起北平肉市街廣和樓還要倒退，觀眾却十分擁擠，一面揩汗，一面鼓掌，坐了十餘

分鐘我就跑出來了。從大平原上跑來的人感到城市生活的侷促，但從此却可考察齊齊哈爾的迅速恢復繁榮。我乘車給夜風吹得清醒後，到了另外一處，兩旁完全是樹木和花園，走進一座洋房，到了涼台上一看才知道就在車站附近。這房間的主人是西滿鐵路局長郭維誠，他原是張學良將軍的機要秘書，東北軍一百一十一師副師長。在這房間裏，我看見了將近十年未晤面之老友，現在嫩江省主席于毅夫，他還是那樣高偉而面色健康。他會是一個教授，東北救亡總會機關雜誌『反攻』的主編人。在他旁邊沙發上坐着西滿軍區政治委員李富春將軍，他沉默的吸着烟，頭有一點傾側，細聽郭維誠局長的談話，郭是剛剛從海拉爾，滿洲里一帶視察鐵路情形回來。他對面坐着車向忱老先生，他轉動着手中的手杖，黑鬍鬚，光頭，面頰發紅，一看就是一位東北老人。我在窗戶附近吹着涼風，——外面電燈光中是樹影，花影。從那戲院到這裏完全是兩個境界：一個顯得陳舊，古老似乎打開古舊箱笈發出可愛香味，不過充滿市民生活興趣；一個是完全現代化，輕快、明朗、而并不煩雜、喧擾。從這兩個鏡頭推展開去，望個齊齊哈爾給我的印象就一部分是舊的城市，那是城內及一條繁華的商業大街；一部分是新開闢新建設區域，它們混合起來。

夜很遲了，感謝于毅夫主席的熱忱，他到我住的地方來談了二十分鐘的話。

他民國十七年時候，曾經是齊齊哈爾第一中學校校長，他家鄉就是松花江和嫩江三角地帶的肇東。從他談話之中，我知道嫩江民主鬥爭是很艱苦的，這半年剿滅了尙其悅土匪，尙是偽滿時一個中校軍官鐵路段長，國民黨一下把他提升爲中將。但他還是一個敵偽殘餘份子，土匪。彭濟寰還帶來三百個『鐵石部隊』來接收嫩江，三個月貪污攤派了四千多萬，——這

些壓迫人的勢力被趕走以後，嫩江省得到了全部解放，于毅夫主席原來離開齊齊哈爾，就又重來齊齊哈爾了，——現在嫩江五百里已通航，運輸糧食，運輸公司是商辦的；還有嫩江漁業公司，採木公司，第一批木排已從江上流放下來了，……

特別是在努敏江上，修築了一處查哈陽水閘，這一水利工程，可開十幾萬畝稻田，日本人從四〇年開始經營，一萬勞工死了好幾千。現在花了兩月時間，把它修好了。查哈陽小鎮復活了，原來只剩下幾十家，現在幾百家都回來，開辦了火磨工廠，飯店，繁榮起來。由於這水閘的築成，下面一帶村鎮都免去了經常水災，羣衆歡迎得很。

他答應明天把汽車借我用一天。果然天明以後車子開來了。車上笑吟吟走出車向忱老先生，他說也花一天時間陪我看這裏的市面。同行招待的還有省政府一個祕書。我們從發電廠到了幾處學校，車子就開到『嫩江日報』社來。他們出版一種四開張的日報，每天銷路上萬。社長們正計劃把這日報擴大。我在這裏得到民主聯軍在遼東區收復鞍山、海城的勝利消息，這是爲了和平撤出四平、長春之後的新攻勢，新勝利。從一處規模宏大的民衆教育館出來，到嫩江邊上的市場來。這裏有樂隊吹奏，一布篷遮蓋的廣場內一個馬戲團正在熱烈的演出。這裏樹林遮着陽光，小販攤甚多，宛如北平之天橋。附近却有一巨大圖書館，據老館長談這原是滿清時一座藏書樓，以後陸續增添，萬福林爲黑龍江省督辦時，復以五十萬元興築此鋼骨水泥宮殿式的圖書館。牆外小山頂上有亭，爲望江亭。穿過一小木橋，即至嫩江岸上，有一陽江茶社，絲絃聲中有歌女清唱，使我記起老殘遊記中描寫大明湖的場面來。但此處江水甚淺，原爲一支流。午間車向忱老先生到學校裏去，我便一人駛出市外，直奔嫩江，

看到浩蕩江流，水面平靜而極深，許多小船往來捕魚。

嫩江魚產甚馳名，泰來、杜伯特及大賚爲全東北淡水漁業最盛地，晚間吃到生魚，尤爲特色。

當留齊齊哈爾時期，我又一度到鐵路官舍訪問郭維誠局長，暢談從海拉爾到滿洲里一帶情況。海拉爾爲蒙古呼倫貝爾地方的中心，據談過興安嶺後，除牙克石、海拉爾，三河出產小麥外，其餘全是草原。主要出產是布特哈一帶的木材，其次爲牲畜，蒙古人多過遊牧生活，一般講興安嶺以東多漢化，以農村種植爲主；興安嶺以西，如索倫、巴爾虎族則接近外蒙，多爲遊牧生活。

中長鐵路線上有扎蘭屯，百克圖六大城市，過去沿鐵路線地帶會劃爲東省特別區，自五月五日以後火車每天照常通車了。從扎蘭屯到滿洲里，許多俄羅斯人分布各地，每座車站都有。牙克石北沿海拉爾河有六個俄國人村座，他們從前是白俄，在這次解放東北戰爭中，他們要求得到蘇聯國籍。在牙克石附近森林區支線六二公里車站，有長鬚鬚的俄國人站長，以前是一個老哥薩克的騎兵連長，現在他認爲在十月革命之後進行內戰完全是一種錯誤。現在他兒子都參加了紅軍，在保護蘇維埃祖國戰爭中，三人戰死了二人。他們現在這一帶并無任何制外法權或者類似的權力，全部服從中國的法律，甚至他們做過壞事的會將遭到清算鬥爭。他們大部分過着貧困生活，可是渥輪磋夫則成爲一個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他開闢有海拉爾，牙克石兩大林廠，他有大塊土地和拖拉機站，他有酒精廠、火磨廠、火鋸廠、發電廠、他的家在牙克石市內，他不被大家所歡喜。但他經常派人到美國去留學。

扎賚諾爾是一煤礦區，每日產煤一千噸，但質量不好，發熱力只抵撫順煤之半。

國境上的滿洲里，是一個風景很好的歐化城市。過去中東路通車時有三萬人口，現在只有七千人。這裏的人，可到呼倫池捕魚，魚只要一元就可買一斤，春秋可捕旱獭，能手一日可打七八隻，一隻獾皮值二百元。

火車鐵路還是俄羅斯大彼得時代修築的，那時這一帶實為無人之境。車穿興安嶺高山極險峻可怕。

大森林區有六處，——博克圖、伊立克德、烏奴耳、免渡河、牙克石、海拉爾。日人曾投資三千萬，現已採伐木材可裝二萬七千車箱，……我聽着這些談話，似乎聞到那森林及草原的香氣。

二、新生的二代

東北二十歲以上的人，對於「九一八」的慘痛才有切身的感受。從十四年黑暗世界中，衰老與無辜者大批死亡，可是新生的一代又長大了。雖然由於家庭的影響，他們還感到悲痛的身世，燃着民族意識的熱情；如果要仔細尋找，從他們身上怎能够沒有烙痕。比如言語上的協和語，生活習慣上說話時不斷鞠躬，小女孩的頭髮剪的是日本式，穿的也是那短短的黑裙，甚至拖着可憎的木屐。

一次，我捉到這樣一個小女孩問她：

「你是中國人是日本人？」

她立刻兇狠的咒罵我而且大叫：『我是中國人！』
我清楚——她們的血液還是新鮮的。

如果說今天她們還沾染有許多『滿洲國』時期的生活習慣，這一點也不奇怪。你只要想想那十四年是多麼長就行了。比如聽到協和語，看到他們對你鞠躬（特別是職員、小市民），我們內心只有暗暗傷痛而同情他們。可是在這若干問題上幾個大都市普遍流行着一種對國民黨的反感。原來他們從天空上坐飛機下來，自己享樂腐化，見了東北同胞這些習慣卻叱之爲『亡國奴的習慣！』好像是這許多許多年沒出息，才把東北淪亡，而勝利又似乎是他們的恩賜。而不理解東北同胞在這解放之際正含有火一樣熱情，虹一樣希望，我要說：他們是無罪的，有罪的正是你們——自以爲是『勝利者』、『征服者』，真是厚顏無恥。

因此，在長春，有一個青年實在受不了那種氣焰，就把寫了『……到處不留爺，爺去當八路。』的貼子貼到趙君邁市長的門上去。

一個姓關的青年文藝家告訴我，他如何被作爲思想犯而被捕坐牢，在那牢裏只准盤膝打坐，一次夜晚，他聽到隔壁一青年夢中慘呼『媽媽，我看不到你了！』而發瘋，不知多少人發瘋，多少人給打死，而醒的法西斯統治把無數青年毒害，無數青年屠殺了。現在呢？——凡是國民黨所到之處，到處搞三青團特務組織，監視進步同學，製造恐怖，『救救孩子吧！』爲什麼不讓他們從深淵中解脫出來，而一定把他們靈魂染得漆黑，遭踏他們的心地。

在齊齊哈爾，我却參加了一次熱烈的歌詠比賽會，——在女一中的禮堂上，擠滿了穿白衣服的男孩子，女孩子。一批批走到台上去，唱他們愛唱的歌子，抱着希望優勝的信心，——

！自由而愉快，每見到這種場面，愉快的熱淚總容易讓人迷糊了眼睛，我彷彿從每一個孩子身上都看到許多傷痕，而他們生命旺盛，戰勝一切，以愛美的心情，高聲歌唱。

一個下午，我去訪問了兒童教育家——出名的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模範工作者陶端宇

。她經過數千里跋涉來到東北，她還是在孩子羣裏面，她在幫助一批更苦的孩子，從思想上走上新路。

這在東北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以為應該花上三年五年時間，慢慢進行教育工作，讓他們從歪曲的理解世界到真正的明白世界，這是一件多麼緊要的事，這是有關下一代的快樂與幸福，以及一個新的社會。陶端宇在抗戰以前是個很年青的孩子，但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確定了一條：一切為人民服務。她創造了楊家灣小學校，她的教學是與實際相聯系的。她現在不在一間任何名目的學校裏，她在一個區的各界聯合會裏工作，但許多年青的孩子圍繞着她。我去的時候，在她那空曠的工作間裏，正有一批學生在熱烈的談論；黃昏，我們在一家茶食店裏吃喀瓦斯和牛奶的時候，她又和一個學生談起來，她談得那樣多，而且是隨時隨地。

她告訴我：『滿洲國』時期，每年一次思想檢舉，他們養成一種習慣，到現在為止，誰跟他講話，他們總以為後面有尾巴（監視他們的特務），現在逐漸啓發，他們在改變。

他們向她提得最多的問題是：『我們應該走那一條道路？』『如何才能把祖國弄好，實行什麼主義？』現在齊齊哈爾有文化協會的組織，還有一個同人性的『無名作家聯盟』，準備

出版一種刊物。我到郊外看到好幾隊青年在嫩江邊上，穿着顏色鮮豔的衣服，作短足旅行。

二、最後一次旅行

在西滿最後一次暢快的旅行，是從洮南到白城子，這六十里路，我乘着馬車，在無邊無際的洮兒河草地上走起來。

馬一边走，一面吞嚼着青草。太陽柔和，因為夜晚落過雨，這科爾沁右翼中旗的草原忽然變得十分耀眼，如同極顯綉的壯年人，渾厚、有力。天邊一朵朵小的雲彩，發亮着。草地上伸出一朵朵紫色花朵也發亮着。忽然水泡裏一隻野鴨撲喇喇的，在我頭上繞一匝飛了。嫩黃色小鷹掠着草面飛翔。中間在一個叫穆家店的村莊路頭上休息，小馬車從井裏提出冷水給牲口吸飲，我坐在一個小窠棚底下喝茶。一個醬紫色面龐，白髮白鬚姓金老人，坐在我身旁，他是賣茶的。

還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婦女，是一個愉快的女人，張羅茶水，她是老人的兒媳婦，她見到我們就想講話，但似乎不願搶在父親前頭來說。不久她終於直率的說：我們分到一塊地。

我真不知怎樣形容，她那感激與快樂，以及她與一個從城裏來的工作人員練的人的那種關係。

這時老人開口了。原來他們是錦州人，兒子給拉去當勞工，老人給拉去給勞工隊煮飯，自己常常吃不到飯，幾乎餓死。房與地都被強佔了，他們逃跑，隱藏到這遙遠的草地裏來，但這裏依然是貧窮，老年人伸一隻手到我面前說：『開荒——拿什麼開呀！牲口？我連狗都』

養不起，還牲口！……」

兒媳婦又插嘴說一塊地種上了：「現在真是可憐窮人呀！」

我上了馬車，一個穿藍衣服的農民還跟到車前，比手劃腳說：現在軍隊見人和和氣氣，從前一來，媽那個巴子！滾開！慢一點，拍！……上面一巴掌，下面一脚。他興奮的舉着打人的兇樣。我們的馬車又走了，一直到月亮上升，一片幽靜的光籠罩農村，田地裡還聚有很多人，走近一看原來是在丈量土地，馬車經過之處，地上劃着一條條分地的界線。人們已在分得的土地上開闢田園。

這一鮮明印象永遠留在我記憶裏，我浸染了農民的樸實的快樂了。

在康平，法庫一帶，農民完全的組織起來了。順山屯羣衆自動抓抽大烟的。道蘭套海村農會，綁了偽滿洲國村書記。小胡家窩堡農會抓了舊村長，審案子。那裏農會都掛了牌子，刻了木印，出佈告。他們有農會基金，辦了夜校，組織了生產作坊。那裏流行的話是「老天爺第一，農會第二。」廣善村的農會主任說：「現在地主不敢見面了，怕我記起他的舊事來。」因為那裏是緊張的戰爭地區，他們自己擬了一個加入農會的誓詞：

「不怕死，不怕反動派，敢要糧米敢娶地，窮兄弟一塊走」。

他們開會極嚴密，四面站崗放哨。

七家子劉善斗村從前的維持會長，道德會萬字會頭目，是很有勢力，在哈爾濱作過偽官的人，他住的房子像坐小城，房裏掛滿匾，他做過很多壞事，羣衆都懼怕他。分配開拓地，他首先造謠破壞恐嚇，鬥爭時又潑羣衆冷水。有一天他跑到農會，仍舊像從前一樣往坑頭上

一坐示威似的說：『中國我知道一些，滿洲國我也知道一些；國民黨知道一些，共產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人作事要看前看後，……』他正說得神氣，幾個農會會員進來，不客氣的叫他下坑，他還回說：『爲什麼？』這時曹二虎拍的給他一個耳光，把他那寶石頂子打落地下，這一下把他平常的威風打完了。後來一九〇戶農民鬥爭了這個漢奸，把他家的匾取下，倒轉過來遊行，——羣衆有如暴風雨一樣站起來，人民的世紀真正來到了。

我帶着一種充實而堅強的信心，一個早晨登上去葛根廟的火車，進入東蒙古地區了。

第十一章 東蒙古的無邊瀚海

一、自治運動

還是在齊齊哈爾的時候，我聽說有一個參加東蒙古第二次人民代表會的女代表，剛剛從王爺廟來到這裏。我覺得這是一個絕好機會讓我了解這神祕的東蒙古。不久我在一間設有鋼琴、寫字檯、掛有一幅蒙古老人畫像的，光線較暗的房內訪問了她。

塔娜——就是這個二十歲的短頭髮、紅臉、歡喜微笑的蒙古婦女的名字。她是扎蘭屯的婦女代表。她穿着黃色的西裝，束着黑腰帶，赤脚，她是那樣健康的人。她在扎蘭屯一家蒙古學校裏任高級教員。扎蘭屯是一個鴨綠河畔的風景區，有兩萬多人口。她家在鄉間，耕種田地，也牧放一部份牛羊，她從前也勞動過。

原來她不住在這房屋裏，同行的朋友問她『爲什麼搬到這裏來？』
她拍了一下身旁的鋼琴，她說：『因爲有它。』

塔娜是活潑的，歡善音樂和舞蹈，但更熱心是她正在獻身的蒙古自治運動。談到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她興奮的說：『真好，好好的開了幾天會，——最大成就就是成立了自治運動聯合會和民主的興安省自治政府，現在各處都要設立聯合會分會。』她回去就要設法成立扎蘭

所謂東蒙古，是包括整個興安省；北至呼倫貝爾，東至嫩江，西部是綿延的外蒙邊界線



一個區政府的自衛隊

，南與熱河接壤，在這個廣大地區裏頭，據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調查，約有二百三四十萬人口，其中蒙人與漢人各佔半數。他們的生活經濟狀況，大體上可以一條興安嶺來區別：以東大部漢化以耕種為主，牧畜為輔；以西如索倫，巴爾虎則為牧畜發達地區，保留着遊牧習慣，約三四萬人，從此可見東蒙是以農業為主的。日人則把興安省分為東南西北四個省，拉攏一部分蒙奸，採取扶蒙壓漢政策，統治權實操於日本人手裏，在『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他們進一步將蒙古王公特權取消了，採取的方式是蒙古王公自動把特權奉獻給日本天皇，實際把王公統治推翻，而以一批新官僚代替，以便更容易在日人『大東亞』政策下『激進』，不過這在客觀上却讓蒙古原始制度有一度大的崩潰而使社會來了一次變更，日人培植新官僚，辦學校，練軍隊，一方面來加強蒙古殖民地化，並且從驅使內蒙人與外

蒙人在諾門坎一次激戰，也可窺出他們法西斯的軍事目的。在經濟上，日本把興安省很多地區劃爲牧畜區，不准耕種，同時強制蒙古『出荷』（強制交納）牛馬，摧殘極爲沉重。

『八一五』——成爲無數蒙古人紛紛起義的信號，王爺廟，一下暴動起來把所有日本人殺光了，在這以後他們就舉起蒙古自治運動的大旗來了。最初在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曾召開東蒙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一度組織東蒙自治政府，這自治政府以博野局圖爲主席，哈鳳阿爲祕書長，特謨爾巴根爲經濟部長，阿斯根爲內防部長，達瓦爾什爲民政部長，張鉄城爲司法部長。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東蒙古派出以博野滿圖、哈鳳阿爲首的代表團到承德與西蒙古（指察、綏一帶蒙古地區而言）以雲澤爲首的代表團開會，會上確定內蒙自治運動，不是脫離中國的獨立自治而是民族與地方的平等自治，同時也就在這會議上，產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它統一領導整個東西蒙的自治運動，這個聯合會的主席是雲澤，副主席是博野滿圖。

東蒙代表回來，五月間在王爺廟開了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在這會上鮮明了蒙古人民的自治要求的方向，民主決定成立興安省，包括：

哲里木盟，（通遼及彰武以北地區）

興安盟，（以王爺廟爲中心）

訥溫慕仁盟，（以扎蘭屯爲中心）

扶輪貝爾盟（以海拉爾爲中心）

從這個範圍，可以看出與國民黨政府九省劃分中之興安省不同，按照他們劃分，興安省

實際只包括洮溫慕仁，扶輪貝爾二盟，蒙古人是反對的，因為有歷史根據前兩地區是蒙古地帶，如通遼設縣，那只是過去掘出去的一塊，是過去軍閥擇肥而食的結果，蒙古人認為不應該遺就歷史的錯誤。同時確定了政府是聯合性質的，縣旗都歸盟領導，在會議上並且選出興安省政府：

主席——特謨爾巴根

副主席——張策（漢人）

參議會議長——博野滿圖

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分會主席——哈鳳阿。

這就是十個月東北風雲變幻中的一幕東蒙古自治運動的真實的概況。

二、歷史的悲劇

談起蒙古民族的解放鬥爭，那是很悠長的一部歷史的悲劇。

這個曾經輝煌過全世界的民族，最初毀壞在滿清統治者的手裏，滿清是實在畏懼蒙古人的英雄善戰的歷史傳統的，便想了一個妙計，那就是表面上把蒙古的政治地位提高於漢族及其他民族之上，實際却是削弱他們的戰鬥精神。這種政策的內容：

一、封建的王公制。

二、將蒙古各部改爲盟、旗、間隔各旗關係，給王公以大權又多設王公，以增加彼此間矛盾。

三、提倡喇嘛教，優待喇嘛，鼓勵蒙古人作喇嘛，使人口銳減，疾病激增，生產停滯，民族意識消沉。

四、限制經濟文化發展，陷蒙古人與愚昧。

五、限制蒙古武裝，以消磨蒙古人武勇精神。

總括滿清的政策精髓在於：王公及喇嘛，使蒙古人在幾百年中間，從最初就消磨了他們勇往直前的豪氣，而軟弱在宗教的香烟繚繞之中。

在這以後，由於經濟被漢族商人操縱，於是很快發展成爲搶奪與鞏固蒙古市場的墾殖政策出現了，這從光緒年間開始，而在辛亥革命後，軍閥與反動的統治者都沿着這一條路對付蒙古，其中無理侵略蒙古人土地最殘酷的是『兵墾』。——實際就是變象的獨佔。這樣做的結果，很快將內蒙肥沃土地十分之六、七佔了，將蒙古逼向他們唯一的牧場草地和沙漠邊沿。可是『辛亥革命』的影響，蒙古人歷史積壓的仇恨，從此一聯串的血的鬥爭展開了，爲了反對軍閥的放荒，打過仗流過血，遭到屠殺；後來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大漢族主義，更是非常之仇恨，這種反侵略的民族革命便在這沉重的軛下發展起來，遠在一九二五年在全中國那革命的大風暴裏面，東蒙古誕生了他們爲了爭取民族解放的政黨，他們進行無數的工作，——哈爾阿、特讓爾巴根，便是這個革命組織中的優異的份子，而一九二七年以後這一個解放運就被迫轉入到地下活動中去了。跟隨而至的是在這蒙古草原上，黑暗籠罩了一切，無情的追殺與捕殺，不少英雄的古青年，就最後流出了他們的血，……那是悲慘的，驚人心目的，許多蒙古人到今天還深深爲他們的歷史的悲劇悲哀。

日本人來了，壓迫更厲害了。

可是，蒙古人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我行走在全安省的時候，我曾經想到：一個民族從它那樣的震撼世界的強盛，一下落到衰微與無比的落後，竟在短短幾百年間，在世界上恐怕蒙古是一個最足以令人回憶與好奇的地方了；可是，——貧窮、人口死亡下的衰微、落後、並不就把蒙古人要求解放的心壓死，從蒙古看中國革命，也許會更懂得中國革命的殘酷與重要吧！因此蒙古人的民族自治要求，簡直是沒間斷過；因此當「八一五」後，他們便銳進的走向自治運動，在這一點上還可看出蒙古人帶着他們的勇往直前的豪氣，當然，歷史也使他們更冷靜，更有豐富經驗了；同時歷史也達到了不同的時代，歷史的悲劇應該結束了。

現在，他們在聯合會之下，有青年團的組織，還有鐵路工人，木瓦匠等工會，王爺廟的婦女協會六十多會員，同時從農村的清算蒙奸鬥爭中也開始組織了農會。在教育方面，在四二一年一度在全安省中心之王爺廟設有：

- 農業學校 一
- 國民高等 二
- 女子高等 二
- 育成學院 一
- 產業技術學院 一
- 興安醫學院 一
- 陸軍興安學校 一

現下，除普通學校外，在王爺廟設有師範學校二處，各盟旗都建立小學校，並辦有數種鉛印報紙，我看到的一種是『東蒙古日報』還有『羣衆報』『東蒙新報』『經濟報』。軍事方面，現在的領導者是阿什根，——一個上過日本陸軍大學，身體高大，英勇，而有政治見解的人物。軍隊名稱是內蒙人民自衛軍，在總司令部之下成立若干軍區，總共約萬人以上，却是一支戰鬥力很強，勇敢善戰的騎兵。我在旅行中曾幾次看到他們在馬上奔馳，還是那樣的活躍驚人。

二、走過瀚海

我從葛根廟開始我這橫貫東蒙古大草原的旅行。東扎魯特旗一個蒙古軍官葛里哥和我同行，當他最初跟我握手時，就誠懇的說：『每一個蒙古人都希望自治。』他的帽子上有一顆自治運動的標記，是一支套馬杆（象徵遊牧）和一把鐮刀（象徵耕種）綉在一齊。他沉默，圓面上顴骨突出，眼睛堅定而有毅力的看着人。

蒙古草原，顯得粗曠而荒涼，草原上空有巨大黃鷹和灰白色的老鸕，飛行滯重遲緩，我們幾次射獵，僅獲野兔。

十三日中午我們歇息在科爾沁右翼中旗的『大廟』內。廟為哲里木盟十旗集資興築，大故規模宏，廟身為白色，有紅頂及金光燦爛的金飾，在太陽中閃閃發光，十餘里外看去，像冲天射出幾隻金色火箭。喇嘛招待我們吃奶茶、炒米、黃油。廟在一處乾黃色山窪內，據蒙古人講附近山中有遼金古城遺蹟。離廟後渡一小河，到一農村中，蒙人住屋皆為單間獨立的

土屋，屋前有柴草堆、牛欄。臨窗爲坑。村中到處是牛、馬。蒙人多穿紫色或白色長袍，腰間束帶，有一壯男頭戴黑羊皮帽，上身裸赤，而穿毛朝外之



在草原上馳行之蒙古騎士

黑羊皮褲

• 一蒙古

兒童衣白

布袍，穿

黑皮長靴

。他們紛

紛向汽車

上兜售奶

豆腐。再

前進到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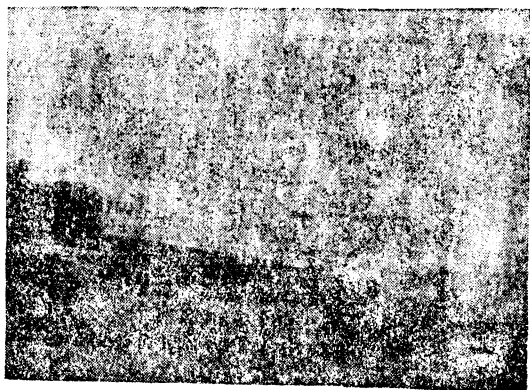
魯特旗政

府所在地

之魯北，

宿鎮上一漢人開設之小商店內。

次日，在起伏不平之草原中前進，一股股乾燥熱氣從草地中噴出，蚊蟲成團撲進汽車窗內。路上



金頂喇嘛廟

常有成羣野馬奔馳，——山坡有蒙古包，見一肥胖黑鬚蒙古騎手，輕快的從路旁駛過，使人神往於成吉思汗子孫的生活。……

這天晚啊，趕到『峴都』——蒙語是池中之天鵝的意思。這夜月光極明亮，月光中廟影沉沉，有喇嘛席坐地面望月誦經者。我被邀住一蒙古人家內。主人殷勤以炒黍米及羊肉乾招待。屋中有巨大銅火壺，原來蒙人移住外室，睡前突出一巨石置桌上細研，最後我才明白他是吸了草煙才入睡的。此間無木柴、煤炭、燃料皆為晒乾之牛糞，蒙人除食牛奶牛肉外，富裕者食筱麥麵捲沾醋。夜宿後，又逾過一沙漠，汽車向天山疾馳。使我浮起無限古代出塞詩中記天山飛雪之片段，現在則是春天，青草正肥，正是放野馬時節，大路側之山溝草地裏，蒙古男女雙雙騎馬且行且唱，快樂得很。

在蒙古瀚海中走了從突泉、魯北、天山、林東、林西、赤峯而後西行約四千里，從訪問及實際接觸中，我感到幾個問題：

很久以來，由於中國統治者在蒙古總想利用，挑撥民族矛盾來控制一個被削的民族，於是在蒙古散布了危險種子，不管是國民黨之以漢制蒙，還是日本之以蒙制漢，都使民族仇恨一天天加深。蒙古人是最誠實的人，但他們不會忘記政治上被屠殺，經濟上被欺騙的傷痛。只有今天，他們似乎是在這個問題上找尋一條出路的時候了。他們將從平等自治出發，來團結這一區域的漢人，這是他們的理想。他們說過去壓迫他們的來自中國統治集團，而不是普通人民，人民彼此是談不上怨恨的，到蒙古來的漢人同樣是在失業破產逼脅之下。

經濟的落後，是很多蒙古人跟我談話時都說到的問題。有一個蒙古部隊的團長說得很好

：「這首先是從政治原因上來的。」內部的腐朽王公制度及外部的民族壓迫，使蒙古人無法發展他的經濟；在東喀爾準族一個蒙古人病了半年，全家都無有吃穿，白天不能夠出門見人。

• 但現在蒙古人決心從發展牧畜和提倡耕種雙方着手，不過這還是一個艱難遠久的工程。

社會秩序，在我走過時已不成爲問題。但東部某些地區，曾經國民黨光復軍土匪擾亂。現在在民主聯軍幫助蒙古自衛軍下，已經肅清了。我在這時常二百里不見一人，一住戶情況下，并未發生任何襲擊或者槍擊的事情。蒙古人民要求走一條正常的和平道路，希望的不是混亂是安寧。

我也曾經把對於蒙古的民族政策，問過一個民主聯軍的幹部。因爲他是實際在東邊蒙古地區工作過的。他扼要的告訴我：「我們原則上不侵犯蒙古人利益，并且贊成與幫助他們民族的自治，在具體工作上，我們採取的是共同合作」。他告訴我：在東部中旗一帶，蒙古羣衆起來清算蒙奸興農會長阿鳳訥，參加鬥爭的有一萬人，結果阿鳳訥賠出很多牲口給羣衆。這些鬥爭的組織者都是蒙古青年人。這樣青年在洮南訓練班里有三十人，在齊齊哈爾民族學院中有三十人，在嫩江軍政學校中有一五〇人，一個教導隊里有六十人。我也曾以對共產黨的感想這個題目問過蒙古朋友，在昭烏達盟，那個面瘦，蒼白，黑鬍鬚的盟主席薩嘎拉扎布稱贊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一般蒙古人認爲在自治運動中找到了朋友。

四、雲木扎布和他的伙伴

現在我來介紹我的幾個蒙古青年朋友。是在扎魯特旗，一個黃昏，雲木扎布和他的四個

同伴和我談起話來。

官卜，是一個高大，明朗而寧靜的人，他留着頭髮，穿黃色制服和蒙古長靴。他和一個默不作聲，年紀只有廿三歲的色布格扎布，在辦一處人民合作社。無問題的，他們是企圖從合作社道路使蒙古走上新的經濟的道路，他說：『蒙古人經濟落後，現在的自治政府，鼓勵耕種牧畜，并且給窮人耕地和牲口。土地在蒙古歸旗盟所有，農民自己開闢了便有耕種權。牲畜採取富人把牲口借給窮人的辦法，窮人使用牠耕種，但所有權歸原主，牲畜由窮人放牧，繁殖後均歸原主，這對原物主有利，窮人亦可得到使用。過去日人侵略，要牲畜供出，有三牛者供出一牛，因此牲畜逐漸少了。現在辦合作社，家庭值萬元者入股十元，多加入者自便，以後一年按二期分紅，主要目的是調節布匹。』

我得說明，他們都是青年團員，青年團原為一種羣衆性青年組織，現由自治聯合會領導，目前他們政治活動的重點放在深入的宣傳自治上。散丹，一個頭髮很厚，誠懇，長臉，談漢話很流利的廿四歲青年，告訴我：

『我們蒙古七百年為封建統治——內有五公，喇嘛，外有中國軍閥和大漢族主義者及日本人，現在我們有為自治犧牲的決心。』

他望着我的眼睛，把最後一句重覆了兩次。而後他說：

『要實行民主，打倒國內大漢族主義政策。』他說現在使他感到興趣的是扎魯特旗召開了兩次旗的羣衆大會：一次是選舉旗政府主席，一次是討論如何改變經濟狀況。他們的青年團，多以蒙古知識青年為骨幹，他們是今天蒙古自治運動中熱情最高而具有決心的人；青年

團組織很普遍，多是做羣衆工作。他們經常開會，討論蒙古如何自治這一個實際問題。現在這一批蒙古青年起來了，帶着他們可愛的熱情，扎魯特的青年團裏有一個婦女工作班，它們幹部當中有兩個女青年，一個叫那仁其木格，一個叫教特根其其格。

格力格是一個有意思的青年，他黑瘦，大眼睛，尖下巴，像一個中國南方人，他三年前還是開魯中學學生。他家有三十隻牛，一百隻羊，是他的同伴中最富有的一個，但他似乎是一個職業的羣衆工作者，他是青年團的宣傳股長。

我問他：『你的家庭不反對你嗎？』

『不，老太太從來不反對我。』

他們現在正努力從教育上來提高蒙古人——雲木扎布談起來有很大感慨。現在規定施行義務教育，八歲以上都讀書，將在各艾里（屯）各魯圖克（區）設立小學校，六年以後送入中學。他們還都在爲義務教育服務，青年團員都到學校里去談革命理論。

對於蒙古王公、喇嘛，他們確實不是同情者，但，今天也還不是澈底的消滅主義者。因爲在自治這一個目標上，他們包括了蒙古廣泛的各階層，他們要在這一定目標上團結他們，但是他們將要限制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去作喇嘛，經過學校教育後，他有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到那時就不再限制了。

五、東西蒙古會合

至此，我們可以證明蒙古問題不是任何神祕事件，不像有些人惡意的宣傳的那樣，實際

這裏沒有「獨立」，也沒有「共產黨的操縱」，而是自覺的，蒙古人羣衆性的自治要求。蒙古人認爲他們的要求是有鬥爭歷史的并且沒有絲毫超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他們認爲全國民主運動是他們的朋友。

這次經過十三日橫貫東西蒙古後，到了張家口，在這裏我是專門爲了訪問雲澤主席，恰好不久以前他來到此地。

他告訴我：「四月三日東蒙古和西蒙古代表會議後，各地蒙胞紛紛慶祝，他們對內蒙古自治你看是多麼熱情！」

我問他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情形，他答說：

「自治運動聯合會是一個羣衆團體，民族團體，它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民族自治——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獨立自治。」

「現在內蒙十一盟都有了分會，做羣衆工作，而且大部分旗政府都進行了改選，從前王公有權兼旗長，現在王公與扎薩克（旗長）分開，而由人民選舉來決定。」

「那麼，蒙古的民主問題如何解決？」

「在民族自治運動中進行民主改革，喇嘛今天對參政表現很有興趣，今天也不是打擊王公，而是聯合，中心是爭取自治。」

「有人說聯合會是共產黨組織的？」

他笑了笑說：「聯合會是真正由人民中產生，代表人民的組織，在民族自治這點上，認爲與中共民族政策能相一致。」

後來他和我談起他們經濟方面的一種試驗，他們組織了一個內蒙古企業公司，任務是發展實業，將蒙古出產之皮毛鹽磁，運輸運銷，而吸收蒙古人需要的物品。

雲澤主席是蒙古的老革命家，綏遠的土默特旗人，方正的臉上，眼睛弈弈有神，還有一張寬大的嘴。他從十九歲就為內蒙古解放而參加革命鬥爭，一九三三年張家口抗日同盟軍時他組織了一東蒙古抗日軍，三五年又參加了百靈廟的抗日，『七七』以後在伊克昭盟堅持抗日工作。

從葛根廟到多倫，我會見無數正義的蒙古人士，使我真正了解蒙古民族之熱誠，可愛。他們目前還處在一個艱苦爭取自治的階段，但他們從歷史經驗吸取，也明白，自治不是誰能夠賜予的；因此我也感覺到內蒙古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一致過，從興安嶺山脈的最北角，到大青山，黃河套，東蒙古與西蒙古會合了。這個會合是極其溶洽而愉快的。我記得當我走過沙漠草原上巨大鹽湖邊岸，望着一旁巨大的遼金時代城苑遺蹟——經過多少年的衰微與軟弱啊！我預祝着蒙古人民的興起，不是走舊日侵略的帝國道路，而是新的平等自強的道路來。

第十一章 『殖民地的殖民地』

一，二度赤峯

這次經過三個月東北漫行，由突泉、魯北、林東、林西而抵達赤峯，是我半年當中第三次來赤峯了。

第一次是一月卅一日，搭C51運輸機從北平來。那時關於赤峯，簡直傳說得像一個神話似的冒險、奇怪。可是我在空中費時一點又二十分鐘就安全降落了。

一下飛機，在附近等汽車的時候，一個十八歲姓子的農民告訴我：

『蘇聯紅軍原來就搭帳棚，在這飛機場上住，後來在那面山上！』他指着東邊一帶董山，並指山下隱隱一片紅色房屋告爲火車站。

『可是廿三日那天都往林西那面撤退了。』

我問他知不知道執行小組，他答：『十九日執行小組來到赤峯。』言下頗露歡欣之意。執行小組住赤峯市內二道街，從機場乘卡車二十分鐘即達。熱河和蒙古接壤，赤峯爲蒙漢通商的城市，氣候奇冷。一到小組住處，跳下卡車就和美代表杜銳孟·託鉄洛上校握手，他是一個有嚴肅習慣的美國老軍人，談話聲音響亮，歡喜跟別人說：『我做了二十幾年軍官

」。跟着走來的是一位穿皮大衣，永遠微笑的軍官，他和大家誠摯的緊緊握手，這是中共代表段蘇權將軍。這個大院子由三方代表共同居住。但直到晚間八點鐘，在美國代表小房間中集體招待記者，才看見政府代表谷禮漢，他低聲聲明他在吐血。

當時正是爭執赤峯駐軍問題，這個歷史問題至今尤有價值，當晚招待會也就自然而然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面。

問：「赤峯治安由誰負責？」

答：「本地保安隊趙福興部隊。」

問：「保安隊歸誰指揮？」

答：「共產黨指揮，小組決定是共產黨的武裝。」

問：「保安隊何時即在城內？」

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保安隊即在城內。」

這回答是明確的，當時戰爭即已停止，赤峯應由共產黨負責維持治安，但國民黨採取各種方法要佔據赤峯，這是沒有理由的。因為赤峯的解放，是赤峯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我記起當時從飛機上走下來，立刻給驚奇的羣衆所包圍，其中一個二十餘歲粗壯紅臉的農民說：「『亡國』的時候連褲子也穿不上。」當時我問：「沒有布嗎？」「布都是配給，誰買就犯私！」——在熱河確是很多婦女連褲子也沒得穿，一個保安隊的副政治委員說：「那時游擊隊到莊上叫門，都先隔牆丟一條褲子進去。」

最殘酷是『集家併村』，這是日本人的治安方法，他們把農民從山溝往交通線趕，把山上

莊稼割了，房屋燒了，然後讓大家集中住一個閣牆裏，老百姓管這種地方叫『人圈』。老百姓寧願死在山間，認為『人圈』就是地獄。蘆蔚峪的『人圈』，因為羣衆不願下山，結果男人殺了，女人都配給了官兵甲牌長了，還有薩合川『人圈』，一次思想大檢舉五千人一部分殺了，一部分送到興隆縣吃了一頓高粱米飯，回來都中毒死了，最後一小部分送了勞工。一到夏天，『人圈』裏就可怕的流行瘟疫，天天往外抬死人。人們說日本人是把熱河當作東北的殖民地，以痛苦情比較，確實是如此。

今天解放這些地區的部隊，正是從那黑暗時候，就拿起槍來在大森林裏鑿洞堅持抗日。他們十四年如一日一滴血一滴汗苦幹，去年八月他們從赤峯南側進入市內，立即組織了維持治安的公安隊，——原在共產黨員王逸倫組織的祕密地下軍，也在蘇聯紅軍進入赤峯的次日（八月十七日）進入赤峯，這兩部份合併就組成現在的保安隊。

第三天，我訪問了赤峯市長張立文，他是一個十分可敬的人，今年才只廿八歲，但是從廿三歲他就在赤峯做祕密的抗日工作。那時是一個政權性質而是游擊隊形式的工作隊。那一年夏天，在八里罕甸子，卑斯郎營子的老河以北，建立了奔赤辦事處。張立文就是主任，那時老百姓一聽說這個政府成立，都高興得流下淚來。以後政府人員就在戰爭中過日子。一四四年武裝科長陳章在奔城西南蒙古縣犧牲了，一區區長賀忠一也被討伐隊包圍犧牲了，最令人起敬的是游擊隊長趙鳳梧犧牲之後，他的十五歲通訊員陳小四從戰場上被捕，被解往八里罕，他一路大罵漢奸賣國賊王瑞候（八里罕警察署長），最後慷慨就義。現在這個游擊政權來到市裏了，他們立刻做了幾件工作：第一，釋放四十餘名敵偽已判死刑的『經濟犯、思

想犯、密輸犯、通匪犯」，立刻得到自由；第二、恢復自由貿易，粉碎一切敵僞組合；第三、以敵僞倉庫物資實行了三次救濟。……

前兩天有一個農民到執行小組來控訴。他是官大南村人，叫做李榮車，他由沙拉烏蘇拉蕪路過卡蘇台溝門，給國民黨軍隊第八連連長拉去了紅色驢馬一匹，他希望執行小組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從這裏可以看出農民的希望：和平，安心的生活。當一月十七日國民黨軍隊向赤峯前進的時候，一個勞工寡婦馮子氏跑去找保安隊，坐等甚久，負責人回來，她半天沒說出話來，末了問：『你們是不是真走？』答說：『不。』她說：『好。』就走了。另一個商人到區公所說：『你們長短不能走，要走我也走。』記者在赤峯街頭看到許多穿起棉襖過解放後第一度春節的人，他們很滿意自己有了棉襖，衣不蔽體的可怕的時代過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到赤峯留下的印象。

第二次是從承德回北平經過赤峯，却未進城。

這幾個月中間，全國變幻莫測，我又來赤峯，感到最大不同，赤峯是那樣繁華起來了，而且是夏天，柳樹綠得十分好看，黃昏與立波、張維冷兩兄散步卓索河與英金河岸，都覺得這裏是沙漠中的綠洲。夜晚街上許多點着電石燈的商人在做買賣，不過，我也發覺另外一種改變，就是羣衆對於執行小組似乎沒有開始那樣欣悅的顏色了，望着小組的吉普車走過的時候，他們不耐煩的皺皺眉，他們覺得小組是不管事的，因為在東北在熱河，國民黨向人民的進攻在這樣長的時期之內，并未真正停止過。

二、創世紀

我第一次看到創造熱河局面的人物，是楊育仁副主席，——因為我到承德以後，聽說他要去赤峯巡視工作，我便催促他快些接見我。我知道他本人就是赤峯人，他跟熱河是生死與共。經歷無數次驚濤駭浪，不過他終於把它從最艱難中引導到和平的初期來了，就這一個經歷就够吸引人的了。在他很大的政府辦公室裏：一隻巨大的寫字檯，幾隻沙發，顯得整齊、



承德民主政權，將棉衣布匹救濟貧民

肅靜。他有四十歲的樣子，紅潤的面色配上深度近視眼鏡，從風度上看是一個教會學校教師，但也是一個真正用生命換得人民自由的行動家。他說：『那時我們天天在熱河打仗，連墨索里尼下野也不知道，還是從偽軍十三團裏傳出來的。』

是的，——這裏不是一般的華南或華中的淪陷區，而是『滿洲國』，何況熱河又是東北三省的補給區，殖民地，防護圈。楊育民那時是一個挺進部隊的政治委員，黨的組織者。那種滲透式的鬥爭，如同水銀沁向熱河廣大地區，要鑽每一點空隙。在鬥爭的殘酷與兇暴的程度上講，又完全像一棵孤零的樹在颶風之下。他在零源、赤峯、承德之間，

——心臟地帶，光榮的建立了光頭山根據地。他們作了世界上任何人想像不到也非常人體力所能支持的事情。

他說：

「熱河人民從九一八以後就沒放棄鬥爭，長城抗戰的時候，共產黨冀東特委，就以李子光為領袖組織了人民自己的武裝，進行抗戰；甚至長城抗戰被政府在「敦陸邦交」理由下斷送了，共產黨人并不屈服，秋天，李運昌又在遷安、遼化北部，青龍、興隆南部組織了一千五百人民抗日反賣國賊的起義，以後一直在承德、青龍、興隆之間秘密活動。「七七」抗戰開始，共產黨冀東特委書記王平陸又在長城線上成立了抗日游擊第一支隊。王平陸在戰鬥當中犧牲了，別人代替他，一直攻入熱河，三八年六月間，宋時輪、鄧華友隊就由平西經平北挺進熱河。克復延慶、永寧、四海、直搗大閣、豐寧、鞍匠屯，迫近承德，在梁平沙峪一戰，整整殲滅日人一個大隊。以後宋鄧支隊轉入冀東援助冀東十萬人的大暴動，在熱河留下趙立業和包森兩個支隊，……「滿洲國」對於八路軍深入境內，那是恐慌極了，就調大批關東軍和偽滿軍向洪山口，魚子山新解放區進攻，這時他們



衣棉的濟救過接女婦的襪襪窮貧

困苦極了。到四〇年三月，蕭克領導平北十個團進入熱河，各處轉戰，一直挺進到圍場西部，……經過這幾度激戰，日人就從熱河西南部長城沿線製造無人區，這個區域造成東西長七百里，南北寬二百五十里，全面積十七萬五平方公里，把老百姓逐出，不少人殺死在當地，結果成爲一片草深丈餘，狼羣出沒的荒涼地帶，用這來隔絕長城裏外八路軍的聯系。可是許多羣衆誓死不願入人圈，就隱蔽在山洞裏堅持，組織起武裝，……我就在四二年調到熱河來工作了。

『我擔任工作委員會書記，周治國作辦事處主任，武裝領導由十一團參謀長蘇然化名爲高喬，配合作戰，——這時已竟有了工作線索，經過許多口里口外經商的商人關係，開展了工作，在興隆，五指山，陽溝峪，驢叫已有許多小規模根據地，我們的任務，是利用這些橋樑向鐵路以北發展。』

『這時敵人見我們決心往東北發展，就成立了「滿洲國」西南防衛司令部，專門對付我們，我們到那里，那里就造成無人區，從根剷除，由西而東，到處集家，燒，殺，把人往大川裏集中，我就在這情況下進入路北。』

『到了三溝川，這裏有商人關係，有毛林，多是口裏遺出的住戶。經過開關，到四三年就建立了縣政權，分爲四個區，恰恰在光頭山周圍，——那時承德敵報上就不斷出現「光頭山討伐戰」的標題了。敵人就決定以光頭山爲中心來製造無人區，從三溝川上稍開始毀房屋，把羣衆往下稍趕，到處宣傳：地方如想太平，必需防止八路，住部落是最好辦法，這樣使八路軍得不到任何幫助。誰要是不搬就以通八路論罪殺死。他們首先讓老百姓集中，指定地

點送糧；然後是拆房，不拆的就燒了；再進一步就把部隊分爲百人一組，日夜不停，橫豎不分的搜索巡視；掃蕩隊趕我們，集家隊燒房，鎬頭隊掘牆腳，——到處趕羊似的往下趕。光頭山二三十里以內釘起紅檟子，誰進去就射殺。這時羣衆憤恨極了，就堅壁存糧，帶了農具躲到山上深林裏，搭窠棚居住，等候春天在山上種地。這樣敵人的部落，只有少數地主和甲長去了，就沒修成。到春夏之交，敵人就先修人圈然後往裏趕，這時鬥爭更尖銳了，我們和老百姓商議好，他們正在修築時候，我們突然放幾槍，他們就一哄而散，一跑散就一個月也集中不起來，這樣延遲了很久，最後敵人不用本地人而強迫別處民伕來漸漸修了幾座起來；這時我們就發動拆，一下幾個鐘頭就拆除一座部落，敵人守住，我們黑夜把它包圍，這時羣衆早聯絡好，他們就拆，——有的堡壘修了五次六次之多者，這時和我們堅持在山上的人，田地種好了，青苗也莠了穗，敵人就来割青苗，於是密密的山林裏到處槍擊，羣衆都組織起武裝自衛隊，常常一個人在山頭上就打起來，……

「後來進一步研究，如何進部落，布置部落裏面的工作，——老百姓住進去與外面八路軍聯系。日本人突然駭怕起來，就化裝作八路軍到部落來，看老百姓到底打不打？這樣羣衆到爲難了，如果打，真的是八路呢！就派人到山上來問，我們就相互定下暗號，沒有暗號的就打。同時日本化裝隊從那裏出發，那裏僞組織人員就趕緊向各部落送信，一會他們來了，叫門不開，上牆就狠狠打。把日本人打壞了抬回去，日本人還獎勵這個部落。實際上八路軍到部落來却一次也沒挨過打，——進去開會，徵公糧。到冬天，敵人就集中兩萬兵力掃蕩光頭山，放火燒林子，這時我們的方針轉爲大踏步開闢，採取流動方式，我們分組七八個武裝

工作隊，一下突向東部朝陽、建平發展起來。

「我們流動，敵人就沒有集中的目標了。」

「到四四年春天，就發展很大，東到南陽，北到赤峯，像承德十八牌農民趙鳳舞，領導完全是地方性的百餘人，在平泉，八里罕有六七個據點，每隊有的幾個人，大的五〇人，輾轉各村進行宣傳工作，襲擊敵人。」——那時戰爭是在極殘酷情況下進行，一次除夕在雪山上打了一夜，一排人腳臉手都凍毀了；楊樹溝有一對四十幾歲農民夫婦，帶一個十幾歲孩子，全家無糧，弄到一點吃一點，還把我們一個凍壞的戰士養了一個春天，他們分工：小孩子披了羊皮在山頭積雪中站崗，一發現有人就喊，父親聽到喊就把病人背到山上柴草中預先布置好的小巢里去，母親管餵飯端尿，他們沒錢，把半斗蕎麥換了藥來治好了病人。我去那里看過好幾次，——那時我化名黃雲，老百姓一提都知道，我扔下二十多人都慢慢收回來了。」

這個副主席談到這里，從平靜面孔上露出對人民無限感謝和愛，——在各處我聽到熱河人民說：沒有八路軍就沒有熱河人民；我現在在省政府里恰好又聽到：沒有人民就沒有我們，我了解到這種因果關係有多麼深了。三小時的談話，他供給我一部豐富的熱河人民鬥爭史——從死到生，從死亡中創造了新生的世界。

三、劉致成回家

一到承德之後，我有一點好奇，我想知道這幾個月他們是怎樣過的？用什麼速度過的？一天我按着約定時間，到區政府裏去看劉致成，他完全是一個勞動者，面色蒼老、黧黑而堅

實。他原來在承德市一區，給偽政府實業課種菜園子，一面看守屠宰場，最後在敵人強迫之下，給當作移民送到東北去做了勞工。

是去年舊歷正月廿日，天一亮，組長，班長，區長就把他叫起來說：「半點鐘以內，移民！」

劉致成一聽着了急：「那麼我的家（指房屋傢具）怎麼辦呢？」

班長說：「走你的，把門封上，給你賣了錢郵寄去。」

「那不行，還有欠裏欠外怎麼辦呢？」

「以後再找吧。」他們就不再多講話，把他們全家的「配給簿」收走了。這一來可就非走不可了，沒有配給簿，是得不到糧食的，那麼一家只有餓死。移民，敵人說是把無業游民移走，有家室的不動，自然這只是一句空話；還說一家移民發一千元移民費，幾家一隻羊、白麪，可以飽餐一頓再走，實際也是一句空話，錢拿到手只有一百二十元。區長怕人逃跑，臨走前一晚才敢通告，被通知到的人自然像是挨了巨雷，俗話說「熱土難離」，誰知到那茫茫遠方是生是死，作牛作馬？親戚朋友聽說都來抱頭痛哭，然後送別。劉致成一瞧這情形，沒有辦法了，奉公隊監視在窗外一來催一遍，他就只好收拾收拾帶了老婆和三個孩子，丟下了家，哭着去集中。那偽區長赤榮，給大家端來兩盆羊骨頭湯，擺在地下，那裏有一個人去動它，五六百人就是坐在一齊痛哭。

天黑了，裝上閘子車，擠的一個個站得直挺挺，動也動不得。天是愈走愈冷，臉上都凍起黃豆泡來。小女孩抱在母親懷裏，手都不管事了，車開過錦州，一看，孩子死了。劉致成

只好去報告車長，一個偽警嘩嘩打了他四個嘴巴，惡狠狠說：「要麼怎樣誤了車呢，拉你們活的還拉你們死的！」他過來伸手就拉着孩子往下丟。母親可拉了孩子一條腿，大哭不放，兩個人在那小窗眼裏爭扯。她挨了一腳，劉致成把孩子悄悄埋到河邊雪地裏去。

到了遼陽進了麻袋工廠，就進了地獄。日本人叫四十九歲的劉致成去抗二百四十斤一捆的麻袋，他抗起來，眼睛冒金花，搖搖欲墜，還挨打。四班人住一間小房，地下結着厚冰，冰上鋪層草，人就在上頭睡。外面成天成晚下着大雪，木柴是濕的點不着火，一天吃幾頓高粱米粥，就像餓豬一樣，把大家趕在一團吃。一個月一人拿一元一角九分工資。（還要扣去來時的火車費，手續費），一天不上班就交出六七元錢才行。可是煤要三元五角一百斤，合煤的黃土也要十元錢三百斤，高粱米一斤二元。在這個工廠裏還有特別的辦法；工人彼此不能講話，講話就算國事犯。劉致成經過幾次央求，搬到機器上去軋麻袋團了，可是他不會使用機器，一上去電火就把眼睛打壞了，流了兩天眼淚，什麼也看不見。十三歲的女兒，也給逼着去機器間紡麻袋，一夜她正在工作，手稍微呆慢一下，冷不防從後而來了一耳光，她一抖索，回到家，母女抱頭哭了一夜，從此一隻耳朵就給打聾了。老婆自從孩子死了以後，——她做事，只要一聽見人家的孩子嘶哭，她就像鏟一樣停下來，躲在那裏，要好一會才醒過來。總之她變成了一個傻子，臉腫得老胖，有一次給劉致成縫一條棉褲，把棉花都紮在一條褲腿上，翻過來翻過去弄不清楚。

到遼陽去的移民，只算從興隆，赤峯去的就有一千三百多戶，死了五六百人，四五歲的孩子就都死光了。

劉致成還告訴我；在工廠裏誰也不准出去，四周圍都是電網，一個星期一家出去一個人，不准往外帶東西。杜萬生偷偷帶了把棉花去賣，在樹上網了一天，拿柴棒打，老婆也網在樹上晒，——可是有一天半夜裏正做工，一下電全斷了，後來才知道是日本投降，千金寨工人都暴動起來了，這裏門崗還是嚴禁出入，直到紅軍來了，事務所的人跑了，紅軍問：『沒有吃的？』聽說沒有，四個紅軍就扭開倉庫叫大家去拿。那個事務所裏姓左的翻譯給工人追了十幾里路，一面追一面打，把他一條胳膊打斷，右眼珠拉出，身上給尖刀鑽了很多洞。

劉致成就一心想回家，走了一個月零三天，討着飯回來。杜萬生先背來，——他是在牆下掘洞逃出來的，回到承德，還是偽政權時代，就不敢進街裏來，——有一個蘇萬年，一跑回又給抓了勞工，又送到鞍山去了。杜萬生就躲在外面山上樹林裏，下雨就淋着，餓得沒法把媳婦賣掉，兒子正病着說：『養不過來不要都餓死』，一家大哭了一場。劉致成回來，承德却解放了。家自然早給旁人佔了，就在菜園子陳家住下。

這時候移民也回來一些了，大家商議商議，就找那些害人的漢奸區長算賬評理。

在承德進行復仇清算的時候，這些十三年受過血海冤仇的人，都憤怒起來，他們把池榮拉到街上來遊街，有一個婦女攔在路上狠狠的打了他幾個耳光，有的說：『這羣漢奸把我們害的好苦哇，有的家產盪光，有的父母死在路頭，還有把妻兒賣在外面跑回來，……』有的說：『劉保廷從遼陽逃回來，池榮不讓他住，他沒法，請池榮和趙班長吃飯，他們才說：『住下可以，得改名叫劉福山，重上戶口。』』有的從這大會上清洗了冤屈，分別賠款，跑回東北去接自己骨肉回家了，到那裏他們說：『回去吧！承德可熱鬧了！』現在承德市回來二百

戶移民：劉致成分到一萬元，買了條棉被，還回政府領了四十斤救濟穀子。我問他目前生活，他說：「到山上打柴火進街裏來賣。」

劉致成算是個十分堅強的人了，但當他談到把小女兒扔在錦州河邊上的時候，我看見他眼裏冒出淚水，頭微顫着，聲音變得十分的瘖啞。他是一個受了多少災難的人，今天從他臉上看出顯然不同的顏色，——在最近一區六街進行民主改選街政權時，他被選當上副街長，他熱心街上工作，他不怕困難，他到區公所來談工作，一次拉着我手說：「我餓死也要工作。」他現在跟四五戶從東北回來的移民住在一齊，他們在患難中成爲朋友，他們在做小生意，却擁護他出去做政權工作，他們時常到他屋裏看看糧沒了就送些來，柴沒了就斫些來，只是他的老婆還在懷念着她那扔在外鄉異土河邊上的孩子，她一聽別人家孩子哭就楞在那裏，有一次正在升火，結果把坑薰燒去了一大半。女兒現在可是高高興興的帶着弟弟上山打柴去了。

第十三章 人民道路

一、歷史的輪廓

從有冰雪的日子到這炎熱的夏天，我旅行的全部，如果在一張舊日『滿洲國』地圖上，畫下所經路線，那正好是一個圓環。從南部瀋陽而後向東進入東部山地工礦區，以後往北，斜貫吉林，經長春到戰爭中之四平街，再向北到哈爾濱，到黑龍江，在這開墾地域喚起我注意的：（一）是東北的歷史，（二）是正在解決的廣大農村經濟的改革，——土地問題；到西滿以後，因為準備進入興安省，而側重於蒙古這一個在此之前一直被置於新聞能力之外的民族問題，最後轉進熱河我花了將近百日的時間，從感受海邊最溫和的氣候到感受西部草原強烈的酷熱。

我覺得我如同走進一個淵博深遠的世界，它處處需要你去做探索。

這個世界——不但在我掠過的速度中，呈現了它巨大的工礦業的雄姿以及偉大的糧庫，更吸引人的的是它的靈魂，一部歷史。在這部歷史裏，充滿人民的真面目，他們的英雄，他們的悲歡。如果有人到東北去，而不過問這部歷史，他們將不會瞭解東北，對於東北問題也只算一個白癡。

我們從世界史中讀過許多：

亡國的悲哀，愛國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跡，這種事實串着從古希臘以來的古典藝術中，成為永世煥然的光、熱。

而東北十四年，就是一部最動人的，從悲哀絕望突躍向勝利歡樂的史詩。

如果在——那個亡國的關頭上，政府已經出賣了人民，人民即或不甘心而亦不得不伏首度其殖民地人民的歲月，那末東北十四年將沒有歷史可言，有的將只是一片恨史；現在不，他們不做被出賣者，自己主宰了自己的命運，從最初起，他們就一方與壓境強敵搏鬥，一方面向國內呼援；等對國內的呼援無效，沒誰發給一份乾糧，一顆彈藥，他們又一次不向絕境屈服，更續戰鬥爭……我們說這一條線，是東北真正的正統的歷史，有良心的人不會反對吧！否則你就是承認『滿洲國』從大同元年刊唐德十二年的那一條線，才是東北的歷史！

可是，正當我在東北旅行的時候，國內報紙上，竟連篇累牘出現一種荒謬的言論：

一句話就是力圖否認東北人在這十四年中曾經苦鬥——由他們產生的東北抗日聯軍以及東北民主力量存在的事實，甚至惡毒的懷疑到他們的『國籍』！……以記者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實難忍心看着把這種污穢加在中國這部份最可敬的同胞頭上。當那裏是黑暗的地獄，老百姓無衣無宿，凍死餓死——給擲在電網上，給丟在森林雪坑中，不知多少。

在哈爾濱不遠的背陰河車站上，日人建築了一個祕密殺人工場。三四年秋天，趙尚志將軍帶領部隊到了這裏。

一天，一個老農民送來十二個人，面色慘白，有的是青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一見

趙將軍就失聲痛哭說：

『現在我們看見了我們中國人的隊伍，我們活命了！』

原來他們就是從那殺人工廠裏逃出來的人，在下面他們控訴出一幕最悲慘的現象：他們每天在裏面吃着大米，白麵，還有肉，甚至有時還喝到酒。可是他們每天給穿着白色衣裳的日本醫生，從每人身上抽一管血，——最後抽到實在乾枯了，就拖到院裏，一聲慘叫，給他們用斧子把頭殼打破，把殘餘骨肉去爐裏煎熬。這血……比一切都真實。東北人民是怎樣痛苦，死的死了，活的在掙扎！

如果有人說：『東北早就沒有了游擊隊』，那末我在第九章中所介紹的于天放的事件，所發生的年月（四四——四五），不正說明直到最後解放時奮鬥的情形？難道有誰忍心說那是一片虛構？當東北人民和他們共生死的抗日聯軍終於把十四年熬過，以自己的努力換得自己勝利的時候，倒有人崇拜起『滿洲國』來了，說『滿洲國』早就把游擊隊趕跑了，把『滿洲國』說得如此輝煌，而把人民實際的鬥爭描寫得如此微渺，如此絕望，這算什麼歷史家呢？！我覺得歷史是面鏡子這句話真有道理，真是到處在無情的判斷着人們的真假面孔啊。

二、東北的內戰真象

自然，今天，讀者最注意的是戰爭。

而在我所走的三個月，東北確在戰爭紛紜中，有時使不明內幕者竟如置身五里霧中。關於誰發動內戰？以及對和平調處態度，在第一章及第五章中已有所報導。

從上敘的歷史現實中，也可以得出無疑的結論：東北人民力量（包括軍隊）不但自今日始，而是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就存在了。這個人民的力量（包括軍隊）不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就出賣他們，而且恨他們的反抗運動為破壞友邦之和陸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也不自今日始，而是經過歷史證明的了。此如我這裏有一冊百萬言的日文書。它的題目是『滿洲共產匪的研究』，封面註明為日本軍部之極祕文件，書中對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滿洲進行工作，以及如何領導抗日聯軍縷縷詳敘，記者擇其片段記載於此：

（一）磐石中心縣委會之成立。昭和五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員李載深，在滿洲省委下設立磐石縣委、民衆團體的農民協會、反帝同盟等組織……：昭和七年，南滿特委在奉天被捕，改歸省委領導，後為海龍中心縣委（磐石、樺甸、伊通、東豐、十年擴大到敦化、額穆）。磐石縣委在滿洲事變後，黨內設有軍事部，指導編成游擊隊，在農村中民衆鬥爭團體如農民協會，及武裝自衛團體如赤衛隊，組織訓練。設立當初，此等武裝團體，小數微力，有了大衆性後，開始有了軍事行動條件，到珠河兵匪（東北抗日救國軍，滿軍背叛兵）反亂，大刀會紅槍會蜂起舉義，昭和七年，磐石地方治安紊亂。昭和七年四月——六月兵士叛背：

四月四日 二道崗龍介天部下八〇名。

五月十四日 磐石駐屯第二連全體武裝。

十六日 伊通營城子駐屯第五旅第十三團第三營七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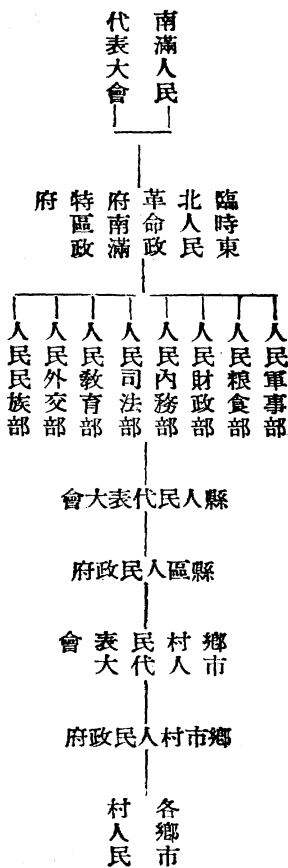
同日 磐石駐屯吉林鐵道守備隊第一隊第一營三連長以下八〇名。

六月廿四日 磐石駐屯機關槍連殘留部。

磐石縣委以赤衛隊，游擊隊為基礎，吸收反亂兵合流，昭和七年五月，伊通營城子反亂兵糾合滿人三〇，鮮人四〇擁到，在縣委安福昌總指揮下組織了『東北義勇軍。』同年六月改稱『東北農工義勇隊。』常春鳳為隊長，兩隊共百七十名。九月，滿第十三團一營宋國榮反亂起，部下三百五十名與其他滿軍部隊，救國軍，紅槍會，土匪合流襲擊磐石，佔領。經日軍討伐，十月四散，中心縣委糾合敗殘兵匪，磐石中學校教員學生，吉海鐵路工人，改編為南滿游擊隊，力量漸大。昭和八年一月省委指示：『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成立。』

(二)南滿游擊區的政權工作。農民委員會吸收廣大羣衆，內部以僱農貧農為主，準備了革命政權基礎。十年三月下旬，滿洲省委發布滿洲人民臨時革命政府綱領草案以來，設立運動激化，南滿特委設立籌備處，如窟窿特區臨時人民政府成立宣言：『救國救民的東北人民革命軍解放了災難的同胞，逮捕了國賊縣署長，人民大會選舉了區委員會，負本區行政責任……』同年十月發行的『反日民衆報』說：『日滿掃蕩之地方，中國人民自己選舉樹立了政府，江南一帶，數縣民衆政府著手建設，東北×××地方亦正選舉代表，準備樹立民衆政府』。同時沒收賣國奴財產糧食，將土地分給貧困農民，抗日戰士。

政權系統：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工人運動。赤色滿洲總工會——磐石，西安炭礦五九，吉海鐵路七六，瀋海鐵路四二，伐木工人工會三〇〇，雇農工會六〇〇，合計一一二七，——吉東地方，北鉄二七九，穆陵炭礦二一，雇農工會三二七，合計六二七。——湯原地方，鶴立崗炭礦二七，雇農工會三〇九，合計三三六，——東滿地方，金礦一二〇，雇農工會七七〇，合計八九〇。——總計，二九八〇處。他們的活動及工作：「昭和九年二月，大黑山，燒鍋，東雙馬架農家開會，工人會員及黨員數百名集合，磐石中心縣委陳萬福出席，演說反滿抗日」，「夏期從軍活動，援助同盟休業，待遇改善，破壞吉海路」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號三十二號保線工人，協力將老爺台洞口北側線路釘十五個拔去，列車脫線，授助紅軍（指抗日聯軍）襲擊」。（以上均見該秘件之三三五——六一〇頁）這不是確確鑿鑿的說明嗎？我遍行東北卻未發現有一冊『東化國民黨匪之研究』或類似書籍。

現在問題是今天東北力量如何？此為大家關心者。

據我所觀察，訪問，紀錄之東北民主聯軍，（勿忘其為合抗日聯軍，自衛軍及八路軍三部分組成者）力量是強大的。五月初已有三十五萬以上之正規軍。以我親身參加，四月初本溪消滅對方兩師擊潰一師及四平街防禦戰中可以說明：配備是良好的，並且有優勢之砲火配合作戰；東北內戰十個月中，我以為有兩件事，是值得軍事家注意的：一為四平街之防禦戰，及長春之攻堅戰，我可以說——民主聯軍都是按照擬定計劃，而且超過了計劃上的任務的，這會使國民黨高級軍事指揮人萬分驚訝，蹙然失措，也確是中共部隊所表現，足以揭穿說他們只能打游擊的謊言的實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估計是他們有無窮力量的來源，這來源在廣大民間，因此這部隊的力量是無窮的上升的，他們十個月的戰果：

（新華社哈爾濱八月十五日電）根據不完全材料，八一五解放後迄今，東北民主聯軍與人民地方武裝，在反抗國偽軍事進攻的武裝自衛與匪戰戰鬥中，共斃傷俘國民黨軍及偽匪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三名，繳獲長短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支，各種砲（包括擲彈筒）五百五十八門，輕重機槍一千五百四十餘挺，高射機槍（反剽匪繳獲）五十七挺，衝鋒式四百五十三挺，各種子彈（反剽匪繳獲）七十八萬七千七百餘發，汽車一百五十三輛，電台（反剽匪繳獲）兩架，坦克（反

剿匪繳獲）出輛，戰馬（反剿匪繳獲）三千〇九十三匹，飛機擊落與繳獲五架。在此時期，東北民主聯軍英勇指戰員亦有三萬餘人光榮傷亡。上述統計僅包括自山海關戰鬥以來的主要戰績。與國民黨軍偽軍的作戰戰績，係去年十月卅一日至今年六月十四日的統計，剿匪戰績係去年八月十五日至今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統計，至於反動派進攻赤峯、承德、彰武、阜新等戰鬥尙未統計在內。一八四師起義亦爲過去一年中大事之一。

現在應分析下一問題，這支強大的人民力量是爲和平服務還是爲戰爭服務的？

我覺得——只要展開地圖，有知之士一眼可以看出誰是攻誰是守，誰是發動內戰者可得到判斷。特別是我所參與的自四平街、長春之撤退，最爲力證。當時四平街士氣極旺，而一撤卽至松花江，是沒有經過戰爭的。如果不是退讓，國民黨軍爲何又不得不停止在松花江岸，而非哈爾濱呢？這就因爲民主聯軍不是沒有力量的在撤退，同時，由於對方追擊而在二十日運動戰中消滅美械部隊七個團，而因爲民主聯軍進行戰爭是不得已，自衛的，因爲如果不自衛，他們將永世爲人民唾罵，罵他們未盡職責，因爲如果不自衛，東北便出現一個國民黨製造的『第二個滿洲國』，解放之花，只能一現，而被『接收』成爲枯萎，十四年的鮮血，爲統治集團換一塊剝削地區，如果人民可以接受，何必不在一九三一以後就停止反抗行動呢？但卽是自衛，便不忘一個和平的大前提，在一定程度退讓之下，——不是軟弱，而是變換取全面和平。我在哈爾濱車站會親見撤退中爲國民黨飛機掃射死的無辜青年之屍體，我深知，他們之死不是爲了戰爭而是爲了和平，這是人民的代價，但我環顧這艱難中之和平，不能不爲這些青年悲泣。

最後，我可以肯定回答：民主聯軍這個力量是永無消滅之理的。倒是我看到另外一個情況，不妨把它當作預言提出：兩種軍隊在急遽發生着變化，人民的力量在上升，向人民進攻的力量則在開始發生可悲的下降了，這個原因用不到多所論列，只一顧抗日戰爭之八年戰爭史，便可了然。

二、經濟問題

日人在東北所實行的法西斯統治，不可避免造成經濟上最後的失敗。

(一) 農牧林產

農業爲東北主要生產，在「九一八」前，平均產量爲：

一八三〇〇〇〇萬公噸

三十二年爲一八五四〇〇〇萬公噸，可見雖在其勵行「開拓政策」下會使耕地面積增加，而產量并無大的進展。畜產方面：

民二十六年 牛馬騾驢羊豬總數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萬頭。

民三十一年 爲一二六〇〇〇〇〇萬頭。

只林產方面收穫較大。在這中間日人曾致力於開拓移民，「九一八」後即武裝移民一部分至水豐鎮爲試驗，廿六年即確定二十年間移民一百萬戶之計劃，至卅二年完成不過五三八八戶（人數爲一五〇〇〇〇〇餘人），佔有民間七地五十八萬餘公頃。

(二) 礦工業

「九一八」前日人以「滿鐵」爲主，經營了撫順炭礦、鞍山製鐵所、本溪湖煤鐵公司（中日合資），「九一八」後即確立其「經濟建設綱要」，一切不許私人自由經營。廿六年又建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更進一步走向特殊會社之獨占經營，置於其下者，幾包括東北物產之全部；廿二年擴充昭和製鋼所。廿三年設立滿洲電業、滿洲電炭、滿洲石油、滿洲採金、同和自動車等會社。二十四年設立滿洲礦業開發，滿洲曹達兩會社。二十五年設置水力電氣建設局，滿洲油化工業，滿洲輕念屬製造，滿洲鹽業等會社。二十六年設立鴨綠江水電，滿洲重工業開發，東亞礦山，合成燃料，豆桿巴爾普，滿洲瓦斯等會社。二十七年設立東邊道開發，滿洲飛行機製造，滿洲電氣化學工業，滿洲礦山，滿洲石綿，滿洲共同洋灰等會社。二十八年改組昭和製鋼所，設立吉林人造石油，滿洲硫安工業，滿洲工作機械，滿洲自動車，舒蘭炭礦，協和鐵山等會社。二十九年設立滿洲特殊鐵礦，滿洲大豆化學工業兩會社。三十年設立滿洲炭素工業，火藥工業，密山炭礦，扎賚炭礦等會社。三十一年設立溪域炭礦會社。三十二年設立阜新、鶴崗、西安、北票四炭礦會社。三十三年設立滿洲製鐵會社。

——合併昭和製鋼所，本溪湖煤鐵公司及東邊道開發會社。

電力（工業之基礎，動力）

二十四年 發電量一、〇八三（單位爲百萬K·W·）

三十二年 發電量四、五〇二

一般工業建設之生產額：
二十九年 二、〇九四、六七五（單位千圓）

三十二年 六、二八五、〇〇〇

(三) 交通

鐵路「九一八」前爲五八〇〇公里，至三十一年發展爲一三〇〇〇公里，航空線一五〇〇〇公里，公路九萬公里。

(四) 貿易及投資

原來東北之對外貿易是以輸出爲主，「九一八」後變爲輸入超過輸出，主要是日本商品大量傾銷的原故，這種比例：

二十一年 輸出總額六一八（單位爲百萬元）對日輸出二三五

輸入總額三三六

對日輸入一九七

三十二年 輸出總額九一五

對日輸出六八八

輸入總額一四〇二

對日輸入一〇八八

對日輸入品以生產資材爲主，可以看出東北工業計劃主要是發展法西斯軍火工業。

投資方面「九一八」前日人投資額爲十七億五千六百餘萬元，三十二年則爲八十七億六千五百餘萬元。

(五) 商業

皆陷於嚴格配給統治中，比如農業皆由『滿洲農業公社』經營，織微則由『滿洲織微公社』經營，而後禁止交易；同時嚴格統制物價，專設經濟警察來嚴密稽查。

(六) 金融及財政

主要為『滿洲國中央銀行』，『滿洲興業銀行』，『興農金庫』及日本銀行，這些銀行中存款情況為：特殊會社佔百分之四五，放款佔一半以上。個人存款百分之四八中日本人則佔有百分之六一。在財政方面，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極形紊亂，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決算總額為七〇四七百萬元，除了橫征暴斂，公債額增加到三七二九百萬元之鉅。對資金則嚴勵統治，終不免最後之物資奇缺，物價奇漲，貨幣濫發，形成嚴重之通貨膨脹。

從以上這張單子的數目字後面，可以看出日人經濟統治東北血淋淋的事實，而其總的政策則為將東北殖民地一切有生力量全部供應法西斯戰爭消耗，其統治方法，一方面向人民強佔併吞，一方面嚴格管治，造成以城市統治農村，而產生城市之暫時的繁榮（城市人口增加，十餘萬人口之城市甚多），而農村落於完全的凋蔽，實際即以城市為農村人民之吸血管而已。於是在生產力凋損與人民反抗之下，終究使法西斯走上末路。

東北今天，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使廣大人民脫離惡性的生活絕境，這一環節又主要在於恢復農村之生產。民主政府的『土地政策』，是我在東北所見之一種很好理想的實現，這個政策的中心思想就是使人民得到利益，從貧困中甦生，首先是解除農民負擔，除政府救濟之外，進行了二五減租及減息，如安東省減租減息結果：

佃戶一三六六七戶。

減出租糧九一六九七三六斤。

退回押金一二三九三八二元。

而最重要一環，是澈底解決土地問題。這才是真正解決了農民根本問題。因為在東北，敵偽土地佔全部可耕地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把這些土地分配給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來實現『耕者有其田』，同時保障地主生活。這樣一來，使農民經濟普遍上升，百分之七〇到八〇人口獲得土地，每人平均分到六畝到七畝土地，每人每年有三擔以上糧食收穫。使農付走向普遍繁榮，提高生產力。這樣就粉碎法西斯那種以城市統治農村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經濟狀況，提高農民購買力，使農村與城市關係為供給城市糧食與原料，而農村成為城市工業品之市場。這個政策，無論其結果對於人民的實際利益以及處理敵偽物資產業上與國民黨接收區之對比（勿忘上海、天津、北平之敵偽物資糜爛，人員貪污，向人民出賣），均足以使民主政府基礎穩固，立於不敗之地。

在巨大的東北工業建設中，如東南滿一帶『鴨綠江走廊』上之豐富的工礦業已開始復活，在『工業政策』上，我看到的特點為一方面恢復公營企業，更主要的是發展民營工業，還在安東市有顯著的比例，八十家私營工廠開工，小型工廠增加一六〇家，同時在齊齊哈爾，如重要的嫩江運輸公司、採木公司、漁業公司均為商辦，且已開始其五百里航線上的運輸糧食、捕魚及放木排的事業了。而其工業的驚人的恢復之速以及生產品之增加，實有關於政策上之勞資合作。一方面增資保證工人生活改善，一方面增產保證資本家的正當利潤。

一個偉大的經濟遠景，已矗現在這肥沃豐富的土地上了。

四、政治問題

一年來的東北民主政治道路，是由下而上，以村區為基礎而鞏固起省、市民主政權。在今年四月間普遍都經過羣衆性的改造政權，建立了民意機關及政權機關。在這許多地區的建樹中可看出其作風，是真正羣衆路線的，基本政策是真正各階層、黨派團結的『三三制』。當我在哈爾濱時，我知道張學詩將軍們正在籌備一個各方面民主政權代表性的全面會議

當然，這個會議，是以經過將近一年的、普遍民主建設為基礎而產生的，在這個代表會議中，成立了『各省市行政聯合辦事處』，並且選出廿七個行政委員：林楓，呂正操，張學詩，周保中，車向忱，鄒大鵬，馮仲雲，萬毅，閻寶航，高崇民，栗又文，劉瀾波，曹洪敬，于毅夫，陳仙舟，李杜，李延祿，閻俊彥，金光俠，聶武，韓幽桐，周鯨文，哈豐阿，徐壽軒，朱其文，宋慎德，特穆爾巴根。

現在就讓我們從這廿七個委員來分析一下吧！

從黨派來說，這裏面有共產黨員，像林楓是中共中央委員也是東北中央局的組織部長，他是一個身材魁梧而聲音響亮的東北人，還有為大衆所熟悉的呂正操等；有國民黨員，據我所知如高崇民、徐壽軒、車向忱、陳先舟都是老國民黨員，陳高兩先生，我在安東曾有訪問。且曾經自安東同行至吉林。高先生為開平人，雖已白髮鑠然，而熱情之至，此次隻身化裝

，冒險從重慶經北平而沿山海關鐵路到東北，可是內戰還是不能使他回家，及聞家中『死生半零落』情況，不禁熱淚滂沱，他並著有『慘勝歸來』一書，極受東北青年歡迎，因為他與張學良將軍關係極深，對『九一八』『西安事變』內幕知之甚詳。如周鯨文、韓幽桐，皆為知名之民主同盟人士，我在哈爾濱時，韓先生正任濱江省教育廳長，曾就今後如何施行民主教育告記者甚詳，且時常出席各學校視察，與學生談話，是一真正民主教育之代表人物。

從階層上說，如寧武老先生即為東北耆宿。

從民族關係上說如哈豐阿，特穆爾巴根為蒙人，金光俠為韓人。

不過，最有意義是從歷史關係上說，這是在東北實地抗日之英雄與在全國各地民主運動領袖的會合。前者十四年轉戰冰天雪地，如周保中、馮仲雲以及李杜、李延祿各將軍，還有在關內抗戰者如呂正操、萬毅、張學詩、鄒大鵬、栗又文（鄒栗均為張學良將軍之親密助手）；而民主運動領袖，則如閻寶航、高崇民、劉瀾波（東北救亡總會主持人之一）、于毅夫（前『反攻』主編）、周鯨文、韓幽桐等氏，他們十四年來則在關內各地雖過着流亡生活而時刻為東北、為全國民主運動力爭不息，現在歷史讓他們從各處來會合，這個會合說明歷史的勝利，因為他們始終堅持如一，對待往東北人民，而且真正為東北人民服務，經過歷史考驗其堅貞、鍛冶其英勇，而終於造成歷史勝利之局面，形成這個會合的歷史條件；這個會合也是一個進步勢力的會合，他們是真正為人民的，他們代表的都是進步力量，他們作的是與反動黑暗勢力作無情鬥爭，這也說明這一個會合的進步的性質。

在這個會議上，通過了一個『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這綱領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民主

前途上施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的聯合的各級政府，製定省憲。在經濟方面是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扶植民營工業，恢復並發展公營企業；其他教育、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民族、都是貫徹在民主自由的原則之下的。這個綱領，是從十個月各地民主政權的實踐中加以綜合、提高，製成全東北的民主政治上的總方針，這是解放以來東北民主政權工作的巨大成績，這一點是我們可以為東北人民慶幸的。

五、人民的保證

我的旅行，將近結束了。

一步步愈離開東北，愈是眷念東北，東北是可愛的，東北人民是可愛的。而且他們不是羊，不是像耶穌所說有人打我左臉時我把右臉也給他的弱者，因此，最後的信心，讓我交給這些久歷滄海，久經風霜的人們吧！他們不但是消極的裁判者，而且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將有所抉擇，他們將反對誰，擁護誰，東北人民最響亮的一句話是：

「給我民主，給我和平。」

如果東北按着人民的理想而得到民主和平。

它將是一個充滿豐富生活與無窮力量的「世界」「宇宙」。

然而前途是多難的，不過曲折並不一定就說明黑暗，相反是經過每一曲折，就愈益接近光明。

東北人民將永遠記着過去的歷史，

東北人民會踏平一切阻礙而前進！

我半年的探訪，最初曾以一月時間出入赤峯，承德，平泉之間，這次經東蒙古又來到熱河，恰好完成我東北的環行視察。不過我的終點似乎是北平，——因為那裏的軍調執行部還在舉行會議、討論、爭辯、決議，我原以東北執行小組的派出而進入東北，現在我似乎應回到那裏去。於是在七月一日，我仍然搭執行部的班機從張家口飛到北平，這是我半年以來第八次到北平西郊機場了。

封
底